

田家風月

# 田家風月

田

糧食行老板沒頭沒腦攢在被窩裏，打着戰慄稱謝。那警察却走到楊老四老婆的身前，把香煙屁股攢在地上。

「脚去踏熄了，然後在稻草堆上坐下，背心貼着楊老婆的肩膀，掉轉了臉：

「橫豎閒着，跟你談談吧，高興不高興？」

「你警察先生肯同我談話，還會不高興嗎！」

「你和公阿爹怎樣會攪上的？」

「警察先生……」楊老四的老婆終於含羞低下頭：

「楊家生來上樑不正下樑歪，請你別問這事吧，說

「八臭！」

「察一笑：「什麼鴨矢臭，公阿爹扒灰天下通行，

「氣是他來強迫你的了？」

「札老四的老婆點點頭。

「可是你怎肯讓他放肆呢？是第幾次了？」

「沒有辦法，再加工自己的男人在外面嫖女人，心裏

「想出出氣，便答應了老頭子……今夜還祇第三次。」

「該誦棍，第三次就被捉來，嘿，原來姘公阿爹

「是爲出氣，好像伙，你要知道，我們要捉的正是你丈夫

「楊老四，他運道好，脫身了，你和老頭子同歸。」

「警察先生；我巴望楊老四滾你們捉住槍斃！」

「你這樣恨他？」

「他太沒有心肝了，知道我獨個兒睡不慣，偏偏死

在外面。」

「你獨個兒睡不慣？」

「這是我從小生成的脾氣。」

「今夜在這裏沒有人陪你了呀！」

「奇怪的是，楊老四的老婆竟然笑了，她原也生性放

「浪，那警察認爲機會不可失之交臂，兩隻手頓時不守定

「措些小油水。」

「好得糧食行老板這時蒙被臥在那邊稻草堆上，再也

「不會注意這一邊，那警察初僅限於搗小便宜，後來竟然

「放肆了，提出另外要求來。」

「楊老四的老婆半推半就：「不可以，不可以，老媽

。」

「什麼，你不答應，我對你多客氣！」

「你也是個急色鬼！」

「我的少奶奶，叫是沒有辦法，老婆在北方哪，嫖

「窩子沒鈔票，你做做好事。」

那警察一把就將她從稻草堆拉起，搯了棉被，把她擁進守望亭裏去。

警察將守望亭的木板門關上，正當獸性大發時，忽聞外面傳來了慘號聲，因此未能盡性，便披衣出來探望。

慘號聲是從拘禁犯人的屋子裏傳出的，便跑進去，只見糧食行老板翻來覆去，一條棉被已踢在地上。

「媽特皮，叫什麼呀，給你棉被蓋了還不好嗎！」糧食行老板氣喘喘嚷着：「痛死我了，痛死我了！我沒有性命了呀！喔呀呀，我媳婦那裏去了呀？叫她來救救我的性命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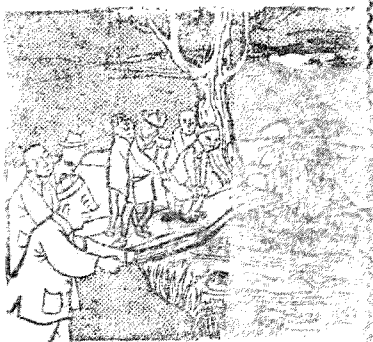
只見他兩隻手捧住肚皮，在稻草堆上儘打滾。

「怎麼，你在肚皮痛？」

「是……是的，救救我呀，一槍把我打死也好。」

警察皺皺眉，跑上去將他踢一脚：

「奶奶的皮，半夜三更叫，叫你魂靈，這裏是什麼地方，配你吵鬧！再叫老子踢死你！」



了，只是斷斷續續地呻吟着，而且聲音……  
……，迄未忘懷守望亭裏楊老四的老婆，標……這是分文不取的。

不料……走，再瞥糧食行老板一眼，只見他已……悄悄地躺在稻草堆上，嘴巴張開，流着白沫，雙手攤開，兩條腿已挺得筆直。

警察很慌張：「不興，不興，什麼意思？」他忙不……連俯下身去，摸摸他額角頭，像冰那般冷。

「他媽，怎麼啦？」

再摸摸他手，硬了，僵了，也冰冷了。

「奶奶的皮，這傢伙死了？哦，死了！奇怪！」他馬上返身出門，想到守望亭去叫楊老四老婆了，可是出門便碰着同隊弟兄抓住她。

「怎麼，你抓住她……？」

「你到什麼地方去的，她已經逃到大門口，要不是我看見，你明天怎麼交差？」

「唔唔唔……你知道，她的公阿爹死了，死了！」楊老四的老婆聽見，便奔進屋子，看見公阿爹果然死了，頓……伏在屍身上號啕大哭。

警察和那個弟兄在商量，決定去報告隊長。

隊長打通夜麻將滾功夫理會，班長擡着惺忪的睡眼跑來了，拉住楊老四的老婆叮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我換了你呀，哼，早換了新鮮。」

這話觸動了徐大生心境，腦袋一幌道：「換新鮮，他媽，誰不想換新鮮，沒有對勁的，才真叫沒法。」

楊老四插嘴道：「做了個大鄉長要弄個女人玩玩會沒辦法，枉為枉為！」

徐大生看他一眼：「老四弟，可別說這話，女人多得，看得中她的她看中我，她看得中我的，我看不中她，女人身上的便宜，只有像你們年輕人才搨得着，要是我也像你老弟這樣年輕就好了，譬如像二師娘，呃，對你的情形同對我的情形大兩樣。」

「什麼兩樣？什麼兩樣？」巧英到牆角裏找來一根手杖，要打徐大生腦袋。

大嬌嬌在旁推波助瀾：「該打，該打。」

可是手杖被徐大生奪了去，對準大嬌嬌小肚皮上一敲：「他媽，你這老太婆也在渡騷勁。」

大嬌嬌一陣窘，捏住手杖一端，拚命拉，一邊咀咒：「你這土灰蛇，說話還是放屁。」

她吐了口涎水在徐大生面孔上。

楊老四拍手一陣癡笑：「有趣，有趣，這裏的新聞真多。」

「楊先生，不要聽這老賊骨頭的話，我這樣大年紀，榮大先生還會要我嗎？二師娘，二師娘：你相信不相信？」

巧英冷笑：「本來我倒不相信，看你這樣發極，倒相信了。」

「罪過，真罪過呀，上有天，下有地。」

巧英冷冷道：「你不用賭神罰咒，其實我決不會吃你醋，榮區長這老死人，我原也不預備跟他做夫妻做到老死的，你和他究竟有沒有過花樣？說出來聽聽，也沒關係的。」

楊老四拍手：「好極了。」

「她不肯說，要不要我來說？二師娘：真有趣呢！」徐大生又在打烟泡了。

不料大嬌嬌漲紅了臉嚷：「不要你說，我自己來說好了，二師娘：事情還是去年夏大的事，鄉公所借在我家裏，有一天傍晚，榮大先生叫我預備熱水給他洗浴，我就讓他在我房裏洗，誰知他要我替他擦背，當時我想：他也年紀大，我也年紀大，又有什麼意思呢？」

楊老四抖抖腿：「有趣，有趣，老太婆給老頭子擦背。」

巧英忙搖手：「別作聲，聽她說下去。」

大嬌嬌居然像說書一般，有聲有色：「二師娘，說知榮大先生老不正經，當我給他擦背的時候，他被瘋了，他說我年紀雖大，奶奶倒還生得高高的，動手動腳，我看他全不像個人了，我要逃出房來，却被他拖住，把我到浴盆裏去，要死的，我再也沒料他這樣大年紀，

會那樣猴極，二師娘：丟臉呀。」

徐大生抽完一筒大煙，一口茶喝在嘴裏直噴在楊老四臉上，楊老四忙用手帕拭着臉，一邊噴着：

「新開難得聽見，難得聽見。」

大嬸嬌道：「後來，後來，我逃了出來。」

而徐大生立刻駁倒她：「別吹牛皮吧，你不會逃出來，我那時在門縫裏跟你們的，大嬸嬌，我絕不冤枉你，你也不是好人，你同榮大先生……哼……」

他的話還沒說完，忽然一個人影子閃進房裏，大家相顧愕然，只見巧英在和那人招呼：

「你怎麼會來的？」

「路過這裏來望望你。」這人原來是林步三，束腰帶上插了一桿盒子炮。

徐大生和楊老四全從床上坐起，臉色都嚇白了，大嬸嬌躲到牆角裏，徐大生想乘機溜跑，林步三却將頭上帽子脫下往桌上一丟，手向床上一指喝道：

「誰都不許走，聽見沒有？」

「是，是，」徐大生雙眼盯着林步三束腰帶上的烏油油的盒子炮，聲音打着顫：「這位先生是什麼部隊裏來的？」

「問我幹嗎？不認識我嗎？林步三，林步三，認認清楚！」

「唔唔唔，」徐大生心房跳得格外厲害，他記起來

林步三是當初巧英的姘頭，心忖忖今夜他是報仇來的？自念性命靠不住了，然而他仍強持鎮靜，勉強陪着笑：

「林先生：辛苦吧，請坐呀。」

林步三始終嚴肅得像閻王，並沒回話。巧英叫他坐時，他纔回答：「沒有功夫，馬上要走的，要告訴你，不能再讓這羣狗入的東西，在這裏鬼混，萬一有什麼危險，我不能保你，你跟了姓榮的老賊沒有關係，只要自己好好做人，知道嗎？」

巧英點點頭，眼睛望着地板。

徐大生此時已知林步三當了游擊隊，胆戰心驚插嘴

說道：

「林先生；嘿，其實我們中國人還是巴望中國人好，能够有朝一日把東洋鬼子打光，我們中國人的日子就好過了，是不是？」

林步三對他連白幾眼，披披嘴：「你也能算是中國人嗎？要是中國人都像了你們這批狗入忘八蛋、中國的國家早就亡了。吸鴉片烟，



強佔良家婦女，敲詐老百姓，把日本鬼子當老子看待，我馬上槍斃你，媽特皮！」

他一邊辱罵，一邊裝作摸盒子炮，徐大生簡直三魂跑，說話更抖的厲害。

「嘿……林先生；你……你林先生說的挺……其實……像我……徐……徐大生，從……也是個生意人，……打……打了仗，也……也是叫沒法想，嘿嘿……我……我們……不過是……

是吃……吃吃東洋鬼子的葷……豆腐罷了。」

「不許多嘮叨！」林步三怒目相向：「今夜不會要你狗命的，假使有命令的話，早就送你上西天了，子彈我們當作寶貝呢！」

這話纔教徐大生鬆口氣，林步三接着又警告他：「巧英在這裏，你們不能難為她，姓榮的老賊，你轉告他一聲：識相些，要是不死心，仍到這裏來，一條狗命，遲早在我手裏。」

「是，是，是……」徐大生亂點其頭。

然後林步三又對楊老四釘住着，旋喝問：「你是什麼人？」

「楊，楊……開糧食行的，我……我……」楊老四早已魂不附身。

「楊老四是不是你？」

「正是，正是。」

「該死，年紀輕輕，不規規矩矩做買賣，跟這批混蛋在一起，你的父親和老婆死在誰手裏的？」

「是，是，是，先生，以後我要學好了。」楊老四全身出冷汗。

林步三又追問他到這裏來幹嗎？

「玩，玩兒來的。」

「這裏是玩的地方？混蛋！」

「是，是，我走了。」楊老四下床拖了鞋子想奪門而出時，却被林步三一拳頭打在背心上。

「媽特皮，我打死你這臭賊！」林步三突然從東腰帶上拔下盒子炮，對準他要開。巧英急急攔住：

「不能够，不能够，他沒有做什麼壞事，你不能傷他性命！」

「你知道他不做壞事嗎？他是個淫棍，仗着有錢，專門在外面攬女人，要是知道你也跟他有什麼不清白，對你也要不客氣，知道嗎？我走了，牢記住！」

他說了，將盒子炮塞進束腰帶，剛出房門，大嬸嬌耐不住咳嗽，林步三又回進房門，直跑到她面前：

「爲什麼咳嗽？」

「……」大嬸嬌急成了啞子，

兩記清膿的耳光賞給了她，林步三再恫嚇她說：「再咳嗽，馬上打死你這賊老太婆！」

大嬸嬌乃呆若木鷄。這時巧英上來聲明：「步三……」

她實在無心，不要惹爲她。」

林步三走後，房裏寂然無聲，徐大生望着烟盤裏那盞小油燈，他又把它吹熄，漸漸地從床上站到地上，舒了一口氣，纔開口說：

「他媽，這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一回事，我兩記耳光纔吃得冤枉哩！」

大嬸嬌移步近窗邊，向窗外探望，一回兒掉轉頭來

說：「二師娘，這姓林的當了游擊隊怎麼會關到這裏來？難道他以前來過？」

巧英故意說：「你大嬸嬌倒說得好聽，好像我巧英私底下還在和他來去。」

「我不過說說罷了，誰說過你和林步三私通不私通，即使私通，與我也沒有關係呀。」

「太婆，放你狗臭屁！」巧英拍拍自己的大腿

罵道甫定，搖搖手：「算了，算了，自己人想你了二師娘總不致手臂膀往外灣，憑天地良；我要走了，走了，再在這裏當真一條性命

什麼時候，楊老四也跟着出了門，大嬸嬌馬上大門去關上，又回到了巧英房內，拍拍自己的腦袋道：「二師娘，你也不要見我恨，算我剛才話說錯了，其實是我不好，夜裏沒有把大門關上，險些兒闖禍，睡

吧，我們睡吧。」她離開巧英房間，巧英收拾一下，也就脫衣服上了床。

屋子外面是黑夜。

徐大生和楊老四却還在外面東溜西溜，大家都不敢回去，唯恐游擊隊會找到他們。

「到什麼地方去過夜呢？」徐大生坐在一個扣牛的石椿上。

楊老四不加思索道：「大生哥，要是有興趣，我陪你到邱寡婦家喝酒，邱寡婦有兩個女兒可真生的不錯，要不要去見識見識？」

「好，好，你這傢伙，又動色星了。」

「大生哥，活在今世，性命誰能寫保票，大難不死，應該作樂作樂。」

這句話好像說得徐大生茅塞頓開，喘口氣從扣牛的石椿上站起：「跟我跑。」

於是楊老四打身邊摸出電筒，領了徐大生到邱家莊，邱寡婦的屋子在莊頭，是破舊的牆門房子，楊老四嘴裏扮貓叫：

「咪嗚，咪嗚，咪嗚，……」

「這……你……？」

「這是暗號，你不知道。」楊老四說着，又「咪嗚，咪嗚」的叫了一陣，果然隱約聽見屋子裏女人咳嗽了，而楊老四拉了徐大生到屋子旁邊的圍牆邊去，圍牆外

邊有個稻草堆，楊老四輕聲說：

「你爬上去。」

「這……這……？」

「你只管爬上去好了，裏面會有扶梯搬來的。」

「老四弟，我可爬不上，你先上去吧。」

楊老四果然駕輕就熟，很快的爬上稻草堆，並且把

後對也拉了上去，徐大主一看圍牆裏面果然有倆半老

前也……衣服，扶着一架竹扶梯在等候着。

竹扶梯上爬下去，接着徐大生也下去了，

給他向邱寡婦介紹：

「這……是徐鄉長，今天我帶他來玩的。」

那邱寡婦一邊撥開竹扶梯，一邊輕聲向徐大生說：

「徐鄉長，我們家裏很謙的，怠慢了可不要見怪。」

「什麼話，什麼話。」

徐大生急於要瞻仰邱寡婦的容貌，直等她領進房間

裏，借了美孚油燈光，才一覽無遺，只覺得邱寡婦。雖

已徐娘半老，風韻可真不錯，第一是皮膚生的白，不胖

也不瘦，配上一對眯着如綫的眼睛，真叫人魂蕩蕩。

從頭上看到身上，有勁，由於邱寡婦披衣沒扣上鈕

扣，頸項以下的肌肉露出了一半，雪白雪白，胸口外圍

紅胸兜，鑲了花絲邊，他眼裏，格外冒了火。

屁股也不像四十歲娘兒的屁股呀，那裏豐滿，滾圓

，那隻腳，雖是老法小腳，却不像其她娘兒都是乾腳，

一雙天青色緞子，綉了蠟蝶、「壽」字花的鞋子，真够味兒。

「徐鄉長，請坐呀。」邱寡婦殷勤地招呼他。

他因為看出了神，嘴裏「唔唔」答應，屁股落在地板

凳時，却落了個空，「蓬」的一聲，屁股碰在地板上。

「這……這個，嘿嘿……」徐大生笑着想支撐着起

來時，邱寡婦却來拖他了，手碰着手，徐大生只覺得暖

暖的，四十歲許的娘兒的手是不該還生得那樣柔嫩的。

「嘿嘿嘿，對不起，對不起……。」

這時他發覺楊老四不在面前，便問：老四弟呢？」

「到西邊房裏去了，他就愛跟阿杏阿梅打攪，這小

滑頭。」

「阿杏阿梅是你的……？」

「都是我的女兒呀，徐鄉長，茶在這裏，喝茶吧。」

「不用客氣，邱師娘，兩個女兒多大了？」

「一個十九歲，一個已經是二十二歲了。」

「唔唔唔，都大了，應該配人家了，邱師娘：你

是好福氣，你真不像四十歲的人，生得後生極了。」

邱寡婦飛給他一個媚眼：「徐鄉長別這麼說，老了

，不值錢了，只等阿杏阿梅有了人家，我打算落庵去做

尼姑。」

徐大生故意眉毛一皺：「唔，當真嗎？你倒說說不



他瘋秀才。」

「徐鄉長；我二十八歲上死男人，三十歲上就有人來說，要我夫跟街鎮上開雜貨店的老板做填房，我情願，偏偏老死人一定不許我走，說什麼我改嫁敗壞了他們的門風，他兒子要在陰間哭，徐鄉長；不瞞你說，直到現在，他還把我防得像強盜小賊，一到太陽落山，就親自去把大門上鎖，鑰匙放在枕頭下，想想看：天下有他這種老傢伙！」

邱寡婦說了，徐大生這纔全明白了：剛才為什麼楊老四要應貓叫，為什麼要打圍牆上爬進來，他禁不住地想了出來：

「天下像這種老古董當真少有，嘿，不過，邱師娘；他管他的，你還不是你幹你的，由他去得啦，嘿

，你有什麼苦衷？」

邱寡婦眼睜紅了起來。嘆息了一聲：「其實楊老四都知道的，我的苦頭吃在我家老死人公阿爹身上，邱族長大概你總知道的？」

「邱族長，呃，我知道，他在地面上是個出名的老古董，有人叫

「嘿，邱師娘；你不把鈕扣扣上，冷嗎？」

「徐鄉長；我不冷，你摸摸我的手。」邱寡婦說着，一隻手直伸到徐大生面前。

這倒出乎徐大生意料之外，有手堪摸直須摸，不容氣，而且摸到臂膀上，摸了不算，還要捏，邱寡婦却毫不在乎，膝蓋挺住了徐大生的膝蓋。

徐大生着了迷，心火上升：

「邱師娘；我真弄不懂，旁的女娘家，一過三十歲，皮膚就起皺，就變得粗糙，怎麼你還是這樣細膩白嫩，我想你一定是吃什麼補藥的？」

邱寡婦又把膝蓋挺一挺：「徐鄉長說話真有趣哪，你說我吃什么補藥呀？」

「人參，呵呵，是嗎？」

邱寡婦扭着腰肢笑起來了，像要攪到徐大生的懷裏去：「你徐鄉長也不是正經人？」

「怎麼你說我不是正經人？」

「你說我吃人參，誰給我吃呢？嘻嘻嘻嘻……」

「我說你吃人參就算不正經嗎？像我們的菜區長他每年冬天都要吃一支二支老山人參的。」

邱寡婦這纔把身體站直了，手臂膀從徐大生的手中掙脫了出來。

「我當你是尋我開心呀，人參我可吃不起，那來還許多錢。」

「那末你吃假人參的？」

「諾」邱寡婦一隻手伸進褲腰去抓癢，一邊對徐大生瞞一眼道：「徐鄉長；你到底不規矩。」

徐大生一股笑勁兒，看樣子不要說是林步三盒子炮的恐怖已忘記得乾淨，就連他自己的年庚八字也忘記光了。

「呵呵呵」他骨節骨眼都酥了：「邱師娘；我就高興同你這樣的娘兒說說笑笑，呵呵呵，呵呵呵，他媽；老四這傢伙還不來，他說是特地來喝酒的……」

「讓我去叫他過來。」

邱寡婦說着，身體打了旋窻出房門去，徐大生也馬上跟着出去，跟進西面的房間。

可是一進去就聽見姑娘的喉嚨在「吱吱哇哇」叫嚷

邱師娘跑到床前，揭開蚊帳就咒罵：「老四，發瘋了不是，她們姊妹兩個睡着，要你攢進被窩去，連鞋子都沒有脫，被褥被你弄髒了，你這死鬼！」

徐大生知道楊老四在床鬼混，便咳一聲嗽，楊老四此時已經從被窩裏鑽了出來，下了床，頭髮披在額前眼落水鬼似的，他伸手掠一掠，已見徐大生：

「大生哥；你也過來了嗎？」

「你這傢伙，把我領了來便自顧自在這裏胡鬧！」徐大生說着，雙眼看着他，又看看床上，床上的蚊帳已

經落下了。

邱寡婦在楊老四的背上搥了一拳：「死鬼，過去吧，說是陪徐鄉長來喝酒，就該陪徐鄉長呀。」

「好，喝酒，喝酒，有什麼菜？」

楊老四將衣袖一捲，又說：「弄一塊手巾來讓我揩揩手。」

徐大生眉頭一皺，暗罵：「臭賊又幹了好事！」

邱寡婦則狠命地把楊老四的鼻子捏一把。

「死鬼，她們姊妹倆兒活活的被你引壞了，以後再這樣我可答應。」

徐大生大概一時被他們攪昏了，儘呆呆站在那裏欣賞壁上那幅裸體美女月份牌，一回兒掉轉臉看時，邱寡婦和楊老四却不在房裏了。

「咄……」他正想離開時，忽見縫裏透出烏油油兩

條短髮辮和一張白白的姑娘臉蛋，他禁不住對那張臉蛋一笑。

那張臉蛋也對他一笑，但馬上縮了進去，沒了。

下，徐大生是方寸大亂了。

「阿杏，阿杏，起來幫我到灶

又跑進房裏來，接着又招呼徐大

邊房裏坐吧。」

「好好好……呵呵呵……」邊房裏，只見楊老四在洗手，他



「大生哥；你要揩把面吧？」

「算了，你洗手的水叫我揩面，臟霉頭了！」

「那末換一盆水好了。」

「用不着，老四弟；他媽，這條路怎被你找到的，

一籠三鵬，真是豔福無窮。」

「大生哥；假使你歡喜可以出讓一個給你，老的，

大的，小的由你揀中。」

「老的看見了，大的小的不會過目，拖兩條小辮子

的是大的還是小的？」

「她就是阿杏，大生哥，你已經見過了嗎？」

「沒有看清楚，皮膚倒跟她娘一樣白。」

「得啦，他們母女三個在邱家莊是出名的細皮白肉

，大生哥；我看你還是弄老的吧。有沒有胃口？」

「噉」徐大生一笑。

楊老四輕聲問：「怎麼樣，不合你意嗎？」

「人是生得靈光，胃口也有，不過，大概要：要：

化多少錢？」

「你也變得外行了，此地不是堂子。那有一定要化

多少錢的道理，你高興，買些東西送送她，不高興，一

錢不化也沒有關係。」

「你沒有化過錢在她們身上？」

「化是化過的，看她們要錢用的時候，送一些給她

們，她是寡婦，進賬少，當然要貼補貼補，我時常跑來

喝酒吃夜點心的。」

「叫我化小錢可以，話要說在

。」

楊老四，拍拍胸脯：「笑話了

管和她攪好了。」

他們說到這裏，阿杏跑來了，捧了一

盆筍豆，對楊老四說：「這媽叫你們先吃，

燒鯽魚哩。」

徐大生嘴角邊掛餓涎了，是爲着阿杏。

「這姑娘美極了。」他讚美了一句，目不轉瞬地便

儘盯着——

前留海是蓬鬆的，覆在白哲的額角上，又烏又大的

眼珠子真靈活呀，眉毛兒潤潤的，他媽，真是柳眉，每邊

臉龐上都有一個酒窩兒，雞蛋也放得進，鼻子不塌可又

並不過高，耳朵跟粉捏成似的，穿着件白底藍花的綫呢

襖，條子線呢褲，一雙裝搭琴的鞋子，穿在腳上可真登

樣，一個胸脯更有意思呀，他想到了街坊上剛出籠的

東饅頭……

「嘶呵呵！」他禁不住笑將起來。

「阿本，」楊老四招招手：「你認得他嗎？」

阿杏圓臀兒一扭擺，含笑向徐大生一溜眼道：

「認識的，徐鄉長。」

徐大生更加掀起眼梢邊的肌肉笑的上勁：

「老四；我真窩心，她……她認得我，認得我，呵阿呵，哈哈……」

說到這裏他竟然放聲大笑了。

阿杏忙對他搖搖手：「徐鄉長；你可不要這樣大聲大笑，我們爺爺睡在前埭屋子裏，逢半夜他要起來拉尿，給聽見了聲音，那可不得了！」

徐大生斂了笑容的時候，楊老四却已將阿杏到他自己懷裏，兀自在動手動腳的，叫徐大生看了難過。

「老四弟；他媽，該過來陪我喝酒噠，急色鬼！」  
邱寡婦來喊阿杏去燒火，楊老四只得放手，邱寡婦臨走對楊老四虎一眼道：

「看你就同餓死黃狗似的，每夜都是這樣子，以後可不許你再胡攪。」

接着她又招呼徐大生：「徐鄉長，今夜真怠慢你，沒有預備好菜給你下酒。」

徐大生摸着後腦衝着一股笑勁：「邱師娘你可別客氣，今夜多多叨擾了，真不過意。」

「那裏的話，只怕請不到。」邱寡婦丟一個媚眼又到灶間去。

楊老四這時已和徐大生面對面坐下，手輕輕在桌上一拍：

「大生哥；老驢貨對你頗有意思呀。」  
徐大生笑笑喝一大口酒，用手指檢着盆子裏的筍豆

吃。

「你同我說真話，她們母女三個你都嚐過了滋味？」

「你以為都嚐過了嗎！」

「當然，餓煞狗嘴裏還會留一根好骨頭。」

「可是頂小的，阿梅我還沒動過。」

「阿梅？她生得？」

「一樣的標緻嫩相，不過不及阿杏活潑，我不很歡喜呆板的女人。」

「老四弟；你吃剩的骨頭屑留給我，我可不滿意，你把阿杏也糟塌了，陰鷲傷得不小，還有，你同時和」

老一小發生關係，她們母女間不吃醋嗎？」

「醋當然要吃，好就好在她們是親生母女，不能酸勁兒發在表面上，再加前面屋子裏的邱族長，管得她們兇，即使母女要鬧也鬧不起來。」

「好傢伙，剛才林步三罵得你沒錯，你是個淫棍！」

提起林步三，使楊老四心一跳。

「據我看來，二師娘一定暗中和林步三有連絡，否則他不曾夜裏熟門熟路跑來，以後倒很危險，我是沒有關係，大不了他地方從此不到，你大生哥和菜區長，不能不提防，應該查查究，別把老虎養在家裏害自己。」

「當然要查查，等菜區長從城裏回家之後再講，我」



便不動手。」

說到這裏，他們

兩人已經把一壺酒喝

光了，阿杏送上紅燒

鱔魚，就去添酒，邱

寡婦從灶間跑來了，

徐大生乃又提起興趣

：

「邱師娘；你不

喝酒嗎？」

「我陪你徐鄉長

楊老四一邊用筷子挾紅燒鱔魚，一邊說。

邱師娘却奪住他的：「聽你的話，是不是從嘴裏

吐出來的？」

「怎麼不是從嘴裏說出的，看不起我家徐鄉長嗎？」

徐鄉長倒對你一見鍾情。話歸正傳，你答應不答應？」

楊老四說完，徐大生用筷子戳戳他鼻子：「你不能胡

說白道，難為情不難為情！」

「這有什麼難為情呢。」大家都老吃老做了，我就

歡喜爽快，假使兩相情願，就沒多話說，來，我們

三個人大家乾一杯。」

邱寡婦「嘻」一聲，放鬆楊老四的手，徐大生乘機

給邱寡婦斟上一杯酒，邱寡婦又一飲而盡，將杯子向徐

大生照了照，徐大生大姆指一蹩：

「娘兒有這麼大酒量，真少見。」

「徐鄉長；你也要乾的！」

「我素來喝慣慢酒，一杯一杯吃不消。」

楊老四插嘴上來：「大生哥；這杯酒你要喝的，這

叫做定情酒。哈哈……」

邱寡婦白他一眼，「你的話頂多，少說幾句不會當

你呆子。」

徐大生閉閉眼睛把一杯酒灌下肚子，楊老四亦把酒

乾了，兩尾紅燒鱔魚吃剩骨頭時，徐大生已有了八分醉

意。眼皮也垂下，說話舌頭發了胖：「老四……四，你

放在什麼地方？」

「良心我只有一个，叫我給誰好呢？這位徐鄉長良

心好，所以今夜帶他來，以後我們各歸各分開，徐鄉長

陪你，阿杏歸我。」

當她坐下時，楊老四已經找着杯子給她把酒斟得滿

滿的，邱寡婦却舉杯一飲而盡，徐大生直看呆了，楊老

四則說：

「慢慢喝不好嗎，喝醉了又該我倒楣，我今夜可沒

有精神。」

邱寡婦在楊老四頭上拍一記：「沒有精神，剛才那

邊房間裏怎麼有精神的，看你呀，有了新忘了舊，良心



於是她披衣下了床

門口，門裏上了門，她乃

四……」

老四沒答應，答應的是阿杏，邱寡婦罵：「小娘子；你寫意了是不是，叫老四到我房裏來。」

「他睡熟了，叫不醒。」

「小娘子；你叫醒他，你寫意了，也該曉得我娘的苦處！」

阿杏被罵得發脾氣，披衣起來開了房門：「你自己到床上去喊吧。」

邱寡婦在阿杏臂膀上扭了一把：「小娘子，你的嘴兜，被前面爺爺聽見了，有賞給你呢。」

她走到了床前，揭開帳門，伸手去推楊老四腦袋，捏鼻子，可是楊老四也像死豬一般。她便掉轉身對阿杏說：

「你睡到我房裏去吧，我睡在你床了！」

明明要阿杏讓擋，阿杏那裏肯。仍呆站在那裏。

邱寡婦發怒了：「小娘子；你心腸就這樣硬法，一些都商量不通，滾出去，我不認你是女兒，你也不要認我這個娘！」

「叫我滾，怕你沒有這權力。」

「我沒有權力，誰有權力？」

「爺爺叫我滾，我纔滾給你看看。」

「好，你話兜，小濫貨，會這樣賤，這樣賤，我被他活活氣死了。」

「我賤，我賤，你自己呢，只怕還不及我，罵人先得想想自己，」

阿杏還話一出口，邱寡婦真氣得全身發抖，竟然倒在床上，喉嚨口打着噎，手脚發生煙響。這時阿梅從被窩裏攢出來，披衣下床，一邊捧住她喊「媽媽」，一邊責備阿杏：

「你也貪心不足，看，害得媽媽這個樣子，沒有良心，楊老四究竟怎樣好法？」

楊老四終於被她們母女三人吵醒了，從被窩裏昂起頭來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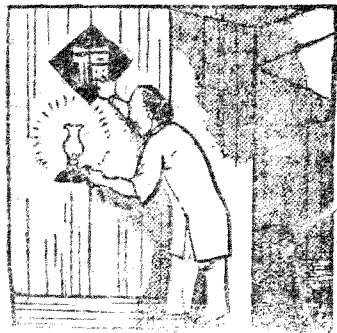
「吵鬧什麼呀？」

阿梅惡聲惡氣說：

「吵什麼，都是你害人！」

「我……我害了誰？」楊老四拭拭惺忪的眼睛。

「你看，媽媽氣昏了，她要你，姐姐又要你，看你還是一分兩開，給她們一人半個吧，」



害人匪！」

阿杏終於悄悄地溜到東邊房裏去了。

東邊房裏床上的徐大生恰正甦醒過來，在被窩裏翻身，阿杏只是在暗洞裏坐着，她很氣惱。

徐大生擦開帳門探視，喃喃咒咀着：

「他媽，楊老四這賊子我認識他，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裏去窩心！」

大概是着了涼吧，阿杏在暗洞裏咳嗽了，徐大生探

首帳外問是誰？

「是我，」

「是……是……唔，阿杏姑娘嗎？」

「睡你的，不要多煩。」

「爲什麼不點燈呢，阿杏；你娘呢？」

「問她幹嗎？」

「問問你呀，你怎麼這樣兇的，來，來，來。」

「來幹嗎？」

「有沒有香烟，遞一支給我。」

「我們這裏不開香煙店。」

「唔唔，」徐大生撞了一鼻子灰，他從床上下來了

，摸索着，摸索到阿杏身邊，阿杏用力將他一推，他便

跌扑在地上。

久久不聞聲息，阿杏才着了慌，心忖：莫非跌死了

？

她忙去摸索到火柴，把美孚燈點起來一照，只見徐大生合扑在地板上，哭喪着一張嘴臉道：

「阿杏；你不作興的，拉我起來，拉我起來。」

阿杏禁不住好笑，「這麼些年紀，也該做做人家了，自己爬起來。」

「你不拉我，我就不起來。」

「不起來于我屁事。」

徐大生却伸手去捏着阿杏的腳，下頷摑在她腳背上，嘴裏「照應照應。」

「怎麼做一個鄉長的人，會這樣賊骨牽牽的！」

「在外面我是鄉長，到這裏來便不是鄉長了。」徐大生的手冉冉而上。

阿杏惱了：「哼，這樣子我可不答應的，忘記了你的年庚八字，賊腔，放手不放手？放手不放手！」

外邊傳來雞啼聲，阿杏只得把徐大生拉起，徐大生拍拍身上的灰塵：「快天亮了嗎？」

「快天亮了，要睡再去睡一回，等一歇你們都得走了！」

「你趕我動身？」

「不趕你動身，被我爺爺看見了要你們好看。」

「你爺爺是什麼大亨？」

「他是老古派，鬼子跑來都被他罵走的，不要以爲

你是個鄉長，就能吃窩他！」

徐大生打了個呵欠，擦擦眼睛：「我還要睡，阿杏；你陪陪我，陪陪我。」

阿杏先把他騙進被窩，然後說：「乖些兒睡吧。」

「阿杏，嘿，嘿，嘿……我歡喜你，來，來，陪陪我，陪陪……。」

「哎，唔，看你倒像孩子，要吃奶奶吧。」

「要吃，要吃，要吃，嘿，嘿，嘿……。」

阿杏白他一眼：「老搭老，少搭少，徐鄉長；勸你不要瞎轉念頭了，乖乖兒地再睡一忽吧。」

阿杏說着又跑到床邊，將被褥往大生頭上一拉，沒頭沒腦蒙住，又掀上幾墩，徐大生沒命叫喊：

「悶死我了，悶死我了。」

阿杏索性拉過一隻椅子，壓在被褥上，徐大生用力掙扎攢出被褥，順勢吊住阿杏頸項，但定睛看時，已不是阿杏，而是楊老四，他放手咒道：

「老四，你這活鬼門檔精，把我丟在半邊，儘去獨個兒尋歡作樂。」

「誰叫你喝黃湯，喝得神志不清，邱師娘恨透你了，你不睬她，來纏住我，我正要向你賠償損失呢。」

楊老四說罷，掠掠頭髮，把喉嚨一塊痰咳出來之後，又喘息着說：

「大生哥；起來吧，我同你要走了。」

「我……我算白白跑來嗎？」

「以後機會多哩。」

一回兒邱寡婦進房來：「徐鄉長，趕緊起身走吧，前面老死人快要起床，窗外已經亮了。」

徐大生只好起身，倉倉皇皇和楊老四仍由竹梯上爬出牆去。晨光微熹中，四野迷着霧，將經過柏樹林時，只聽見盒子砲聲一響，又一響，他們忙蹲下，目光注視着前面，只見幾個黑影從樹林裏閃出，等到黑影去遠時，他倆蹣手蹣足跑向前去探視。

「他媽，果然有一人被打死在這裏了。」徐大生皺皺眉，背脊上一陣寒冷，心在跳，楊老四胆大，將那屍體翻過來。

「大生哥；你來看看，認識他嗎？」

徐大生却一認就認出來：「他是老牛呀，老牛呀，他……他怎麼會被打死在這裏？這……這……這……這……」

楊老四擠着眼睛：「老牛？是不是在橋頭開雜貨店的？他不是最近由甲長升了保長嗎？」

「是……是的。」徐大生眼淚掉下來了。顫慄着聲音說：「游擊隊心太狠了，像他老牛這樣的人也配殺嗎？我……我徐……徐大生和……和榮大先生就……」

楊老四在看一張紙條。「這是他自己不識相。」

徐大生接過紙條揉揉眼睛，只見上面寫着三行字：「鎗決漢奸一名，查該犯身任偽保長，不自檢點，

向本隊通訊員刺探機密，圖向敵軍報告圖功，不法已極

，罪無可赦。應予就地正法。」

他看罷，將紙條塞進懷裏，又拭拭潤濕的眼眶，對老牛的屍體嘆口氣道：

「老牛呀，老牛呀，你也太勞功勞了，爲什麼要做這種蠢事，你這條命送得冤枉！」

徐大生獨個兒跑到區公所辦公處，一眼就看見老牛的老婆抱着孩子坐在那裏「嗚嗚咽咽」的哭。

「哭什麼呀？」

老牛的老婆便站起來拖住他的手：「徐先生，徐先生，我等了你一整晚，老牛被游擊隊抓去了呀，不知是死是活？你徐先生要去救救他，他有三長兩短，叫我怎麼活得下去，我們一家全靠他，全靠他，徐先生，多謝徐先生，我對你下一個跪吧。」

徐大生將手一揮，眼睛一彈：「老牛被游擊隊抓去，叫我怎樣去救，是不是也叫我送上去被他們抓？你這女人不懂世務，誰叫你自己不當心的！現在人已經死了，屍首在柏樹林裏，趕快回去收屍吧。」

老牛的老婆聽了，立刻「嗚」的一聲昏厥地，可憐一個孩子丟在地上，只是沒命的啼哭。

徐大生便吩咐當差道：「你們都是混蛋，讓她在這裏胡鬧，你們負的什麼責任，拿碗冷水來噴她甦醒，送她回去！」

當差的便將她扶起，讓她坐在椅子上，給她臉上噴

了冷水，等她能够啼泣時，再把地上的孩子塞在她懷裏。

「老牛家的，回去吧，收屍要緊！」

她一面哭得涕淚滂沱，一邊還是釘牢徐大生：「徐先生；我們開開雜貨店本來太平平的，誰要做斷命保甲長，你們難道都死人不管賬嗎，叫我怎樣做人呀？叫我日子怎樣過呀？」

徐大生頭腦子發昏，知道鎮壓她不住，便假意勸慰：「你先回去，我自有辦法給你。」

可是老牛的老婆又抓住他：「你買棺材給他，我沒有錢給他殮葬，你們做鄉長做區長都發了財，可憐我家老牛做保甲長做到現在一場空。」

徐大生拉開她的手：「你這女人真不講道理，我徐大生保長也做過，怎麼再沒被游擊隊抓去，他自己想得功勞送死的，好說好話給你說了不聽，可莫怪我發火！」

他說了，將桌子一陣碰。

兩個當差的硬把老牛老婆拉出去。

晚上，在大嬸孀家裏，巧英很奇怪：爲什麼徐大生整天的沒見過面？她疑心。

有了心事，臉色便顯得不愉快，大嬸孀眼光是兇透，早看出來了，便走將過來。

「二師娘；想什麼心事啊，這世界做人還不是做到



那裏算那裏，要是榮大先生回來向你追究那姓林的事情，索性嚇他一嚇，就說姓林的在游擊隊裏做了大亨，一定要報仇，一定要姓榮的性命，二師娘；你得知道榮大先生是頂怕死的呀！看他怎樣對付你？」

「要是他們先下手來害死我，便怎樣呢？」

「二師娘儘可放心，我吃準榮大先生是不敢的，他是見鬼碰定的，你二師娘不會進此地門時，他本來和游擊隊方面私通消息的，後來游擊隊見他和東洋鬼子和平軍方面太接近了，才不相信他，他最怕游擊隊。」

「你大孀孀要幫我說話。」

「當然呀，難道我就不怕游擊隊要我命嗎！」

「林步三昨夜打你，你記在心上嗎？」

大孀孀一笑：「這是小事體，以後游擊隊的勢力大

了，你要在那位林先生面前代我說說好話。」

巧英點點頭，然後說：「我想：我遲

早要離開這裏。」

「二師娘；現在你不用着急，見風扯

篷最好，要是榮大先生能够站得住脚，眼



了他究竟寫着，吃的油，穿的綢，游擊隊裏的人是很苦的，那有錢供給你好吃好用，何況林先生也不叫你去，樂得糊裏糊塗騎馬頭馬。」

巧英想想也不錯，騎兩頭馬是好辦法，愛林步三的是人，愛榮區長的是錢。因而她就把手意打定了，心事也丟開了。她說：

「今夜你睡在我床上，大家談談說說，一個人怪冷靜的。」

「你不嫌我老太婆……？」

「你把我當什麼人！」

「常言道網不搭布，老不搭少呀。」

「大孀孀，你老雖老，倒還着實老俏哩。」巧英笑

笑說。

大孀孀一邊笑着，一邊解衣上床，坐在被窩裏。

巧英正解溲，忽然聽見有人在敲門。

「大孀孀；大概林步三又來了。」

「啊，噫，不要是徐大生……不像，不像……聲音不像，讓我下床去看。」

巧英急急解罷溲去開門，跑到門口問是誰？外面回答則是：

「我，我，是我，悟法，悟法……。」

「什麼五法五法，究竟是誰？要找那一個？」

「我找這裏大孀孀，大孀孀。」

大嬸嬸已經披了衣服趕到門口：「二師娘，二師娘；你開門，開門，我知道了，是他，是他……」

巧英在莫名其妙中將門開了，再也不料是個禿頭老和尚，一手提燈籠，一手挾了個小包裏，只見他向大嬸嬸「嘻嘻嘻」一笑，大嬸嬸則對他擠着眼睛：

「怎麼這樣晏還跑來？」

「剛才在保長老牛家放了饑口下台，順路到此，來望望你老人家的，嘿嘿。」

「你到還想着來望望我……，哦，忘記了問你，老牛家裏什麼事故？」

悟法道：「你們還不知道嗎？老牛被游擊隊抓去打死了。」

「呀，老牛他……他被打死了？」

「還是今天去收屍的呀。」

「是開雜貨店的？」

「正是。」悟法和尙對巧英白一眼。

大嬸嬸拉拉巧英：「你想：游擊隊勢力大啦，放出顏色來啦！二師娘；你先去睡吧，我陪陪悟法到後面去坐一回。」

巧英走到房裏，心中納罕，暗忖：大嬸嬸真是寬貨，黃昏夜晚把一個和尚留在屋子裏算什麼的。

她呆呆地獨個兒坐在床沿上，只聽見隔壁房裏「吱吱喳喳」的，有說有笑，她聽得不耐煩，便喊大嬸嬸走

過來說：

「二師娘；怎麼你還沒有睡？」

「我在等你呀，那和尚還不走！」

「他……他在教我唸彌陀佛經呢。二師娘；你先睡吧，我想把彌陀經學會。」

「大嬸嬸；看不出你也有這些門檻，我看起來，你不是要和尙教彌陀經，大概是教肚皮經吧？」

大嬸嬸噙句何彌陀佛，擠擠眼說：「二師娘可不作與說捉狹話，要是不信，我叫悟法到這邊來。」

巧英堵起嘴：「誰要和尙到房裏來呀，觸楣頭的。」

「噯，二師娘；你不要看輕他們出家人，出家人倒都是清清爽爽的，長年吃素，心腸慈悲。」

「對呀，對呀，所以你歡喜和尙，大嬸嬸……好吧，你過去陪和尙吧，我要睡了，誰來管這這種閑賬！」

大嬸嬸死活還要裝正經，腰肢兒一扭道：「二師娘；我被你說得真難以爲情，我不過去了，我陪你二師娘。」

巧英却將她一陣推，推出了房外，馬上將門關上，這樣就給了大嬸嬸一個落場勢，她回到自己房裏，輕聲

對悟法道：

「二師娘這貨色壞透了，看出我同你的關係。」

那悟法着急問：「要緊不要緊呀？」

「不要緊，好在我也不怕她，她自也不正路，她要到外面去放我的風，我就到外面去放她的風。」

悟法一手掩住嘴邊，輕聲問：「她……她也有姘頭嗎？」

「當然，姘頭還是當游擊隊的。」

道？」

大嬌嬌搖搖頭：「這個老烏龜外邊事體管得多，別說軋一個姘頭，軋十個姘頭他都不會知道，告訴你，聽說城裏的鬼子憲兵隊長，也是她的姘頭呀。」

悟法聽了伸伸舌頭：「他媽媽，看她年紀輕輕，軋幾個姘頭倒都是大亨，我看……我看日後榮區長的老性命危險。大嬌嬌；我勸你還是住到我的觀音堂裏去好，少跟他們在一起，將來一定要被帶累的，只要看關帝廟裏的張道士，他媽媽，跟他們混，想做大亨，想撈些外快錢，結果性命白白送掉。」

「爛泥蘿蔔搯一段吃一段，到那裏說那裏話，我眼光放準的，看得不對，自然會不睬他們，現在無非想括他們幾個錢。」

大嬌嬌說着，開櫥門搬出一條被褥和一個枕頭，安排定當，悟法指指自己的鼻子，大嬌嬌則對他點點頭。

悟法很快的脫了和尚衣，脫下了雙標布底和尚鞋，很快的鑽進了被窩，大嬌嬌輕輕地去將房門上了門，回

轉身來要脫衣服時，悟法從被窩裏伸出手來：

「拿夜壺給我。」

「剛才你用過夜壺，怎麼又要夜壺？」

「不瞞你說，到了你這裏，就要常常拉尿。」

大嬌嬌到床底下拿了夜壺給他：「這也是毛病嗎？」

「大概也是毛病。」

悟法正在被窩裏用夜壺，大嬌嬌在他的禿頭上拍了一記，他將禿頭一陣搖幌道：

「拉尿的時候不能亂拍亂拍。」

大嬌嬌「格刺」一笑。

不料聽見隔壁房裏也「格刺」一笑，大嬌嬌忙跑到

板壁邊喝問：

「二師娘是你在笑嗎？」

隔壁雖無回答，但她聽見了樓腳聲和脚步声。

「二師娘，二師娘……你在幹什麼？」

「大嬌嬌；你的彌陀經唸會了沒有？」

「你二師娘會說我笑話。」

「當心那位大師父的夜壺打翻在床上呀！」

「二師娘不作興，……出家人借宿也無所謂，你就

要看西洋鏡。」

「誰看你的西洋鏡。」

「哼，不看西洋鏡，怎知道夜壺不夜壺，我全曉得

，當心板壁縫裏有壁虎要攢你鼻孔。」

「你自己當心吧，也有一條壁虎要攢你鼻孔。」

「什麼壁虎，什麼壁虎，二師娘；其實，悟法也老了，我也老了，大家老了，有什麼道理的，不像你二師娘年紀輕，碰着年紀輕的小夥子，纔有道理呀。」

巧英在隔房也不肯認輸，反唇相譏道：「是的，年輕人不稀奇，只是你們年紀大的碰年紀大的，那纔稀奇呢。」

大嬉嬉笑了起來，悟法和尙在床上也笑了起來，夜壺放在床前。不知怎的，大嬉嬉一不留心將它踢翻了，尿流滿地，便罵：

「都是你這老賊骨頭，橫一泡尿，豎一泡尿，罰你下來同我氈乾淨。」

在隔房又問：「大嬉嬉；你……你叫他……氈……氈什麼呀？」

大嬉嬉高聲朗氣道：「你當我要他氈什麼，夜壺打翻了，我要他氈乾淨，二師娘；我看你今夜是睡不着的，我巴望那姓林的也會來。」

「什麼姓林的不姓林的，大嬉嬉；你可不要隨便瞎說一陣。」

「你當我是獸子嗎，今夜說說沒有關係的，悟法也是自己人。」

悟法和尙在床上插嘴道：「二師娘，不要說這箇話

，我們和尚可不是低三下四的人，不像關帝廟裏那個老槍張道士，他媽媽，縣長也可我是老朋友，我悟法去年在縣裏龍興寺做當家的，日本鬼子也不敢動我一根汗毛，他媽媽……」

巧英在隔房斥道：「你既然是出家人，怎麼鬧出口來就是他媽媽，他媽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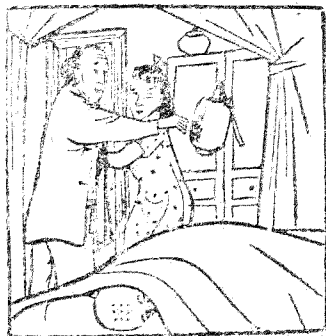
「哎喲，哎喲，二師娘呀，你不要說這箇話。出家人也是人，在家人也是人，人總是一樣的人，大和尚沒得老婆，小和尚那裏來呀，我們出家人是叫結緣，結緣，呵呵……」

這時候，外邊突然傳來了槍聲，開着槍吠聲。大嬉嬉便阻止他們道：「大家熄火睡覺吧，外面不太平。」

兩邊房裏的美字燈都熄了，外面的槍聲却愈來愈密，還有機關鎗聲夾在當中，且由遠而近，因為夜深人靜，幾乎這些槍聲就像在門前

「砰蓬！」「砰蓬！」

又險在開砲了，門



板與樑柱都震動，巧英嚇得從被窩裏撲出來，披了衣服，在黑暗中摸索到大嬌嬌房門；

「你們聽見沒有，炮聲並不遠，外面不要是正式開火了。」

「唔，二師娘；沒有關係，鬼子和游擊隊開火是常有的事，怕什麼！」大嬌嬌在房內安慰巧英。

巧英却叫大嬌嬌開門：「你爲什麼不讓我進來？不見得我會進來捉你們的姦！」

大嬌嬌這才叫她再等一等。等了一刻功夫，巧英聽見老和尚悟法的咳嗽聲，接着又聽見了地板上的腳步聲，大嬌嬌把房門開了，巧英到了她房裏，留心一下床上時，只見被頭面露出半個和尚頭。

外面的機關槍聲仍舊連續不斷，而且還隱約聽到一些嘈雜的人聲。

「我想，我們應該避一避吧。」巧英面色愈白了。大嬌嬌笑她：「像你這樣胆小還能做人嗎，看你冷得很，在我牀上擠一擠吧。」

巧英的確感到冷，汗毛直豎，但看看牀上的和尚頭，那肯擠上去。大嬌嬌知道她意思，便說：

「悟法這樣大年紀，養也養得出你，怕什麼，再說他睡熟了，你一個人在那邊房裏又害怕，不睡總不能等

天亮呀。」

巧英委實疲倦了，便叫大嬌嬌另外給她弄一個被窩，大嬌嬌照辦了，巧英睡了進去，大嬌嬌也上了牀，不久巧英便睡熟了，睡夢中忽有人用手在吊她脚。

她的脚乃縮上去，可是那手又伸上來。

於是她驚惶地極叫，醒了，大嬌嬌也被她的叫聲驚醒，問：

「二師娘，你在做響夢。」

「誰在吊我脚呀？」

「誰吊你的脚呢，做夢罷了。」

老和尚忽然咳起嗽來，巧英乃詰問大嬌嬌：「他的手在那裏？」

正在這當口，忽然槍聲到了附近，而且人聲嘈雜，門外有人在喊：「大嬌嬌呀，二師娘呀，東洋鬼子上村來啦，你們快起來呀！走呀！」

立時立刻，大嬌嬌和巧英的骨頭都抖散了，老和尚悟法搶先下了牀，嘴裏却儘嚷着：

「他媽媽……我的褲子呢？」

大嬌嬌一邊倉皇穿衣裳，一邊又在罵悟法：「急什麼鬼呀，男人家有什麼要緊呀，先替我們想想法子躲起來！」

悟法反罵她：「看你的樣子，老太婆也這樣急，二師娘年紀輕，倒是頂要緊，難道東洋鬼子要你老太婆？」

「大嬌嬌又恨又急又憤慨，「放你的屁，我吃過鬼子苦頭了。」

她說罷，急得鞋子都沒穿，便開了房門往小擱樓上爬，巧英留在房裏，她也顧不得了，巧英這時正在扣鈕扣，大門外面已經有人在踢門了。

悟法禪子仍沒找着穿，只披了外面的和尚衣，向巧英說：「二師娘，你不要害怕，我去開門看看情形，能夠逃你再逃出去。」

巧英却將他拉住：「不能開門，不能開門，你聽呀，不是鬼子的喉嚨嗎？」

她說着，走出房來也要上小擱，可是竹扶棒早被大嬌嬌拔了上去，她掙命喊：

「大嬌嬌，大嬌嬌，把扶梯放下來呀，放下來呀，東洋鬼子到了門口。」

小擱樓上却沒有回話，悟法和尙已經攢進床底裏，巧英再也尋不到他，東洋鬼子在外面用大石塊衝着門，門是木板的，沒多久，就被衝塌，進門是四個鬼子兵，打着電筒四面照射，一邊嚷着：

「人有有？人有有？喂，人！」

兩個鬼子兵衝進巧英的房間裏，也不見一個人影，

四個鬼子兵乃集在一起商量，「咕咕略略」「嗚哩

嗚哩」理說了一陣。

於是又四散分開，用電筒向四面角落裏照，終於照射着床底下，大聲地嚷起來：

「有，人有，白格也魯！」

另一個鬼子兵馬上把步槍橫到地上，鎗頭上裝有長刺力，直向床底下刺，老和尚悟法大聲叫「救命」了。

「救命格，白格也魯，中國兵出來出來，殺殺，嚙！」

悟法沒奈何，全身顫慄着，從床底下往外爬，爬出便向東洋鬼子磕頭：

「東洋先生，東洋先生，阿拉是……是廟宇裏和尚做做……，不是中國兵。」

一個東洋鬼子先用步鎗柄在他禿頭上搥了一下，然後再用力將他拉起，又一下子裏揍了他七八記耳光，再對他打量一下：

「白格也魯，和尚做做，廟裏菩薩應拜拜，嚙，阿彌陀唵唵，此地娘娘房間，來來啥事體？啥事體？」

另外三個鬼子兵把他圍住。

悟法雙手合十，連連向他們鞠躬：「東洋先生，此知娘娘沒有呀。」

「娘娘沒有，沒有？嚙！」

一個鬼子指指那隻紅漆馬桶與地板上的小綢鞋，又指指掛在床欄桿上的女人衣裳，又將悟法一拳頭打得倒

退三四步，然後呼斥說：

「壞來兮格乃，娘娘物事有有，你說娘娘沒有，牛皮吹吹，白格也魯！」

一邊將鎗刺伸到悟法頸項邊，悟法急得哭了，四個東洋鬼子則「哈哈」大笑，一回兒他們要搜查悟法的身邊，將他外面的和尚衣揭開，立刻發現沒穿褲子，於是東洋鬼子格外有勁，把他當作玩把戲的對象。

悟法哭又不敢哭，笑又不敢笑，最後，東洋鬼子偏逼他交出姑娘來，以鋒利的刺刀頂住他肚皮，只要鬼子稍一用力，馬上肚皮可以開花，肚腸拖出來，性命不保。

悟法因為要保全自己的性命起見，他只得指指床底下：

「花姑娘床底下有有，東洋先生。」

「座底下有有？嘿！」一個東洋鬼子兵馬上俯身下去用電筒再向牀底下照射。

看見了，巧英被他看見了，另一個東洋鬼子兵用鎗上的刺刀進去亂戳，又有一個則禁止他，伏倒地上，像蛇般的向牀底下游，一回兒，巧英被拉了出來。

一個東洋鬼子兵揍了她一記耳光：「花姑娘邪氣壞來兮格乃，東洋先生金票大大的有呀，嚇來兮，勿可以格呀，曉得，曉得？」

巧英一手撫着被打的臉頰，一邊點點頭，四個東洋

鬼子把她包圍着，開始向她作種種穢褻舉動，她只是儘可能地抗拒，然而又不敢過份，只怕觸動了他們的怒火，對自己更不利。

悟法老和尚在旁邊看得清楚，他只是在想着脫身之計，既見四個鬼子兵集中目標在巧英身上，驀地裏拔腳往大門外奔逃。

巧英是看見的，也就立刻利用這機會大喊：「游擊隊逃走了，游擊隊逃走了。」

四個東洋鬼子兵一看悟法已逃出了門去，便問巧英

「和尚游擊隊做做介？」

巧英點點頭。

於是三個東洋鬼子兵橫托着步槍窮追出門，只留下一個鬼子兵看守着巧英。不料這個鬼子倒也是機會主義者，等三個同夥出去追悟法，他就老實不客氣，要向巧英圖行非禮。

「阿拉唔，東洋先生唔，金票大大的有，阿拉白相白相花姑娘，統統金票付付呀。」

說罷，動手了。

巧英憑藉了自己的聰敏與機巧，不動聲色地應付着，反先對那東洋鬼子表示親熱，摸摸他下頷，捋捋他短髭，硬學着東洋腔：

「你……你這個東洋先生，邪氣好，還有三個東洋

先生，邪氣兇來兮，阿拉歡喜歡喜你這個東洋先生……」

說着，便雙手將他攔腰抱住。

那東洋鬼子色迷心竅，竟然搖頭幌腦，喝醉了酒，「哈哈哈哈哈……」笑得像發了瘋。

此時，在他背後却圍來了一個人，舉起茅竹扁担，狠命的對準他腦袋上一記打下，只聞「蓬」的一聲，那東洋鬼子早已應聲倒地。



腦袋開了花，腦漿與血液流着，流着，巧英反而怔住啦，那人喝一聲：

「二師娘，你還不快打後門逃走！」

巧英如夢初醒，拔腳往後門外逃走，夜裏，在黑暗中只見電筒光從四面射來，她從竹園中撥出去，伏在一條河岸草叢裏，稍獲喘息機會，心也比較安定了些，有時便從草叢裏昂起頭來看看村子上動靜，黑暗中也不看，槍聲則時稀時密，狗子在亂吠，人在叫囂。

不料這時候，陡然看見面前一團火光，紅紅的，村子上燒起來了，東洋鬼子兵叫囂的聲音像狼嗥一般，火

越燒越旺，村上男女號哭聲傳來，她担心：不要自己家裏被東洋鬼子放了火，他又想起剛才用茅竹扁担打死那東洋鬼子兵的又是誰？

草叢那邊有一個黑影，而且在蠕蠕地爬將過來，她吃準不是東洋鬼子後纔放胆發問：

「過來的是那一個？那一個？」

「我，我，二師娘；你在這裏。」

等那人爬到面前，巧英逼近看時，纔知就是剛才打死那個鬼子的人，他先告訴她：

「你家裏被鬼子放了火！」

「怎麼，誰家被放了火？」

「你二師娘家裏。」

巧英一顆心立刻往下沉，那火焰好像在她心中燃燒，她顫抖着：

「但你是誰呀？我不認識你。」

「我是皮匠的兄弟，我哥哥皮匠上次被鬼子兵打死的，今天我替哥哥報了仇。」

「可是，你……你害了我和大孀孀，房子被燒了，東西被燒了，甚麼都完了。」

「二師娘；房子和東西都有價值的，你的身體是沒有價值的，難道你情願把身體換房子嗎？」

「可是，可是……榮先生在城裏還沒有回來呀，堂堂做汪派區長的家會被東洋鬼子放火，豈不是笑話！」

「可是，可是……榮先生在城裏還沒有回來呀，堂堂做汪派區長的家會被東洋鬼子放火，豈不是笑話！」

「可是，可是……榮先生在城裏還沒有回來呀，堂堂做汪派區長的家會被東洋鬼子放火，豈不是笑話！」

「可是，可是……榮先生在城裏還沒有回來呀，堂堂做汪派區長的家會被東洋鬼子放火，豈不是笑話！」

「可是，可是……榮先生在城裏還沒有回來呀，堂堂做汪派區長的家會被東洋鬼子放火，豈不是笑話！」

「可是，可是……榮先生在城裏還沒有回來呀，堂堂做汪派區長的家會被東洋鬼子放火，豈不是笑話！」

「可是，可是……榮先生在城裏還沒有回來呀，堂堂做汪派區長的家會被東洋鬼子放火，豈不是笑話！」



「這倒不是笑話，堂堂汪派區長的師娘被鬼子強姦了，那纔是笑話呢。二師娘，爲了國家，你得想得明白，我們中國人都像你這樣，就沒有翻身之日了。」

巧英一時間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只是眼瞪瞪望着村上的大火在蔓延開去，她將發瘋了，她想跳起來，她用手捶着自己的腦袋，轉臉過來，想和那皮匠的兄弟說話時，却已不見了他的影蹤。

漸漸的，槍聲好像稀疎而遠去了，村子上的火勢也漸見小下去，開始發現有人到溝灘邊來用木桶挑水，一個、二個、三個……接着來，她知道一定是村子上的人在救火，便問：

「挑水的是誰？」

「你是誰呀？」

「我，我，二師娘呀，東洋鬼子走了沒有？」

「二師娘嗎，不得了啦，你家的屋子燒光啦，連帶別家的屋子也被燒了，大孀孀和你在一起嗎？」

提起大孀孀，巧英方纔想着她是躲在小欄樓上的，該死，沒有逃出就穩被燒死在裏面了，她乃急急的像瘋了一般奔回村子去。

她看見大孀孀家的房子早就成了一堆焦炭，猶在冒烟，後面一間草屋猶在燃燒，澆水的人很多，她求救火的，先到餘燼中去找大孀孀的屍體。

可是大孀孀的喉嚨忽然發自背後，她大哭大鬧，拍

着雙手跑進村子來，跑到巧英面前，一把捧住她，搖拽着：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再也想不到如今我會破了家呀，我甚麼都完了。」

巧英也拭拭眼淚道：「大孀孀，我總當你燒死在小欄樓上了，現在你能够逃出一條性命，其餘事情再作計較吧，我們到區公所裏去看徐大生，村子上鬧了大禍，他在什麼地方呀？」

大孀孀哭得像瘋婆般，拍拍巧英肩膀道：「二師娘呵二師娘，莫提徐大生這個鬼了，我尋了他大半天沒尋到，他做了鄉長不管事，等榮大先生回來，槍斃了他方才消我恨哪！」

這時候，一個謠言傳來了，說是東洋鬼子又要上村來搜查游擊隊。巧英拉了大孀孀馬上逃出村去。一直逃到了家巷孀家，她的父親丁老三夫妻倆看見女兒這般狼狽模樣，又知道家裏失了火，便百般勸慰：

「巧英，你不用急得，東西燒光了怕什麼，燒掉舊的買新的，我們女界是發財區長，有的是錢，等他從縣裏回來，還怕不馬上安排你嗎？就是這位大孀孀也不用傷心，燒掉你房子，燒掉你東西，我們女界也要如數賠償你的。」

巧英道：「在路上我也這樣說過，你們有沒有鞋子給大孀孀穿，她還赤着腳呢。」

於是巧英的母親先去弄水來給大嬌嬌洗了腳，穿上鞋子，丁老三叫她先去牀上安置。她說：

「我怎麼睡得着，榮大先生害我一家一當燒個精光，假使我當初不把房子借給二師娘做新房，上一次我也不會受東洋鬼子兵的糟塌，這一次也不會被放火。」

巧英聽了滿不高興：「大嬌嬌；我也是聽敵人，你話中有話，聽得出來，好像東洋鬼子把你強姦放火燒掉你的房子，都是爲了我，我巧英害了你，哼，大嬌嬌；你要想一想：究竟是我害你？還是你害我的？」

大嬌嬌拭拭眼眶：「我害過你什麼呀？」

「哼，大嬌嬌，大家說難過話是誰都不肯讓誰的，當初辰光，誰肯跟他姓榮的做小老婆，還不都是你花言巧語，橫勸豎勸，硬把我的心勸軟下來，你又幫他們想下許多計策，嚇走林步三，講到借房子要你自己情願，當初你不肯借，他姓榮的不見得強佔你房子，再說姓榮的在你身上化了許多錢，得人錢財，自然要與人消災的，東洋鬼子強姦你，不見得是我叫他們來的，就是說今夜鬼子放火燒房子，爲來爲去，還不是爲了家裏有了一個和尚，大嬌嬌，你要想想看！」

大嬌嬌見她提起和尚，便偷眼看看了丁老三夫妻倆，死要面子爭辯道：

「和尚，和尚。二師娘不要說這話，和尚不是東洋鬼子的冤家，地面上的和尚廟宇儘多，爲什麼他們不去

放火燒廟宇？老實說：東洋鬼子相信菩薩，看重和尚的。」

巧英聽了格外生氣：「照你說榮大先生和我纔東洋鬼子的冤家是不是？東洋鬼子放火是爲了我和榮大先生是不是？」

丁老三插嘴上來：「禍已經闖了，你們也不必怨我，我怨你了。」

接下來是巧英的母親的話：「對的，過後怨報有什麼用，我家巧英她是不會害人的，誰要說我女兒害人，我死也不伏貼。」

大嬌嬌道：「你們不用自己人幫自己人，東洋鬼子頂恨的是游擊隊，二師娘此刻既已跟了榮大先生，不該常常再和林步三來往，林步三已經當了游擊隊，時常往來，說不定有人傳消息去給東洋鬼子，說不定今夜放火是爲了這一點，不過我並沒有說出來，可是二師娘偏偏却把事情推在悟法身上，我也不伏貼呀。」

丁老三有意無意地問：「那老和尚是你老人家的什麼人呢？」

「什麼人，爽快說明白了，是我的老姪頭，地面上同和尚姪上的很多，不是我一個，怕誰！」

巧英見大嬌嬌說得更強硬，使她更憤慨了：「你是女大亨呀，本來不怕誰呀，這種話說出來不怕丟臉！」

「丟臉！」大嬌嬌冷笑一聲；「我老了，二師娘呀

，丟臉也沒有關係，只是像那些年紀輕的，東搭西搭，見人都有胃口，不見得不丟臉吧！」

巧英這纔跳將起來，竄到大嬸嬸面前要挨她耳光，幸而丁老三把她拉得快，大嬸嬸沒被挨着，丁老三勸說道：

「好了，好了，你們向來是要好的，今日之下怎能翻臉呢，大家少說一句，常言道：相罵無好言，你們都誤會了，看我面子，大家別再作聲，甚麼事等我女婿回來了再說罷。」

大嬸嬸的氣好像平了些，偏偏巧英的母親冒了火，從中殺出程咬金道：

「老甲魚；不管你事，她既說到巧英見人都有胃口，今夜就得要她交出那些人來，交出，沒有屁放，若然交不出，我要和她拚命！」

大嬸嬸眼見她步步進迫，便退後了幾步，驀地裏展顏笑着：

「噢，希奇，大家不過說說的，難道就認起真來！

「誰跟你皮厚，即使我巧英軋一千一萬個姝頭，都是你拉的皮條，那天在戲場上看戲，楊老四的活鬼，也是你硬拉給我的。」

丁老三又搖手：「巧英，算了吧，你們向來住在一起，今夜又鬧了這樣大的亂子，何必大家都不肯讓步呢

？」

「爹爹，你知道什麼呀，她先來惹我，不是我惹她的。」

「老甲魚，你不要管賬好不好？」巧英的母親又說

丁老三有點怒了：「怎麼不要管賬，女兒是我養的，難道我就不能管賬！」

巧英的母親鼻子一縮：「刺」的冷笑一聲：「不要你的面孔，女兒由我娘管，沒你老甲魚說的話。」

「放屁！」

「放你的屁！」

老夫妻倆就此扭作一團，一刻又雙雙滾在地上，隣居人家都擠在門口看白戲，巧英去把大門上了門，再去勸架，大嬸嬸也上來拉勸，總算把丁老三拉開了，巧英的母親啼啼哭哭往房裏跑，大嬸嬸跟進去，先把自己的臉「拍拍」捺上兩記：

「丁家老婆婆：都是我不好，害你們老夫妻打架，我向你賠罪，明天我買副香燭來點點。」

這時候門外忽然囉哩起來，東洋鬼子到處掃蕩，誰都像驚弓之鳥，嚇得巧英的娘不敢再哭叫了，丁老三跑出門去探望，一回兒回來道：

「他媽，搖快船的買賣走夜路，看見一個老和尚死在路上！」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答應他去試試看。

榮區長從縣裏回來了，不用說得，徐大生搶着報告一切，榮區長說：「我在路上就得知情形，」接着責備徐大生：

「二師娘怎能放她到娘家去，我臨走拜託過你的，怎麼你毫不負責，大孀孀家房子燒掉，應該把她另外安置一個妥當的地方，你知道年輕人容易出毛病嗎？」

徐大生笑笑：「榮大先生；並不是我不管帳，皆因二師娘的事情，說起來也很難，嘿，她究竟是你榮大先生疼愛着的，我不能過份管帳。」

「什麼，你說什麼，二師娘難道有……有什麼隱情嗎？」

「沒……沒有什麼……嘿……」徐大生想說出來，夕臨時咽下喉嚨去，他只怕說出來時，與自己也有不利。榮大先生：你要想，二師娘也不是容易受人管束的人。」

榮區長白他一眼：「徐大生，怎麼你說話吞吞吐吐的，挺不爽快。」

徐大生只是低下頭來，笑笑，一歇又想着一樁事情：「榮大先生；你知道老牛被游擊隊殺了？」

「早知道了，唉，我少了一個心腹。」

「聽說游擊隊勢力越來越大了。」

「縣裏馬上要派大隊人馬下來掃蕩。我們地面上要

組織自衛團，限各大戶人家捐槍枝，頭等大戶捐二枝，二等大戶捐一枝，再次等的兩家合捐一枝，你要調查調查各鄉的大戶。」

徐大生馬上眉飛色舞：「榮大先生；這倒又是我們的好機會了，是否馬上實行？」

「自然馬上實行，徐大生；你趕緊派人到街鎮上去，把以前區公所的房子收拾收拾，我們的辦事處搬去，正式接收成立，這次在縣裏我正式拿到了委任狀。」

榮區長從懷裏掏出一件挺大的公事來，徐大生伸手上去，要想見識見識，榮區長給他看了，徐大生掛上了笑容：

「榮大先生；恭喜你。」

「大孀孀呢？她在什麼地方，派人叫她來。」

大孀孀一來就對榮區長落眼淚，徐大生阻止了她：

「不要哭，榮大先生已經正式當了區長，幾間房子榮大先生自然會造還你的，現在你去把二師娘接來。」

「多謝徐先生，多謝榮大先生，我一家一當完了，全要你們幫忙了，徐先生；你託我的事情，已經去過了……。」

大孀孀嚟明着，徐大生眼睛一霎道：「得啦，快去接二師娘，別的話不用說。」

大孀孀當即扭扭了笨巷去接巧英了。

「你託過大孀孀什麼事？」榮區長問徐大生。

徐大生支吾其詞道：「……我……託她……找……我個醫生，給我內入……醫醫……醫瘋癱病。」

榮區長對他笑笑道：「徐大生；我看你下半世做人做得也太枉爲，爲什麼不學學我呢？另外換一個玩玩吧，能够在混水摸魚的時候，落得尋尋快樂啊。」

這話可正說在徐大生的心裏，肩膀一抬，嘴角邊掛上一絲微笑：「榮大先生；說出來要給你罵的，你到縣裏去後，我幹了一樁荒唐事情，嘿嘿……」

「荒唐事情……」榮區長頗感興趣問：「呢呢，說出來聽聽看。是那一家娘兒給你攬上了，我知道你面上仁義道德，心裏男盜女娼啊。」

徐大生便將在邱寡婦家前後兩夜的經過情形告訴了他，榮區長圓瞪着眼睛道：

「好傢伙，邱寡婦給你攬上了嗎？誰拉的皮條？」

「楊老四。」

「楊老四，他媽，這傢伙真是玩娘兒的祖宗，一月糧食行怕要給他胡調光，徐大生；我知道邱家的瘋秀才不好惹的呀，你得當心點！」

徐大生皺皺眉：「對了，兩次夜裏都是爬牆頭進去，那老傢伙不饒辯子，就不容易爽快行事，榮大先生；嘿嘿……邱寡婦固然好，他媽，那小的一個還要好，至今還是原封的呢。」

榮區長聽了這話，把旅途勞頓都忘記個光，很興奮

地問他，小的有多大年紀？相貌生的怎樣？能不能領他去賞光賞光？

「榮大先生；你也可以心滿意足一點了，有了二師娘，還想換新鮮不成，快不要談這種話，二師娘快要來了，她比大師娘醋心還要重呢，呵呵……」

徐大生說了，便到那邊桌子前去翻戶籍冊子，把當地大戶圈出來，預備挨戶向他們去捐槍枝，一本正經地算是辦公了。

好久好久，大嬉嬉回來了，這時榮區長已在廟屋裏插鴉片，她先慌慌張張告訴徐大生說：

「巧英這貨色不在娘家呀！」

「怎麼，不在娘家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的娘老說是到這裏來的，而且今天一早就走出來了。」

徐大生眉頭皺緊：「中間出了毛病？」

「是呀，徐先生：你叫我怎樣去向榮大先生說呢？」

徐大生離開桌子，儘繞着圈子，喃喃地：「天呀，這個……這個，你我都有責任，……那……那就……」

「什麼，大嬉嬉，你去領的人呢？二師娘？巧英？」

榮區長驀地從廂房內跑出來。

大嬉嬉打着楞回說：「二……二師娘……她……她不在娘家。」

「不在娘家，在什麼地方？呀！呀？」榮區長整口俱厲。

徐大生不得不開口：「這個你不用急得的，二師娘或者是到親戚家走走也說不定，再讓大嬌嬌去跑一趟吧。」

「混賬，跑親戚她家裏應該知道，她家裏怎麼說的？」

「……………」大嬌嬌無言回答。

榮區長直逼近她面前：「喂！你這老太婆，看你樣子不像有好事，你馬上去，非得把二師娘領回來交給我不可！」

大嬌嬌只得掉身就走，榮區長大聲責備徐大生：「你們都是混蛋，我到縣裏去後，只知自己去鬼混攪女人，他媽，我託你照顧照顧，照顧得連人都鬆不到了，你……………」

徐大生不等他說完便道：「你榮大先生不用急得，二師娘不會上天去的，放心好了。」

「哼，說得定嗎，年紀輕輕的娘兒，你保得住險，你保得住險！」

榮區長拍拍自己的屁股，徐大生心裏也兀自在焦急，只怕怕巧英以前的妍夫——那當游擊隊的林步三，把她帶走，那就沒有辦法，但他仍舊好生安慰榮區長：

「我看，一切等大嬌嬌回來再說。」

榮區長陰沉着臉，呆某地坐在那裏，一歇又跑到大門口去探望，已是傍晚時光了，榮區長又跑進來，拉了徐大生朝外面走：

「我同你一塊到丁家巷去！」

徐大生沒奈何，只好跟他走，將到了家巷，太陽早落山了，路上碰着街鎮上雜貨鋪裏的收賬朝奉，便問他可會帶嬌嬌？

那朝奉回說沒有看見後，忙給他們警告：「丁家巷上現在有老游的部隊住着呀，你們趕快回頭走，他們還在外面放步哨呢。」

徐大生頓感不寒而慄，向榮區長說：「識相我們還是回頭走，沒有名目的犧牲是犯不着的，我說過的，游擊隊勢力正在擴大。」

榮區長本來認定性命最值錢，早已向後轉了，他叫徐大生走在後面，徐大生則走在他身旁，並肩而行，榮區長斥道：

「他媽，你好像還要比我怕死！」

「嘿，榮大先生，並不是我怕死，只覺得責任重大。」

「什麼責任？」

「還要幫你榮大先生在地方上幹些兒事情，老牛是你的心腹，死了，我也是你的心腹，再死了，你榮大先生的損失太大了。」

徐大生聽了，心裏一陣酸楚，再也不敢多說一句話。



榮區長嘆口氣：「徐大生，我看什麼心腹不心腹都是假的，大家都想保全自己，只有老牛的死鬼，他倒真是忠心耿耿的，然而忠心的都早死。」

徐大生聽出弦外之音，便笑道：「榮大先生，我有什麼地方不會忠心對你呢？」

「只要看今天的事好了，二師娘究竟是怎樣的情形？大嬌嬌遭遇了什麼變化，都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勇氣，爲我到了家巷去探聽探聽呢？」

徐大生至此不開口了，只是亦步亦趨的跟榮區長走着，天上的星星透出在烏青的夜幕上，不知什麼地方有烏鴉沒命的在叫，榮區長「噓」了一聲，手向空中一揮，說道：

「徐大生，不好，烏鴉叫一定有窮禍吧。」

徐大生打了個寒噤，但猶安慰着榮區長：「吉人天相，不要迷信吧，烏鴉生了嘴能禁止牠不叫嗎！」

「我只担着巧英。」

「巧英，二師娘，嘿，我看你榮大先生也不必過份把她放在心上。」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我現在不說，將來你榮大先生你自己會明白的。」

「你是我心腹應該告訴我。」

「不，我決不，唔，慢走，前面有兩個傢伙攔了槍

過來，等一等。」

等區長定神看時，果然，兩個攔了長槍的黑影正搖幌着過來，他緊緊地抓住徐大生臂膀，徐大生往路邊田岸下走下去，他也跟着走下去蹲着，以蔓草爲掩護，四隻眼睛向路上注視。

徐大生終於失笑了：「他媽，原來是小豬販子，扁担誤認作槍。」

榮區長責備他過份情虛：「我險些心都被嚇炸啦！」

兩個人從田岸下爬上大路，走了一段路，徐大生又發現前面有人影，而且站在那裏不動，好像有三個，三枝長槍，他叫榮區長看看，榮區長毫不在意地道：

「你又要草木皆兵，庸人自擾了，還不仍舊是販小豬的，措了竹扁担。」

「可是他們站在那裏呀！」

「也許他們在休息，趕快回去吧，我還要派人到丁家巷去探聽巧英和大嬌嬌的消息呢。」

兩人脚步都加快了，走不多遠，蕪地裏一聲吆喝：

「誰？誰？」

「呃，我們」徐大生回答，

榮區長已經發覺三個穿便衣的，都把步槍橫托在手裏，他反身奔逃，「砰」的一槍，子彈打他頭頂飛過，馬上仆倒路上，向旁邊滾，滾下田岸，滾到田裏，他就



在田裏爬行着。

半夜光景，他纔偷

偷溜回家去，麻皮榮師

娘大聲大氣道：「老傢

伙，還想着家，想得

着我這個人嗎！」

榮區長嘆一聲：「

我的親娘，少與我鬧整

扭了，剛才一條性命是

拾着的，徐大生來過沒

有？」

麻皮榮師娘誤會了他的意思：「徐大生，徐大生爲什麼到這裏來？哼，難道你吃準我和他有關係嗎？」

「我的親娘，話要聽聽清呀，對你說過了，剛才我的性命是拾着的，徐大生同我走在路上碰着游擊隊，一

槍打我頭上飛過，要不是逃得快，早到了陰間，看我腳

上的爛泥吧。」

說着，他蹣跚起來，麻皮榮師娘忙問：

「那末徐大生逃了沒有？」

「不曉得呵，這傢伙糊塗得要死，把游擊隊當作小

豬販，他媽，假使剛才我被打死了，一條性命就寄在他

手裏。」

「哼！」麻皮榮師娘白他一眼：「你們這兩個寶貝

自該差不多了，沒有良心的人遲早有報應，看你呀，弄了一個白虎星進門，一生一世也不會超生了。」

「我的親娘，難過話少說吧，燒水給我洗腳。」

榮區長洗了腳便上床，麻皮榮師娘也上床，把洋燈

火吹熄了。

「爲什麼要緊熄火？我有心事睡不着。」

麻皮榮師娘將他腦袋一推：「睡你的吧，怕死，以

後少做傷陰驚事，看你眞作孽，做了個區長，小老婆住

的房子會給東洋鬼子燒光。」

榮區長扔着一肚子心事默不作聲，眼睛望在帳子外

，房內起先是一片靜寂，後來忽聞床底下有悉索聲，還

當是耗子呢，再後來忽見一個蠻大的黑東西在地板上爬

動，嚇了一跳之後，又壯着胆迅速地下床，將那東西雙

手捧住了，那東西却哀哀求饒：

「榮大先生：我下次不敢。」

雖看不清面貌，聲音却聽得出，是村子上豆腐店裏

的夥計張三。

「他媽，張三，你躲在房裏幹嗎？」

「這裏師娘叫我來的……」

麻皮榮師娘這時也已下床，用力將榮區長往後一拉

：「見鬼，放他走！」

張三忙不逮去拔了房門上的木門，往外直竄而逃。

這一下榮區長可氣昏，甚麼都明白了，氣得說話發

料：「你把張三關在房內預備……？」

麻皮榮師娘又躺到床上：「別問我，只要問你自己，你娶了小老婆，不問我的事，當然要……。」

「要偷漢是不是？」

「偷漢，哼，你娶小老婆，我就不可以弄一個小老公！」

榮區長氣得七竅生烟，剛到床上將麻皮榮師娘一把抓住，大門外面忽然有人喊：

「榮大先生，榮大先生。」

外面老媽子起身預備去開門時，被榮區長在房內喝阻了：

「問清楚了再開門！」

門外回說是徐大生，榮區長纔算驚魂安定，心中一寬，知道徐大生沒有遭害，便吩咐江北老媽子快快開門。

榮區長捏牢徐大生的手：「你怎麼脫逃的？真爲你急死了！」

徐大生湊在榮區長耳朵邊說了一大陣，榮區長沉思好久：

「大生；恐怕他們不會相信我們吧？」

「絕對沒有問題，這位游擊隊司令以前我和他見過幾面，他也認得我，他說話再誠懇都沒有，他說我們做汪派區長汪派鄉長，一則爲生計，二則爲保護地方，十

分對我們說解，只要以後在暗中給他們游擊隊方面多些情報工作，非但不侵犯我們，而且還可以給我們一些津貼，他又說過：大家中國人，大家結爲國。」

徐大生這樣輕輕說了一套，榮區長又沉思了好久，

回答道：「那末大生，你給我做代表好了，我完全答應條件。」

「不，」徐大生說：「這位游擊隊司令非得親面和徐榮大先生聯絡一下不可，我保險，絕對沒有事的，假使他要尋着我們，還不是隨時隨地可以來抓我們，所以我想：我們應該表示一些誠意。」

榮區長橫想豎想，決定了：「好，大生；你等我一歇，我去穿了衣服一同去。」

不多一刻，他們兩人已走在路上，榮區長問徐大生：「他們的司令部究竟設在什麼地方呢？」

「鄭家祠堂。」

「巧英不知道怎樣了？是否仍在丁家巷娘家？大樁嬌不知有否回到區公所？」

「這不用急，和游擊隊司令接洽定當，甚麼都不成問題，榮大先生；這種勢口做人，只有騎兩頭馬最好，最太平。」

兩人一路談談說說，一歇功夫便到了鄭家祠堂，門口一擺指手提機關槍的對徐大生點點頭：

「來了嗎？」

「來了，司令在裏面？」

徐大生進了祠堂大門，咨照榮區長：「膽子放大些，沒有問題。」

榮區長嘴在答應，心却在亂跳。

走進第二道門，三個擋長槍的弟兄咨照徐大生：「

你一個人進去，這位先生旁邊一團裏坐。」

徐大生進去了，榮區長叫喊他時，馬上被那三個傢

伙喝阻了：「叫什麼呀，屋子裏去！」

榮區長乖乖地坐在屋子裏好久好久，始終不見徐大生出來，他耐不住問一個掛盒子炮的：

「對不起，我婆見司令。」

那人對他瞪一眼：「你要見司令嗎？司令早走了

。」

「那末徐大生呢？」

「也早走了。」

「那末我白等他們了，對不起，我也走了。」

那人突然將盒子炮拔在手裏：「坐着不許動，區長

做得寫威不寫意？小老婆討得開心不開心？今天請你在

這裏過夜，對不起！哈哈……」

「嘿，嘿，」榮區長在沒奈何中，對之作苦笑。

歇了好久功夫，忽然有四五個弟兄跑進屋子對他說

：「我們開拔了，請榮區長一同走！」

「走，到什麼地方去？」

「到什麼地方去。我們也不知道。」

榮區長心裏明白了，他拱拱手：「各位弟兄，能不能幫幫忙，我想和徐大生說幾句話，他證帶我來見司令的。」

「我們是帶你去見司令呀，走，走，我們可不能就擱飯光。」

榮區長心裏雪亮了，自己已被徐大生出賣，這是再也料不到的，他知道已是虎落平陽，叫天天不應，喊地地勿靈，甚麼都完了。

他拭拭眼淚，只好跟他們走。

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天亮的時候，到了一個大村莊上，被押在公堂屋裏，徐大生忽然跑了進來：

「榮大先生，真對不起。」

榮區長恨不得跳上去打他一個再詰問，可是沒敢動手，哀哀道：

「徐大生：我過去待你不薄，你不該今日之下把我

就此出賣，你要想想前，想想後，我姓榮的死不足惜，不過徐大生，你日後也要做人的。」

徐大生幌幌腦袋，放出貓哭老鼠的神氣道：「榮大

先生，這一點你要原諒我，事情完全是二師娘弄出來的，你不知道呀，口風我漏過給你了，那個林步……」

說到這裏，他掉頭看一看，接應低聲說：「林步三早奔了游擊隊，如今二師娘又和他在一起。」

榮區長一氣幾絕

「當真的？」

「我騙你，我就是忘八蛋！」

「她們陷害我？」

「你明白也就算了」

榮大先生；你能原諒

我，我也沒有法子，東

洋鬼子和汪派和平軍合

該數到了。」徐大生愧

愧腦袋嘆口氣。

榮區長也愧愧腦袋嘆口氣：「算了、算了。」

兩滴眼淚掉下來。

公堂屋外面忽然人聲嘈雜，男男女女到了不少，開

民衆大會了，說是要公審偽區長。

游擊隊司令親自出馬，榮區長從公堂屋裏押出來，

叫他站在長板凳上，游擊隊司令則站上八仙桌，他先報

告了榮區長的十大罪狀。其中有兩條是「強佔抗日同志

林步三的未婚妻子丁巧英。」

「非刑毆打抗日同志林步三。」

榮區長暗暗詛咒：「不要臉的賤人真有這回事，深

悔當初沒把林步三斬草除根，如今養虎貽患！」

「在場的老百姓。」游擊隊司令發言了：「你們說



：這個罪大惡極的偽區長，應該不應該殺？」

第一個喊「應該殺！」的却是被游擊隊殺死的保長

老牛的老婆，接着是許多吃過他苦頭的老百姓的吼聲：

「應該殺！應該殺！」

麻皮榮師娘也在場，一邊啼啼哭哭，一邊咒罵着：

「老烏龜呀，……他自己尋死呀！……要殺我的男

人，那小娘子也要拖出來殺呀……那拉皮條的老秦槍婦

也要殺呀……」

游擊隊中的弟兄跑上去喝住她，她反而罵得起勁，

那弟兄便恫嚇：再搗蛋也一同殺頭，她纔不敢再罵，豎

起耳朵聽着，只聽見游擊隊司令大聲說：

「我們抗日隊伍決不枉殺一個人，我們完全聽從老

百姓的話，老百姓說要殺，我們纔殺。」

當時老百姓中就有人提出來：

「徐大生爲什麼不殺？他也是漢奸，我們老百姓吃

過他苦頭！」

游擊隊司令手一揚道：「對的，徐大生本來也該處

死，不過他過去對於我們抗日隊伍有些小功勞，現在讓

他改過自新，戴罪立功，看他的成績，假使成績不好，

還是要殺的！」

「還有，司令；丁巧英過去爲什麼跟偽區長做姨太太

呢？」

「這個，各位老百姓要明白，丁巧英過去一時期是

受了惡勢力的壓迫，沒有辦法，現在她正式在部隊裏擔任婦女工作了，我們不必再追究，各位老百姓以為怎麼？」

全場拍手。

游擊隊司令對羣衆笑笑，點點頭說：「現在，我們的民衆大會結束了，各位可以回去做生活。」

榮區長即被拉下長板凳，由三四個弟兄用麻繩上綁，他的臉變了青灰色，他倔強地賴倒在地上，一個弟兄將他踢一脚：

「他媽，好不漂亮！」

麻皮榮師娘擠將上去，却被拉出來，榮區長被押回公堂屋時，他看見巧英和徐大生，他不喊徐大生而喊巧英，哀哀說道：

「我和你多少還有些夫妻之情，過去沒有虧待過你，難道就不肯搭救我一下，任憑那一個女人，心腸不會硬到這地步吧？巧英；我求求你，求求你……」

巧英瞟他一眼：「放心，你是不會死的。」

榮區長還想嘮叨時，巧英却走開了，想找徐大生，徐大生也不見了。

夜幕展開，弟兄們又要解送榮區長，榮區長哭了，他要求與麻皮榮師娘會最後一面，弟兄說：

「放心，你不會死的，司令還要和你談話呢。」

「司令真還要和我談話嗎？先生，以後我要做好人了。」

「你可以同我們司令去說。」

「先生；徐大生；徐大生在這裏嗎？我想和他談幾句話，徐大生他不該……不該……」

弟兄們不讓他說下去，便擁着他出了公堂屋，又出了村子。

天色變了，夜風括得「呼呼」響，墨黑的天幕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這樣的夜路是很難走的。

榮區長喘息着，已經走了許多路，弟兄們問他：「我們司令還在前面呢，你能走嗎？」

「能走，黑黑，能走。」榮區長強顏一笑，點點頭：「先生；你們的司令一定能够原諒我的吧？」

「能够，能够。」

又走了不少路，到了山坡上，榮區長疑心了：「先生；爲什麼走到這裏來？這裏沒有路。」

弟兄們沒睬他，到了一個山洞前，榮區長



更喘息得厲害，一個弟兄咳嗽，一個弟兄便說：

「休息休息吧，榮先生：你很累了。」

榮區長正在開口答話時，猛不防一個繩圈兒從他背後套到頸項裏，他心知不妙，要喊救命，然而說時遲，那時快，那繩圈兒早已猛的收緊，收緊……三個弟兄在動手。

榮區長終於乖乖兒的倒在山洞邊，一個弟兄伸腳在他肚皮上一踏，他放了個屁，便甚麼都完了。

接着，「蓬蓬」一聲，榮區長的屍體到了山洞裏；山洞裏是有水的，這裏面不知葬送了多少地方上的壞蛋的臭皮囊。

榮區長被解決了之後，地方上好像風平浪靜了一些日子。可是亂世當口，

那些村子上偏會鬧出男女風流新聞來湊熱鬧。

新聞是出在邱家村上。

邱家村邱族長管束

不好自己家裏的媳婦！

邱寡婦，他老人家不知捉了多少次姦，但偷嘴貓兒性不改。那夜，又被他捉姦捉住了，姦



天淫婦綁在祠堂裏庭柱上。

於是平日冷靜得慘地獄般的邱家祠堂，這大平空熱鬧起來了。男男女女擠滿，都在背後裏批評：

「唉，真是出醜呀，他瘋秀才還想自己有一百年洋話，媳婦要偷漢，除非把她那部份上鎖，一朝自己蹺蹺子，難道還管得着，我想想他是落得張一眼閉一眼了。」

「可不是，其實邱寡婦年紀也四十開了關，能教就教住一些，但等瘋秀才蹺了辮子，便是她的天下，到那時，儘她偷多少漢，就沒人管賬，何必今日之下活活出醜！」

「你們知道不知道三十好過四十難當，不過像她邱寡婦偷漢未免偷得過濫了，楊老四、徐大生還不過癮。他媽，豆腐店裏挑水根泉她也要，吃心修恨，真狠……」

說起挑水根泉，大家都對庭柱上看，根泉就被網綁在庭柱上，赤膊祇留着一條短褲，三月裏天氣說熱還不熱，皮膚凍紫啦，哭喪着臉不時叫人幫幫忙。

邱族長的瘋脾氣誰不知道，誰肯多嘴惹沒趣呀。只有邱寡婦纔够彊硬，她被綁在對面那支庭柱上，布衫褲兒都撕碎啦，亂頭髮都披掛着，在狼狽中却顯露出鎮靜。儘咬着自己的嘴脣皮。

可憐的還是她的兩個女兒，河香和阿梅，站在那兒

兀自下着眼淚，大家都知道，阿杏早壞了，壞在糧食行小老板楊老四手裏的。

邱族長這時打從祠堂大門口蹣跚跟跩的走進來，手裏擰上根趕牛的麻繩鞭，臉色鐵青，鬚鬚氣得抖動，走近邱寡婦面前，便舉起右手「豁」一聲，一揮。

心腸軟些的都閉起眼睛來。可是邱寡婦真吃硬，咬緊牙關不叫喚一聲，倒是她那兩個女兒沒命的哭着，「好爺爺；饒了媽吧；好爺爺；好爺爺……」

邱族長將阿杏阿楠用力推開，氣喘喘道：「今天我非得把你們這不顧羞恥的娘活活打死不可！」

邱家村上的男女眼見邱族長這樣沒命的亂打，近乎殘暴，邱寡婦和根泉身上一條夾一條的紫血痕，幾乎遍體皆是；大家都心有不忍了。

「這樣把他們打還不如爽快用刀來把他們殺死，省得他們活受痛苦，現在是文明世界了，當真還用得着這樣專制手段嗎！」

終於有人大胆嚷了起來，邱族長立刻目光向裏裏掃射，並喝問：

「是誰說的？誰說的？造反了，究竟是誰說的？」

他正在追究時，游擊隊人員忽然到了邱家村上，就有人把這幕慘劇報告了，這時候徐大生已經脫離了偽鄉長，在游擊隊裏做工作了，游擊隊司令叫仲戴罪立功，他居然也變了抗日同志，而且還是一個主任頭銜呢。他

和邱寡婦原有老交情，他得悉了，立刻帶了兩個同志跑到邱家祠堂，喝令邱族長停手，並奪下麻繩鞭子，加以斥罵道：

「老東西，看你活得不耐煩了，像你這樣的封建思想，在這個時代用不着了，你媳婦有什麼錯事，應該送我們部隊裏來，我們可以開民眾大會，老東西，你真太混蛋！」

當時，邱寡婦和根泉都被從庭柱上解放了下來。年輕男女大家都說徐大生究竟不比從前做漢奸的時候了，到了游擊隊裏，完全對眼筋。

邱族長頭腦頑固得厲害，眼見媳婦回到了家裏，他仍要對付他，但徐大生也起來了，

「老東西，再不識相，帶你到司令部去槍斃！」  
「什麼，你們游擊隊難道不講道理，我的媳婦與人通姦，做公阿爹的不能責罰她，你們有什麼法律？」  
到族長憤慨地說。

徐大生對他冷笑：「我們是中華民國的法律，你講的清朝法律，民國世界講不通了！」

「民國世界，唔，民國世界男人就可以隨隨便便引誘良家婦女？」

「沒有這話，我們當然要辦這種人，豆腐店裏的根泉已經被我們扣留了。」

邱寡婦儘坐立不安啼啼哭哭，徐大生便乘機責備她



道：「還哭什麼來了，事情不能全怪你家公阿爹兒，只怪你自己太濫污了，怎麼連豆腐店裏的長工都要呢！你自己也得思量思量。」

邱寡婦一邊哭一邊訴說：「我年輕辰光死了丈夫，誰來憐惜我一些兒，男人全是沒天良的，今天說得甜言蜜語，明天就連根忘了，豆腐店裏根泉他良心好，待我好，我死也要跟他，嗚嗚嗚。」

邱族長又聽得火冒了，隨手找來根竹棒要將她打，仍給徐大生攔住了：

「不能夠打她，由我們來處置，你把她交給我，我們自有辦法。」

他這樣說，心裏也付邱寡婦說話，句句嵌骨頭。

這天徐大生以游擊隊的主任身份，把邱寡婦和豆腐店裏的根泉帶走，帶到另外一個村莊上，先派人把根泉解往司令部，然後他去找了一個宿處，關起門來，對邱寡婦說：

「你得明白，我徐大生現在不能像從前那樣糊塗了，從前我是汪派鄉長，甚麼都可隨便，現在我是游擊隊長，要顧到民衆的批評，所以你地方不能時常來，我不來，你就私通別人，那你對不起我。」

邱寡婦竟直截了當地回答：「並沒有對不起你，我需要男人，我沒有男人的日子比甚麼都難過，徐先生。」

徐大生瞪目了：「唔，沒有男人你就不能過日子嗎。真的嗎？好像伙，你竟然是武則天投胎了！」

「我不懂什麼武則天武則地。」

「你不懂，混蛋，今夜我警告你，以後不許再鬧其他男人發生關係，要不然，我姓徐的就要你性命！」

邱寡婦只是拭眼淚，沒有回答，徐大生忽向她求歡，她以身上的鱗傷推却了，徐大生遂給了她一些錢，叫她回去，好好兒度日，有機會時來看她。

她要求就擱在那裏，又要求跟他一同走。

「這不能夠，我的頭顱要保牢，不能爲你犧牲，游擊隊司令是鐵面無私的，該知道；那榮區長死得叫人太寒心！」

邱寡婦離開徐大生回到家裏，第二天就患了傷寒症，第五天上便死了。

這消息傳到徐大生耳朵裏，他嘆息一聲：「罷了，罷了，這種女人死了也好，倒是……倒是……」

他想起了她的兩個女兒，阿杏和阿梅，總老掛在心上丟不下。

丟不下，他便時常到邱族長家裏走動，瘋秀才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現在却獨願忌徐大生，原因是徐大生一再搗出游擊隊牌子，指摘他是個頑固份子，並且說：游擊隊要消滅頑固份子，又說：邱寡婦是硬被他逼死的。

他會警告過他，「兩個孫女你要好好待她們，要不

要不然馬上帶你到司令部去。

邱族長沒有還價，大家都說他遇見了尅星。

阿杏阿梅對於徐大生又感激，又惡恨，感激的是他不許邱族長嚴厲管束她倆；惡恨的是他時常糾纏不清，有時還賊忒嘻嘻，動手動腳。

那天，徐大生又到邱族長家裏，邱族長患氣喘病，不能起床，他便找到阿杏阿梅姊妹倆，居然用一派教訓口吻說：

「你們姊妹倆要好好兒的，親娘死了，爺爺害了病，想來也只是活一天算一天，你們要是不歸正，哼，將來你們就要吃苦！」

阿杏刁皮，點點頭：「是的，徐先生；聽你的話就是了。」

「嗚，阿梅；你知道嗎？我平常最關心你，你也有這麼大了，我眼光看下來，此地邱家村上油頭光棍很多，你可不能跟他們瞎混在一起！」

「徐先生；你幾時看見我同油頭光棍混在一起的？」

阿梅擡起嘴巴，氣膨膨地，面孔朝了牆壁。

徐大生望着她發育得豐盈的背部笑了，一隻手搭將上去，把她撥轉身來：

「阿梅；你不同油頭光棍在一起頂好，你得知道，像你這樣年紀的姑娘最容易出毛病，好比一個炮仗，經

不得藥練一點，馬上會爆炸的，對於阿杏，我倒不怎樣担心，因為她已經壞了。」

「哼，」阿杏也掉轉臉去，咕囁着說：「徐先生；難道你看見我壞的？真是說的什麼話，你是大人物，我們是鄉下姑娘，吃糠層的，即使壞了又怎麼樣。不見得會賣給你徐先生，送給你徐先生！」

這話說得很鬼呀，本來徐大生要惱羞成怒，但他並沒有發火，反而伸手去撫摸她頭髮：

「阿杏；呵呵呵，你的嘴很厲害，吃不消吃不消，你恨我吧；呵呵呵……其實，我不過是歡喜你們，要你們好罷了。……阿杏；楊老四還來嗎？呵呵呵……」

「楊老四，他蹩了辮子。」

「呵呵呵，你咒得刻毒，告訴你吧，阿杏；楊老四這傢伙，說說是糧食行小老板，有些身價的，其實也祇是個油頭光棍，我知道你壞在他手裏，現在，他就不把你放在心上，你是黃花閨女，爲你想想，太不合算。」

阿杏俯着頭，不作聲，一歇功夫竟然噙泣了。

「阿也喂，阿杏；幹嗎傷心起來，想……想楊老四吧？」

「去你的！」

「不想楊老四，那末一定是想嫁老公了！嘿嘿嘿……」

這時阿梅開口了：「徐先生；少說幾句吧，你是堂

「當皇皇的大人物，偏來管人家閒事。」

「什麼閒事，這是正正經經的，我倒真想給你姐姐做媒人，你娘活着時候，我總算和她有些交情，否則我爲什麼跑到這裏來管你們的事！」

徐大生索性坐了下來，蹣起腿，眼光釘牢她倆身上，要找出一些什麼來似的。

阿梅瞪大眼烏珠：「看徐先生真滑稽，我們身上又沒花，有什麼多看出來呢。」

徐大生指頭在鼻子下一劃，笑道：「阿梅；我在研究呀，壞過的大姑娘與不會壞過的大姑娘究竟兩樣，譬如，譬如。」

阿杏不耐煩了，揩揩潤濕的眼眶出去了。祇剩下阿梅，她也到牆角邊去取了柄鐮刀，又拎一隻篋筐，頂備出去剝草。

徐大生却將那篋筐奪下：「阿梅；我有話同你談呀，來，來，來……」

阿梅被拖住，她憤慨地：

「談什麼呀？徐先生；你是大人物，可不要同我們吃糠屑的鄉下人糾纏？」

「我又不會把你吞下去，我就愛你，天真有趣，噲噲……」

徐大生一邊說，一邊手不肯安頓。阿梅緊腳說道：「我的親老子，有話要談快些談吧，我要去割草給

牛吃，辰光不早了。」

「早哩早哩，嘿，阿梅，阿梅；你要不要我歡喜？」

阿梅氣得沒奈何，只會對他好笑了，而徐大生則認爲有意思，忘了形，竟擁抱了她，蹣起嘴唇，恨命的吻她，這一下阿梅可怒了，舉起手中鐮刀向他頭砍去。

徐大生急向牆角落退走，一邊急聲急急氣地嚷。當阿梅舉着鐮刀逼近牆角時，他又急急鑽進八仙桌底下，又從那邊鑽了出來，拔腳往大門外逃走。

阿梅追到大門口方才站在那裏罵道：

「不要臉的東西，枉爲你是大人物，畜生都不及，我不怕你，你去叫游擊隊來槍斃我好了，省了吧，以前也是漢奸坯子……」

她罵了個痛快，村子上的跑來問情由，她難以爲情回答，便把大門一關，跑進裏面去，只聽見邱族長在病榻上叫喊。

「爺爺，你喊誰呀？」

「喊你，阿梅；你跑進來！」

阿梅走到邱族長房裏，站在病榻前，邱族長半個身體靠在床欄上，喉嚨喘聲像拉鋸。

「阿梅；你噲噲噲……在……租……誰吵鬧？」

「徐大生不要臉，他忘了自己的年庚八字，同我……」



「同你……什麼……？」

「同我個七輕八的  
嘍，爺爺，我恨死了  
。」

邱族長搖搖頭，喘  
息了一陣，掉下兩滴眼  
淚水道：「阿梅……你  
乖……乖些……現在  
是……亂……亂時世，

天……天生是……這……這輩人當道，我爺爺以……以  
前也……也不……不買他們賬的，現在可……可也見他  
……他們……怕了。」

阿梅落眼淚：「爺爺，照這樣說來，當今世界，只  
有做壞人纔有飯吃，人家纔會見他怕，好人是做不得的  
。」

邱族長撫抹一陣胸脯，然後喃喃說：「你年紀還  
……還輕，不……不懂得，阿梅你：你要知……知道，你  
……那死鬼娘活……活着時候不掙氣，軋併頭人，我們  
我們邱家的祖宗在坟墓裏也要放聲大哭的，我們上代都  
是做官有功名的呀。」

接着他捏住阿梅的手：「好……你出去做事吧。」

阿梅走出臥房，便到大地上割草。因為天光晏了，  
顯得一片寂靜。

阿梅就在寂靜中俯着身體割草，沒多久，已割滿了  
半筐光景，疲倦的時候，就在那邊一棵銀斷橫倒草間的  
樹桿上坐下休息。

清明節後的天氣，老是那樣晴朗得可愛，紅紅的一  
抹夕陽返照在面龐上暖得有些異樣。

「壞了的大姑娘與沒有壞的大姑娘究竟兩樣……」  
阿梅就想起了徐大生說的這句話，再想下去：「壞  
，是大姑娘都要壞吧？？」

究竟春天了呀，莫怪阿梅胡思亂想。一頭黃公  
狗和一頭黑母狗儘在那邊田岸上追逐，像打架又不像打  
架，那頭公狗老用鼻子在母狗身上亂嗅。

阿梅隨便拾了一個大泥塊，向田岸上擲去，兩頭畜  
生受了驚嚇變溜到別處去了。

「噓噓」

這聲音突然發自阿梅背後，慌忙掉轉臉去，只見李  
家莊李阿根的兒子龍生，牽了一頭黃牛走過來。

「你這樣伙老會嚇人！」

龍生笑着：「阿梅；這麼晏你還在這裏幹嗎？」

「割草，你管我；你爲什麼這樣晏纔來放牛的？」  
龍生沒聽見似的，逕自把牛繩扣在樹根上，拍拍屁

股坐到樹桿上：

「阿梅：人家都說我，轉你念頭，想和你軋併頭，其實天地良心，我沒有這意思，天老爺爺是曉得的，土地菩薩也曉得的。」

阿梅白他一眼：「人家在放屁，你理他們這輩活鬼呢。」

「可不是嗎，爲了他們冤枉我，今天早上我和他們打過一場架，他們六個人打我一個，你看，我大腿上被打出一塊青，手臂上也被打出血來。」

他捲起褲管與袖管。

阿梅有意無意地瞥了一眼，果見他腿臂都有傷，心腸一軟，禁不住問：「該死的，痛不痛？」

龍生的腿一伸，臂膀也一伸，「哼，年紀輕輕小夥子，這一些小痛苦熬得住，不怕，不怕，他媽，他們六個人公打我一個不算好漢，我約他們明天一個打一個，看誰討饒？」

阿梅看他笑得好笑：「龍生不要闖禍吧，被人家打壞了犯不着，你打壞了人家也逃不了。打相打不會有好結果的，一個人不要鬨氣，要想想：丁家巷了老三的女兒爲什麼當初不肯嫁給你？」

「她罵我家窮。」

「不見得光是爲了窮吧？看你鬨氣也是原因，知道嗎？」

「噫……其實我良心是好的。」

「我曉得你良心好，可是別人不曉得你良心好。」  
「哼，阿梅；不要提那濫污婊子，看她一歇跟汪派區長做小老婆，一歇和東洋鬼子七搭八搭，一歇又會跟做游擊隊的……我就要罵她死不要臉。」

「龍生；這話在這裏同我說沒有關係，外面任何人可不能說呀，要是誰搬了嘴，你就危險，聽說丁巧英現在已經在游擊隊裏做了官哩。」

「哼，作孽，女人也好做官，真是個皮大王。」  
他剛說罷，忽聽見「悉索」，蔓草和樹枝的響聲，徐大生那張陰險得怕人的臉，出現在面前：

「好，阿梅；看你不出，原來你還有這麼一套，這小鬼你看得中？他家這頭牛還是借來的呀，他是一生一世沒有出息的呆蟲，你要眼睜張張開呀！」

阿梅不置答覆，又逕自去割草。

龍生要牽了水牛走時，却被徐大生攔住了：「不許走，不許走，你是李家莊上的人，爲什麼把牛放到邱家村上來，是不是跑來探聽游擊隊消息的？」

龍生頸項一伸，咽了口唾涎：「我到這裏來放牛，你徐先生不要冤枉人。」

言猶在耳，兩記耳光却早飛了過來，龍生被打得雙手捧着臉頰。

徐大生還要將龍生打時，阿梅跑了上來：「你是大人物，他在這裏放牛沒犯法，爲什麼要打他？」

「哎油油，乖乖，他是你什麼人？大姑娘要顧些面子！……我說他犯法就犯法，我要打他就打他，誰敢噲嘯！」

龍生也倔強着，罵徐大生惡棍。

「我送給你打好了，打死我怕你不抵命，你靠了游擊隊頭欺人，將來一定沒得好死！」

徐大生見他哭出胡鬧糾纏，便將他的牛牽了跑：

「他媽媽，你這小賊骨頭，老子把你的牛充公！」

龍生見他牽牛，這纜發極了，上去攔住他，被他一推，險些跌了個筋斗，阿梅也上去攔阻，也遭他辱罵：

「他媽，你這小濫污貨色，再管閒帳，就要你好看！」

龍生雖也長的成人了，可是還跟孩子那樣，哭哭叫叫，鼻涕眼淚一齊來，雙手拚命拖牢牛尾巴不放鬆，又大聲嚷着：

「爲什麼要充公我的牛，牛是我的性命，牛是我的性命！」

徐大生面孔緊繃着像闖王：「我就要你的性命！」

阿梅恨極了，用鑊刀柄在徐大生腿上擗上一下：

「欺欺鄉下種田人不是好漢，當了游擊隊有種去打東洋人，你要充公他的牛，你就把他的人牽去好了，人家一家老小都靠牛吃飯。」

徐大生這時覺得大鬼纏不過小鬼，奈何不得，便逼問龍生：「你嘴還兇嗎？」

「你自己先兇！」

「他媽，你這小忘八蛋停天再來收拾你！」徐大生咳一聲嗽，彈彈眼烏珠走了。

他走後，阿杏却氣喘喘來找阿梅，說是她們的爺爺危險了，只剩一口痰在喉嚨口，阿梅急得甚麼似的，帶了篋筐鑊刀直往村子上奔，一邊嚷：

「爺爺，爺爺……」

回到家裏，爺爺却已經斷了氣。

可憐邱族長只和媳婦相差沒幾天，一前一後到了閻王殿上，有人就說：

「這是邱寡婦在陰間把他活捉去的，假使不是他這次捉她姦，不被綁在祠堂屋裏毒打，她不會得病，即使得病，也不會死。」

邱族長活着時，孫

女兒阿杏和阿梅雖也恨他，但自從邱寡婦死後，親人只有他一個，爺

爺究竟是自己的，況且

邱族長眼見自己的媳婦

死掉，也變得很緩和了

阿杏阿梅儘在屍體

旁邊哭個不停，怪傷心



的，村子上的人來幫忙。邱族長是一族之長，小輩們應該替他辦理身後大事，親戚也接來了。老長輩們都在商量，邱族長死後，沒有現款丟下來，棺材店是不肯欠帳的，主張把田地賣掉一部份，房子也賣掉一部份，不過兵荒馬亂勢口，即使真有錢的人家，也不肯買田受地，死人躺在板門上，又不能像豬肉可以用鹽醃起來，天熱是要出蛆的。

恰巧徐大生來了，居然貓哭耗子，嘆了一陣氣說道：

「人是好人，可惜太頑固了！」

他接着便對那些長輩說：「你們相幫邱族長辦身後大事很熱心，我很佩服，用多少錢，統統由我担任。」

他這話出口，沒有一個不說徐先生慷慨。

於是老長輩們叫阿梅阿杏過來說：「兩個大姑娘：

如今你們的爺爺橫倒下來，現錢一個沒有，賣田賣地沒有人要，幸虧這位徐主任樂善好施，把一切費用都担任下來，你們兩人應該向徐主任磕頭道謝。」

阿杏却開口道：「各位長輩聽我說一句，我們這種人家，是不該白瞞人家施棺材的，我們不肯担這種名譽。」

此話一出，害得幾個老長輩氣得鬚髮發抖：

「好，好，阿杏；算你利嘴會說，哼，你們這種人家名譽太好了，好得過頭了，你的娘濫污三鮮湯，家裏

像開花烟間，還講得出名譽呢，看你樣子，也不像個好貨色。」

阿杏被罵得哭了。

老長輩們乃向徐大生致歉：「徐主任，真對不起，這姑娘的話只當放屁。」

徐大生苦笑一笑：「沒有關係，這姑娘很壞，嘸，很壞！你們叫阿梅說吧，阿梅這姑娘我很看……看得起她。」

「聽見了沒有？」老長輩們便對阿梅說：「徐主任很看得起你呀，這是不容易的，你家爺爺身後的化費都由徐主任惠鈔，你說好嗎？」

阿梅眼見長輩們都動了氣，不敢得罪，況且爺爺躺在板門上不收屍也不是辦法，便刁皮地回答：「你們長輩說了，做小輩的還能反對嗎！」

徐大生裂開嘴巴笑了：「好呀，我說阿梅有道理呀，嘿，嘿……」

「那末阿梅；你應該向徐主任磕頭道謝。」

阿梅對徐大生眨眨眼：「他們游擊隊講究新派平等，不作興磕頭的，不相信，你們問徐先生。」

徐大生不待詢問忙答：「不錯，不錯，磕頭用不着。」

阿梅為討好眾長輩起見，便自動向徐大生鞠躬：「我向徐先生鞠個躬吧。」

徐大生「哈哈」大笑，認爲非常滿意。

一切都決定了，老長輩們都走了，阿杏却在那裏哭得傷心，誰也沒去睬她。阿梅心酸，上去拉她手道：

「姐姐；我們姊妹兩一時沒辦法呀，我們這份人家既已到了這種地步，甚麼都不能照自己心向了，但等爺爺下了棺材後，我們再想辦法吧。」

阿杏經她一勸，便停止悲哀：「要當心那姓徐的老賊。」

阿梅點點頭。

不料恰好徐大生闖到面前，眼烏珠彈出：「什麼姓徐的不姓徐的，是不是罵我？」

阿梅趕緊扮笑臉：「別纏錯了，我姐姐說想不到姓徐的良心真好。以前沒有這樣好……」

「當真她這樣說？」

「不相信只好隨便你。」阿杏拉着阿梅走開了。

徐大生鬆開臉笑啦，眼烏珠盯着阿梅的背影。

「他媽媽，這兩塊肉最好都弄到嘴，」

邱族長已經入土爲安，從此邱家村上再也不聽見瘋秀才罵人了。

代替邱族長的，長輩當中只有邱大順，這傢伙年紀有五十多，可是愛錢如命，平常不許在夜裏點油燈的，媳婦做了新布襖不敢換。

不過他筆墨來得，這次邱族長的喪事，全由他經手

。這天，他捧了一本小賬簿到阿杏家來，徐大生早等着他算帳。

「徐主任；現在各式東西都貴，邱族長葬費一共是五十八萬六千九百七十五元五角四分五厘三，五厘三也不必算了，嘿，破費你徐主任，真真說不過去。」

徐大生淡然一笑：「好吧，暫時欠一欠。」

邱大順一急幾乎要厥去。「徐……徐主任，這……不成功，棺材店棺材錢昨天就來收過了，雜貨店裏的人剛剛還來過，還有柴行裏，豆腐店裏都……都不肯欠帳，徐……徐主任；我……我想遲早要付，不如付給他們。他們做生意買賣也難。」

徐大生儘呼着香烟，眼珠子望着牆頭，右腿擱在左腿上，一抖一抖，沒有回話。

「徐……徐主任……，他們做生意買賣的也很難。」

邱大順嘮叨着。

徐大生噴出口濃烟，懶洋洋道：「邱大順；有了錢再付，大不了加他們拆息好了。」

「這如何使得，徐主任……」邱大順急得跳脚，將帳簿捧在手裏，儘在兜圈子，那副神情，阿梅看在眼裏，耐不住「格嗤」一笑。

「你還要笑，還笑得出，阿梅；你們真害人，死人死到我頭上來，我完全熱心盡義務，你們姊妹兩個也該向徐主任求求情。」



邱大順跑過去拉阿梅一把。

阿梅叫了一聲「爺爺」，說道：「徐先生既然沒有錢，我們不能硬逼他，我們姓邱他姓徐，根本不能勉強，爺爺；我想，我們的田地房子，統統賣給你吧。你爺爺很慷慨的。」

邱大順跳跳腳道：「好了好了，我只好上吊，這種屁話虧你說得出，我那裏有錢買你們的田地房產呀？我大順在村子上，比誰都窮呀。」

徐大生仍舊坐在那兒悠悠地抖着腿。

阿杏這時委實忍耐不住，身體掉轉去，面孔望着門外說：

「既然不肯付錢，爲什麼鬧場神氣活現做大老官。哼。」

這話刺得徐大生太厲害了，一跳八丈高，上前去要打阿杏耳光，阿梅竭力阻住他，一面叫阿杏走開。

阿杏又罵了幾句，才走開了。

徐大生還是怒不可遏地大跳大嚷：「我今天一定要打死她，一定要打死她，她會犯官長，她破壞抗戰工作！」



他一面罵，伸手到腰際去拔手槍，「我一定要打死她這個小皮！」

阿梅忍不住把胸脯挺起：「你要打死我姐姐，就打死我吧。」

徐大生看見阿梅挺起胸脯嚙處隆起的部份時，又把一股怒火拐下了。

「阿梅，我爲什麼要打你，你很好。你說話雖兇，但兇得有道理，阿杏這小皮太混蛋了，遲早得打死她！」

他手槍塞到褲帶上去，又坐了下來，又呼上香烟。這時，屋子裏又來了幾個老長輩，是邱大順去叫來的。

他們陪足笑臉要求徐大生說：「徐主任；請不要使我們大順哥爲難，他委實被店家逼得沒法，你徐主任是言出如山的，量大福大。」

徐大生瞠一眼：「用錢沒得關係，不過要用得有個名目，盡了義務有什麼權利可享？你們替我想過沒有？我姓徐的，甚麼飯都吃過，不是瘟生洋盤。」

大家都瞠目，大家都不懂他意思：「盡了義務，有什麼權利可享？」奇怪了，他爲什麼要問這話？不妨問問他。

「徐主任；你要享什麼權利呢？」

「這個要你們說。」

「我們都是鄉下土老兒，嘿嘿……不懂得。」

「不懂得，要我付錢怎麼懂得的？」

「嘿，徐主任；請勿生氣，我們甚麼話都講得明白。」

「那麼快些講呀，我吃了公事飯，處處地方尊重你們老百姓意見，我的錢不容易賺，游擊隊司令部給我兩塊錢一個月，我那來許多錢做好事，所為的又是什麼？你們應該明白。」

於是邱家村上的老長輩們私下商量。邱大順說：「我明白了，徐大生一定要族長家的田地房產，不過不好意思開口，因為游擊隊有規矩，不許該鈔票買人家產業，所以口口聲聲要我們說出口。」

「對了。」

「對了，一定對了。」

於是邱大順跑去對徐大生說：「邱族長的全部田地房產，都可以賣給你徐主任，只要留一間屋子兩三畝田地，暫時維持阿杏阿梅的生活。」

「阿杏阿梅的生活由我維持，田地房產我並不要，不過手續關係，不能不做，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阿杏阿梅兩人，日後須歸我管束，一切由我作主，旁人不得干涉，你們答應得下，該寫一張契約給我，知道嗎？」

徐大生這纔把話說明白。

邱大順即一口答應，其他老長輩也認為問題小，於是馬上開始動手寫契約，由徐大生自己起稿，邱大順照抄一遍，老長輩們畫花押，不會畫花押的，寫個十字，最後，徐大生說：

「阿杏阿梅也要畫押。」

邱大順把阿杏阿梅叫來，叫她們畫押時，阿杏道：

「大順爺爺和老長輩們畫了押還不能算數嗎？」

「是你們姊妹兩人的事，當然你們要畫押的。」

「紙上怎麼說？」

「怎麼說，告訴呀。」

這裏的田地房產，統由徐先生執管，你們姊妹兩個也要聽徐先生的話。」

「他姓徐的是我們什麼人，為什麼要聽他的話？這個不答應！」

邱大順對阿杏眼睛一彈：「不答應也要你答應，腦子好不清，可知道徐主任完全是熱心，他拿出錢來給你們爺爺料理喪事，當真不受抬舉，混蛋！」

他放出老長輩的眉眼，阿梅見情形不好，便急忙走上拉開阿杏：



「大順爺爺；我姐姐不會說話，你們要怎樣，當然不能反對的，我們一人畫個十字吧。」

徐大生望着阿梅笑咪咪，點點頭：「畢竟阿梅懂道理。」

阿杏阿梅都在契約上劃了十字。

徐大生很得意地把那契約塞進口袋：一邊對邱大順說：「好吧，明天叫棺材店，豆腐店，雜貨店向我收帳好了。」

邱大順如釋重負，遂將那本小賬簿交給了他。

「徐主任；你陰功積德，阿彌陀佛。」

「不，邱大順；一回兒你到街上隆興館來喝酒，我請客。」

邱大順受寵若驚，果然一回兒應約前去，大家三杯下肚，徐大生說：

「邱大順；以後你有什麼困難，只管來找我好了。」

「多謝多謝，徐主任肯照顧我，再好都沒有。」

「邱大順；現在我想有一樁事情先拜託你。」

「你徐主任會有什麼事託我呢？嘿嘿……」邱大順心在跳。

徐大生就附在他耳朵上，咕嗒咕嗒說了一大套。

邱大順皺了皺眉，但又堆上笑容：「這個我想，我們邱家村上是不會有人出頭干涉的。倒是大的一個——

阿杏，只怕難對付，她很兇。」

「阿杏，我有辦法。」徐大生點點頭說：「先把她送出去。」

「送出去，送到那裏？」

「送給人。」

「送給誰呢？」

「那天跟我一同到你們村子上來的王先生，他看得中阿杏，他在游擊隊中很有些勢力。」

「不知阿杏肯跟他？我們邱家村上是不會有問題的。」

「只要你們邱家村上沒有問題，老實說，由她阿杏怎樣呢，看見槍桿子總是怕的！邱大順，假使事情能順利成功，我一定重謝你老人家。」

徐大生一邊說，一邊給他斟酒。

邱大順捧住酒杯：「你徐主任的事情，那裏談得到謝不謝，我想：要是游擊隊裏有什麼掛名差使弄個做做，讓我外面活動活動，也就好了。」

「那可以，那可以，邱大順；你老人家可知道，我和游擊隊司令老朋友囉，要不然，榮鳳長送命的時候，我早也靠不住了，我所以不死，就因為這一點關係。」

「這就是見得你徐主任做人兜得轉。」他們兩人談談說說，密商大計，一直吃到傍晚，方

纔放杯，走出峰巒館；徐大生又想拉邱大順到燕子窠裏去。

「燕子窠新近被游擊隊捉光了，徐主任；街上是沒有的。」

「有，你跟我跑，這一家由我保險。」

「邱大順陪伴徐大生抽了大煙出來，已經是黃昏時光，他問：「徐主任；你在游擊隊裏做工作，怎麼能够抽大煙的？」

徐大生拍拍他背：「你老人家要明白；我這個游擊隊是與眾不同的，司令先生只要我做些情報工作，並且停一時期還要我去同鬼子汪派接近呢，老實說一句：這勢口還不是爺來爺好，娘來娘好，只要有鈔票給我進帳，我叫他親老子都情願。」

徐大生老有些醉意了，他對邱大順說：「今夜我要把阿梅試試看，你以為如何？」

「儘可試得，她的爺爺死後，還有誰來幫她說話，所以只管放心。」

徐大生終於仗着醉意，去敲阿杏家的門，阿杏這時正在洗滌碗盞，聽見是徐大生的喉嚨，料他不懷好意，便把燈火吹熄，默不作聲，阿梅剛從後面屋子裏跑來。

「爲什麼不點燈？」

阿杏「噓」一聲，輕聲道：「不要響，徐大生這個討債鬼在敲門呢。」

阿梅一聽，果然聽見徐大生在外面大聲大氣嚷：「開門，阿梅，開門，阿杏！他媽，裝作不聽見是不是？」

阿梅輕聲說：「姐姐：開門讓他進來吧，看他怎麼樣？」

「我不要去看見他的鬼相，不許開門！」

徐大生在外面依酒詐瘋了，拔出手槍對準大門「砰」的一槍，阿梅急得要命，只怕闖禍，忙說：

「我一定去開他進來，你怕他，我可不怕，姐姐：任憑他是一隻老虎，我也有辦法對付他，放他在外面反而不好。」

阿杏攔阻她不住，只好讓她去開門，自己連碗盞也放着不洗了，慌慌張張，躲到後面羊屋裏去。

徐大生已經叫鷄着走進來：「他媽；你們不開門，這房子已是我的了，我要叫你們搬出去，只好搬出去，混蛋東西。」

他把手槍捏在手裏，蹣跚踉蹌往裏面走，阿梅擎着美孚燈照着，一面伴爲賠罪：

「徐先生；我娘和爺爺都死了，全靠你照顧我們了，剛才我在後面屋子裏，沒聽見敲門，所以門開遲了，你徐先生可不能動氣的，真對不起。」

「什麼對得起對不起，老子是化了鈔票來的，五六十萬，這數目不小呀，你們請不要瞞騙！」

阿梅只管軟，陪笑臉；「徐先生；就在這裏坐吧。你今夜多喝了酒，在什麼地方喝酒的？嘿嘿……徐先生……」

徐大生便在堂前坐下，眼睛儘對阿梅留個不息，忽然又裂開嘴笑了，一面玩弄手裏那支手槍說：

「阿梅；你是好的，我很明白，你的姐姐才是壞東西，她在什麼地方？」

「她……她到親戚家去啦。」

「到親戚家去的，也好，今夜不回來？」

「不……不見得回來了。」

徐大生更得意：「阿梅；你領我到後面房間裏去，我酒喝多了，想睡，想睡，阿梅；今兒晚上你要陪陪我。呵呵……」

阿梅始終笑嘻嘻：「看徐先生喝多了酒，還是早些回家去舒服，只怕徐師娘在家裏等你呢。」

徐大生眈眈眼睛：「什麼徐師娘不徐師娘，徐師娘早就蹺了辮子。」

「你說謊話，我知道徐師娘沒有死，你徐先生咒她可不作興。」

「不是我咒她，阿梅你可知道我女人是患了好幾年瘋癱啦，整年祇睡在床上，不是和蹺了辮子一樣嗎？」

「阿梅只是一笑。」

徐大生用手帕擦手槍，一邊喃喃自語，聲音好像從

鼻孔裏發出，聽不清他說了些什麼？阿梅怕手槍走火：

「徐先生；請你把傢伙藏好，它頂容易闖禍。」

徐大生瞥她一下：「怕這東西嗎？……哈哈，這東西是游擊隊司令送給我的，叫我掛在身上，要是什麼人不聽指揮，可以先斬後奏，打死了人不負責任。」

他恫嚇阿梅。

阿梅被披嘴：「游擊隊難道可以胡亂打死自己中國人？」

「管不了許多，要打就要打，噢，阿梅，叫你領我到後面房間裏去呀！」

「我想，唔，徐先生；你今夜不預備回去了嗎？」

「是的，今夜我睡在這兒，能嗎？阿梅。」

「當然可以，不過此地骯髒一些。」

「不用客氣，我是睡慣的，你娘活着時候，我與她有過好幾夜交情，常言道：一夜夫妻百夜恩，阿梅；你娘真是個老妖精。」

提到娘，阿梅有點暗然，這時徐大生已經站了起來，將手槍往褲帶上一塞，便伸手過來拉阿梅：

「好了，好了，到後面房裏去吧，人已死了，不必難過。」

「不要拉我，我擎了燈照你。」

到了後面屋子裏，阿梅要領他進邱寡婦住着住的房間，徐大生却不肯：

「不行，不行，阿梅；我要到你房裏去。」  
阿梅這時恨沒一柄尖刀在手，否則，乘他不備，迎上一步，戳斷他喉管才快意，有什麼辦法呢？終於只好讓他走進自己的房間。

「好呀，究竟是大姑娘房間，進門就嗅着一股香氣，哈哈，阿梅；來，讓我抱抱你。」

徐大生一邊已伸出雙手。

阿梅着了慌：「徐先生；你不能這樣子。」

「哈哈，阿梅；我歡喜你，我和你娘生前有老交情，你娘死後，就要你，阿梅；我一直想你。」

徐大生伸手來抓她，她想逃，但徐大生先去守住房門，然後再向阿梅進逼：

「阿梅，阿梅，你歡喜一個放牛的龍生，難道就不歡喜我？」

「我不歡喜你，不歡喜你。」阿梅大聲說，又揮着手。

「爲什麼不歡喜我？」

「你……你頭上那頂尖瓜皮帽我就不歡喜。」

「不戴就是了。」徐大生把瓜皮帽丟在桌子上。

「可是我不歡喜你額下的鬚髭。」

「明天決定刮乾淨。」

「你的光頭我也不歡喜。」

「明天起我決定留頭髮，留長了梳西裝式。」

阿梅一味跟他胡攪，只希望拖延時光，又說：「徐先生；你年紀太老了呀！」

「老，嫌我老，嗨，年紀老的纔有良心呀，年輕小夥子十個倒有十一個是油頭光棍靠不住。你不會到城裏去過呢，城裏的大亨，都是五六十歲娶十八九歲姑娘做老婆的，不騙你，一些不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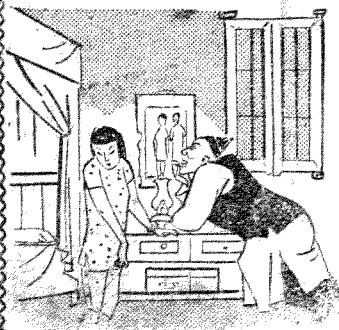
「徐先生；告訴你，你是大人人物，你不能欺侮一個沒爹沒娘的姑娘，既然說我娘生前和你有交情，看在她死鬼面上，也不該欺侮我！」

徐大生笑嘻嘻：「阿梅；我那會欺侮你，我只會歡喜你，老實對你說，你不再爽快，我要發火了，手槍你怕不怕，等我火冒上後，你可要吃虧。」

他話沒說完，便雙手連同身子向阿梅撲將過去。阿梅「哇」的叫起來時，忽然窗子好像被風吹開，窗子外面「噓哩噓哩」叫。

徐大生聽見了，立刻放了阿梅：「什麼東西？」

「徐先生，天井裏時常會作怪，你去看看。」



徐大生汗毛直豎，眼瞪瞪望着窗外，但只見一片墨黑，一片寂靜，絲毫沒有動靜，他乃搬取美孚燈到窗口，向天井裏一照，却被一陣風把燈吹熄，恍惚看見牆角畢直站着個老高老高的和尚鬼，舌頭拖出。

他幾乎嚇昏，全身發抖，忙不遑退縮：「阿梅，阿梅，快去把窗子關上，關上。」

「我怕，我怕，徐先生。」

徐大生拔手鎗了，爲着要壯胆，但窗口又飛進磚塊，徐大生儘往床背後躲，阿梅則喊：

「徐先生；你不要躲呀，我怕，我怕。」

徐大生在床背後催她點美孚燈，阿梅却乘機溜了。

「他媽，這小貨色！」徐大生一邊罵，一邊又怕和尚鬼將他活捉，戰戰兢兢走出房，胡亂向小天井裏開了一鎗，從黑暗中狼狽摸出門。

翌日邱家村上紛紛傳說，邱族長宅裏夜間有和尚鬼作怪，邱大順特地跑來問阿杏阿梅。

阿梅說：「只有徐先生看見有鬼，我們可沒有見過。」

接着是阿杏的話：「一個人沒有壞心，是不會看見鬼的。」

邱大順道：「是呀，我也不相信，不過今夜徐主任要帶弟兄來捉鬼呢，你們預備些半夜飯。」

阿杏道：「大順爺爺；我們屋子裏有鬼沒有鬼，由

它去好了，用不着他姓徐的來捉。」

「少說不懂事的話，他姓徐的一則是游擊隊裏的主任，二則你們這座房子已經寫了押契給他。他要來，只好讓他來，阿杏；你嘴巴不能再兜，樂得拍拍他姓徐的馬屁，不會吃虧！」

邱大順以老長輩身份教訓了一頓，又在屋子四面看了看，也就走了。

於是阿梅拉阿杏到房裏，特地關起了房門，問：「姐姐；今夜我們怎樣對付他姓徐的呢？」

「讓他們來白白等到天亮好了。」

「那末，姐姐；你不能走開的。」

「自然不走開。」

入夜，徐大生果然帶了四五個弟兄來，還帶來了兩大瓶燒酒和一大包豬頭肉，花生米，鹹炒豆，四五支快慢機，子彈都登了膛。

徐大生吩咐阿梅把門窗打開，點起兩盞美孚燈，大家坐在窗前喝酒。

「徐先生；我們先睡了。」

「好，你們先睡，我們今夜預備等到天亮，非把那和尚鬼活捉不可！」徐大生一隻手摸着放在桌子上的手鎗。

一回兒阿杏阿梅却在帳子裏笑起來。

「兩個癡丫頭笑什麼？」徐大生問。

阿梅在帳子裏面回答：「徐先生；我們在想：今夜那個和尚鬼該倒楣，一定要被捉住了。」

整整一夜過去，徐大生和游擊隊四五個弟兄非但沒捉到鬼，連鬼影子也沒看見。

那些弟兄個個埋怨着：「徐主任；我們早說人世間沒有鬼的呀，你偏說親眼看見，真上了你的當！」

「對不起，對不起，」徐大生只好道歉：「衝上去吃點心，我請客。」

阿杏阿梅已經起身了，耐不住笑，徐大生也對她倆笑笑：

「兩個癡丫頭胆量比我大，我們走了，一回兒帶肉包子給你們吃。」

等一夥人走了後，龍生偷偷的蹣了進來，拖拖舌頭映映眼睛道：「捉鬼的全都走了？」

阿杏拍拍手笑說：「全都走了。」

龍生大姆指一蹣道：「我的計策怎麼樣？」

「好極了，龍生……」阿梅上來拖住他衣袖：「你扮的和尚鬼，我可沒看見過，要你扮給我看看。」

龍生馬上回身出去，一刻功夫把全套東西搬來，一條藍布舊被單，一隻申報紙摺的高帽子，一柄破蒲扇，一根草繩，一張紅紙條兒，兩根長竹竿，還有半段墨，馬上撈起一個和尚鬼。

阿梅拍着手掌，大聲嚷道「龍生；虧你想得出來的

，是誰教你的呀？這樣子在夜裏看見了，當真要嚇死人的。」

再也料不這時候徐大生闖進來，大喊一聲：「好，你們想得出，給我從實招出來，是誰教你的？」

龍生不開口，徐大生刮了他三下，龍生被打得哭了，阿梅挺身出來說：「徐先生不要這個樣子，你是男子漢大丈夫，誰叫你怕鬼的，這年頭，本來人就是鬼，鬼就是人，大人人物，欺欺老百姓沒有什麼面子的！」

徐大生瞪大了眼睛道：「你們姊妹兩個沒有關係，這小賊我要辦他，他一定受了人家指使，一定是特工，特工！……」

龍生終於被綁起來，交給了游擊隊弟兄，說是要解到司令部去。

龍生的爹爹得知了這消息，氣急喘喘趕了來，向徐大生磕頭求拜，無論如何要開開恩，放了他兒子。

「你知道你的兒子做特工嗎？」徐大生彈起眼睛。

李阿根道：「徐……徐主任，我兒子是出名的阿龍，那會做什麼特工，你不能够胡亂冤枉好人，上天有眼睛。一個人要陰功積德！」

這話徐大生認爲大不敬，「渾帳東西，胆敢衝撞長官！」

李阿根知道事情碰僵，熱心人勸他去託邱大順，只有他纔能向徐主任說情。於是李阿根去找邱大順說：

「……」



「邱先生；我想多少化些錢。」

「現在日上鈔票不能當鈔票用了，小數目不用開口，過大的數目諒你也攤不出，依我眼光看來，起碼得一隻手。」

「一隻手，多少，五……五……」

「五十萬。」

「叫我怎樣拿得出，邱先生；你知道我們是小戶人家，全靠田裏出產，總要你去懇懇情。」

「懇懇情是沒有白懇的，你知道你兒子做特工嗎？再想法子，解到司令部穩要槍斃。游擊隊沒有客氣！」

李阿根聽到槍斃，急慌了，說話發抖了：「邱先生；你……你知道這完全是冤枉的，他徐主任不能濫將帽子套到好人頭上來。」

「你兒子既然是好人，爲什麼半夜三更扮鬼嚇人呢？」

「因爲徐主任要調戲邱族長家的兩個孫女。」

「他調戲邱族長家的孫女，干你兒子什麼事，還是他自己尋死，年紀看他也有二十多歲了，真是個獸蟲，現在廢話少說，好得你家有頭水牛，賣掉差不多了。」

邱大順叫李阿根賣水牛，李阿根却哭了，一邊說：「邱先生；你是知道的，我李阿根一家老小全靠那頭水牛過活，賣掉了靠什麼？」

邱大順便問：「牛值錢呢？還是兒子值錢？」

「兒子……兒子……我只該這個兒子，當然要緊，假使兒子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就要絕代。」

「既然如此，那末趕快去把牛賣掉，想辦法去把兒子救出來。」

李阿根沒法想，硬硬頭皮回去把那頭水牛賣了，只賣了四十六萬塊錢。捧到邱家村邱大順家。

「還少四萬嗎？」邱大順問。

「四萬，四萬，無論如何要懇求你邱先生幫忙說情了，我的家全給剝了。」

邱大順告訴他，他是不能作主的，還要去問過徐主任，只要徐主任答應，沒有問題。

當他去找徐大生談過之後，跑回來向李阿根說：「徐主任不要錢，公事公辦，做特工要槍斃，他們游擊隊是不受賄的，你把這四十六萬塊錢帶回去吧。」

李阿根一聽幾乎昏厥，馬上向邱大順磕上三個響頭道：「我把牛也賣了，怎說要槍斃我兒子，邱先生；假使當真要公事公辦，那末……我李阿根老夫妻的性命也就完了，我們只好上吊給他徐主任看。說罷老淚直下。」

邱大順故意皺皺眉：「你要知道，徐主任此刻在游擊隊裏不比從前在東洋鬼子鄉公所裏，可以隨隨便便用

人家的錢，被游擊隊司令知道了，他的性命難保呀。」

「邱先生；我們保守秘密好了。」

「你能够？」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怎麼不，信上寫着的，鄉下有女工，他們廠裏也要用。」

「那末我們決定走吧。」阿杏說。

「決定走！」

龍生約她們明天老清早在火車站會面。

這夜，阿杏阿梅收拾了衣服，打了三個包裹，還有兩條棉被捲成一個鋪蓋，也沒有睡覺，東方剛泛魚肚白就出門，鄉下大姑娘有的是力氣，阿杏用一支扁担挑兩個包裹，阿梅也用一支扁担挑一個鋪蓋和一個包裹。走了十多里路，方纔出太陽，肚皮却餓極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小鎮市，買了兩塊燒餅吃了，再走，路徑不熟，便沿路詢問，阿杏雖比阿梅年齡大些，氣力却不及阿梅，頭上汗如雨下，終於把担子歇下，坐在包裹上喘息。

「姐姐；走不動了嗎？」

「歇一歇吧，再走下去我要癱瘓子了，你再去問問，到火車站有多少里路？」

阿梅乃也把担子歇下，走去問過路的，一回兒回來指指前面那紅屋頂說：

「姐姐走吧，不到二里路就是火車站了，那邊的紅屋頂就是火車站啦。」

阿杏聽說便又興奮起來，挑上担子再走，走，看見不多遠路旁攔了鐵絲網，還有小房子前排了一隊人，又

看見穿黃衣裳攔了槍的，阿杏害怕，掉頭對阿梅說：

「前面是東洋鬼子吧？」

「大概是的。」阿梅心中也慌，但她又說：

「我們沒有帶私貨，放胆過去好了。」

原來前面是「檢問所」，阿杏阿梅走到時，忽然看見木頭小房子裏跪了一個人，因為戴了帽子，不看見他的面孔，而阿梅眼光兇，看出那人像龍生，便叫阿杏看，阿杏看了看，也看出像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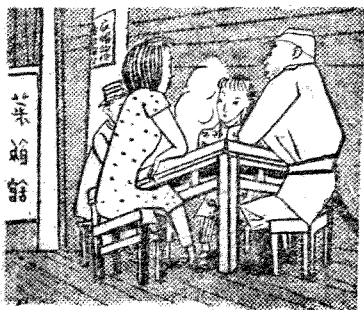
「他怎麼會跪在這裏的？阿梅；你看他旁邊還有個包裹呢。」

阿梅想再跑上去看看清楚時，忽然那個橫挾步槍的東洋鬼子直竄而來，嚇得她們魂靈飛到半天。

「小姑娘壞來兮格乃，隊排排勿曉得格呀！」

阿杏阿梅只得排起隊來，帶了三個包裹一個鋪蓋，要穿過一條狹窄甬道，兩面又都是鐵絲網，真不容易。

東洋鬼子將一件一件東西，一個一個人，檢查得十分仔細，阿杏焦灼地



東洋鬼子

對阿梅說：

「這樣不知要查到什麼時光，火車到了不是來不及上去嗎？跪在那邊的，不知究竟可是龍生？」

「是龍生，我看清楚了，不知他犯了什麼法，又不知東洋鬼子要罰他跪到什麼時候，即使我們檢查了過去，也沒有用。」

「阿梅；我們的運道真不好。」

「這也沒有辦法，事到如今，只有到那裏說那裏話。」

她們兩人商量着，排在後面的人却罵了起來：「喂，有話爲什麼不在家裏講講完，走上去呀，死人！」

阿杏屁股一蹶，背部往後一挺：「你們看見前面的人不走嗎，去衝軍殺頭是不是！」

後面的人還罵的更兇了：「他媽，小皮篋子倒厲害，靠啥人牌頭？」

接着又是一陣拚命亂擠，阿杏阿梅被擠得極叫，一個東洋鬼子跑來了，手中高舉一根竹片，向那些亂擠的人頭上，一陣濫打，竟被打得鴉雀無聲。

阿梅輕聲道：「難道中國人只怕東洋鬼子嗎？」

「可不是嗎，」阿杏說：「真是數到了，欺侮自己人，見了鬼子就嚇得像小鬼，都是蠟燭！」

好久功夫，姊妹兩個纔算被檢查過，走出了鐵絲網，正待去小木屋前看看跪着的龍生時，却有在叫喊。人

她們一看正是李龍生，便走過去，同到火車站，好容易軌到三張火車票，進入月台等火車。

「龍生；現在好告訴我們了。爲什麼被東洋鬼子罰跪在那裏？」

龍生氣憤憤道：「他媽，我也不知道什麼意思，有人說我沒有脫帽子，被揍了耳光還要罰跪，哼，將來總有一天報仇。」

說罷竟然揩起眼淚來了，阿梅安慰他：「不用氣，只用記，眼前是鬼子的天下。」

不料這時忽然跑上兩個穿黑制服戴黑帽子的中國人，偏學着日本鬼子腔，對他們吆喝：「噯哩咕嚕啥物事？包裹裏是啥物事？看看，看看！」

兩副猙獰面孔，銳利的目光釘牢在她們包裹上，龍生便回答：

「包裹裏沒有私貨，都是穿的衣裳。」

戴黑帽子的傢伙却用腳將包裹一踢：

「不興的，解開來看看。」

「那邊的東洋先生看過了，難道還要看！」

「豬糞；不服貼是哦，解開來看！」

幾個傢伙兩隻手插在褲袋內，盯住阿杏阿梅。這時阿梅勇氣陡大，將龍生拉過半邊，自己挺身而出：

「你們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對付中國人不該這樣不講理。」

戴黑帽子的忽然賊志嘻嘻，伸手到阿梅胸脯前一摸：「喔唷，鄉下大姑娘嘴巴兒！」

阿梅認爲恥辱，上去要揪他衣襟，却被他一拳頭打得朝後退：

「小禿子，眼烏珠還沒張開！」

阿杏立刻竄上來幫阿梅向他拚命，另外一個傢伙則已在那裏將龍生捉牢，拳足交加，鼻孔裏已出血，流到嘴唇皮上，旅客們沒有一個敢出面打抱不平的。

有人還要說：「真是鄉下屈死，勿會出過門，黑帽子是啥等樣人物，真是阿木林。」這時，又有三四個黑帽子跑上來，聲勢洶洶：

「弄他們進去，弄他們進去。同他們在月台上攪什麼，把他們的行李統統充公，鄉下屈死有啥話頭！」

火車是「轟隆隆」來了，龍生，阿梅，阿杏三個人却被囚禁在火車站後面的一個木板屋裏，裏面全是戴黑帽子的中國人，隨便將龍生打，好多個則動手動脚問阿杏阿梅調笑。

更有黑帽子大唱小調：

「鄉下大姑娘呀，有吃嚙春相……」

滿屋的黑帽子都「哈哈」響笑。

笑聲還沒有消失，木板屋門口忽然出現了一張鬼子臉，酷冷而嚴肅，仁丹鬚髭，制服穿得很挺，脚穿長統皮靴，好像是鬼子頭腦。先用銳利的目光向屋子內掃視

一週，然後跑進來，厲聲以喝：

「統統邪氣壞來分格力，火車站事體做做人嚙沒呀，統統此地哈哈笑笑，號頭金票要要，塔勃哥要要，要要，肥皇要要，阿拉東洋先生眼睛有有呀，耳朵有有呀。統統豬獠？」

黑帽子一個個立得畢篤直，寂靜無聲，有一個傢伙因手指裏挾了香烟屁股，就給重重賞了四記耳光。

龍生看在眼裏，禁不住「嗤嗤」一笑，那鬼子頭腦銳利的目光馬上移到他身上：

「喂，儂笑笑，笑啥物事介？」

龍生立時斂了笑容，揞着鼻涕，眼睛望地板，不敢作聲，鬼子頭腦跑近他身邊，聲色更厲：

「儂此地來來，啥事體介？」

這時，站在半邊的阿梅便不顧一切，走過來，一鞠躬道：

「東洋先生；阿拉三個人上海去做工的，這裏的人欺侮阿拉，打阿拉，阿拉的行李舖蓋，他們充公。」

那鬼子頭腦先對阿

梅看看，再對站在後面



的阿杏看看，臉上居然浮起一絲笑容：

「濃呵，伊呵，他呵……上海工去做做介，好來分格乃，火車票買買格？牛痘證有有？」

阿梅點點頭，表示有的，龍生並將火車票取出給他看，他並沒有看他的火車票，只是追問阿梅道：

「哈人要充公充公介？儂話話，阿拉東洋先生要辦辦。」

龍生聽了這話，立刻把那兩個黑帽子指認出來，鬼子頭腦使上去一人打了兩記耳光，還擄出日記簿來寫了一陣，回過頭來又問阿梅：

「火車今天沒有沒有，明天儂上海去去，阿拉東洋先生請客米西米西介？」

阿梅胡亂點點頭，又胡亂跟了他走出那木板屋，來到火車站後小飯店裏，阿杏和龍生也跟了來，帶着所有的行李鋪蓋。

她們姊妹兩個和龍生，心中萬分疑懼，各各面面相覷，東洋鬼子竟會請客吃飯，從來沒有聽見過。

阿杏世故比較深，見聞比較廣，她想：這頓飯吃了也不會太平。萬一他轉壞念頭，要在她身上找好處時，便怎樣對付呢？她很着急。

然而急有什麼用，只有吃了再說，反而偷偷勸阿梅不用就心，到那裏再說那裏話。

鬼子頭腦去拿來一大瓶酒，酒瓶上太陽商標，叫堂

當拿來四隻酒杯，又搬來兩隻冷盆。

「東洋先生，阿拉酒勿會吃，多謝多謝。」阿梅極住酒杯。

鬼子頭腦忽然臉色沉下了：「噯，東洋先生叫儂老酒吃吃，面子有有啲，曉得介？」

阿梅害怕得不知所措，阿杏和龍生也急得手心出汗，只怕鬼子扳面孔，倒是堂官說：

「沒有關係的，東洋酒一些不兜，這個林木隊長是赤老當中頭好的了，他是做生意人出身，邪氣肯幫中國人忙，不過也有些豬羅脾氣。勿吃他的東西，反而要打人！」

聽了這話，阿梅阿杏龍生纔都放心吃酒，老實不客氣，看看那林木隊長，吃得更自得其樂，老酒一杯一杯儘往肚裏灌，還要唱歌。不多一刻，面孔已紅得像猴子的屁股。

館子門口聚立了不少人看着，都放出羨慕的眼光，林木隊長忽然從口袋裏掏出一把齧菓，往門外一丟，嚷聲「耶虛」。

那些男女和孩子都去搶糖菓，此時林木隊長忽然一把捏住阿梅手臂道：

「中國姑娘呵，阿拉東洋先生邪氣歡喜儂呵！」這可叫阿梅急得要命，阿杏和龍生也着慌，阿梅拚命將手縮回，奇怪的是鬼子林木忽然淌下眼淚：

「禮曉得曉得，阿拉東洋先生屋裏娘娘有有曉。一直生意做做，阿拉娘女小人養養，介介大大，同禮一樣齣。」接着，他又看看龍生，說：

「阿拉兄弟阿，介介大大，同儂一樣阿，南京仗打打，辦子蹩蹩……阿拉，阿拉交關難過……中國人東洋人統統兄弟，仗打打邪氣勿好齣。」

他掏出手帕來擦眼眶。

龍生究竟帶些默氣，暗着眼烏珠問：

「那末爲啥東洋人要打中國人？」

林木隊長呼香煙，呼一口彈煙煙灰，指頭蘸着酒儘在桌子上畫圓圈，畫了一回纒路然道：

「中國人要曉得曉得阿，阿拉東洋老百姓統統勿要打中國人介。」

他說罷，小飯店裏那個堂信也走來插嘴：「儂林木隊長好來分，壞來分東洋先生也有有，米西米西阿拉東西，金粟不肯付付，還要人打打！」

林木隊長對他很慚愧地一笑，沒有回話，阿杏便偷偷問堂信：「這個鬼子頭腦當真不壞嗎？」

堂信眨眨眼：「的確是好人，我們曉得的，昨天有五個跑單幫的從上海下來，帶了一百多條香煙，被車站上黑帽子搜出要充公，鬧將起來，被他得知了，反而把黑帽子吃生活，香烟全都還給他們，你想：一百多條香煙等於五個人的性命，怎推扳得起，所以東洋赤老也

都是東洋鬼子，上了樓，拉開一扇木板格子門，林木叫

有好有壞，不過好的少罷了。」

阿杏聽了，點點頭。心裏不免有些感動，堂信又說：「你們拍拍他馬屁，他就甚麼都對你們忙的。」

阿杏又點點頭。

一瓶東洋酒已喝掉大半瓶，這個林木隊長已經喝得身體搖擺不定了，阿杏扮着笑臉說：

「東洋先生，不要多吃酒了，多吃了要傷身體。」

林木隊長聽懂她的意思，擠着眼睛拍拍胸脯對她說：

「阿諾乃，中國姑娘好來西格乃，良心有有，阿拉東洋先生交關難過呀，老酒吃吃，開心開心呀，曉得曉得？」

他的意思是：借酒澆愁。

等到一大瓶喝完後，各人吃了一盆肉絲蛋炒飯，林木隊長胡亂挖出一把軍票付了賬，踉踉蹌蹌跑出小飯店，阿梅向他一鞠躬：

「東洋先生；謝謝儂。」

「嘿，阿諾乃，阿拉東洋先生屋裏去白相白相介。」

林木隊長一把將阿梅臂膀抓住，拉着往一條小路上跑，阿梅無法掙脫，阿杏和龍生只得帶了行李縮蓋跟在後面，心裏悵悵。

沒多遠，阿梅終於被林木隊長拉進一座屋子，滿眼都是東洋鬼子，上了樓，拉開一扇木板格子門，林木叫



她把鞋子脫了，走進去。

「阿拉呵，一隻手錶呵，送送儂中國姑娘，阿諾乃

阿梅却不敢接受他的，猶豫着。

阿杏和龍生則等在房間外面，不時探頭進來窺探動

情。

林木隊長却將那扇木板門關上了，這就急壞了阿杏

和龍生：

「這傢伙吃飽酒想做壞事體吧？阿杏。」

「你叫他開門呀！」

「我……我怕他打人，東洋赤老是枇杷葉面孔，一

面光一面毛的。」

阿杏道：「那怎麼辦呢？」

「讓我聽聽裏面。」

龍生便將右面的耳朵

貼在板壁上。

可是糊裏糊塗聽不

清裏面說話，除掉那林

木隊長「哈哈」

醉後的狂笑聲。

有一個東洋小兵走

過來了，拖着破皮鞋，

阿杏忙拉龍生。

龍生乃畢端畢整站着不敢動，那東洋小兵曬他們一

眼也就走過去了。

龍生實在不放心阿梅，他想到鬼子強姦婦女的事情

，這個林木只怕是人面獸心。他恨不得一脚將木板門踢

開，衝進搭救她。

可是他沒有這麼大膽量，只是焦灼地對阿杏說：「

你是她姐姐，不該任讓同胞姊妹受人糟塌，你是姑娘家

，你可以跑進去，你……」

「你怕挨打，難道我就不怕挨打？」

龍生白她一眼，逕自放大胆量敲木板門：

「東洋先生，東洋先生……」

裏面沒有回音，他乃叫阿梅，連叫了三四聲，阿梅

在裏面說：「龍生；我不會開這扇門呀。」

龍生乃隔着木板門問：「東洋先生怎麼樣呀？」

「他睡熟在地板上了。」

「沒有惹你嗎？」

「你再說一遍，我聽不清。」

「東洋人沒有糟塌你嗎？」

「沒有，沒有，龍生；你把門開一開，我要出來。」

龍生便在那扇木板門上橫看豎看，終於將它拉開了

。阿杏纔跑到門前，見那東洋鬼子像死豬般躺在地上，

禁不住好笑：



「阿梅；他同你說了些什麼？」

「他硬要送給我一隻金手錶。」

「你收了他的沒有？」

「不敢收他的，我怕……」

阿杏驕她一眼說：「壽頭龍子天下少有，金手錶要

多少錢呀，送給你爲什麼不要？龍生；你看她……」

龍生喃喃道：「我也說不要他東西好，那怕值一萬

萬，一千萬。」

「你們兩個都是壽頭，這種好戶頭東洋鬼子是難得

碰着的，假使換了我呀，樂得收下來，怕他吃人嗎！」

阿杏顯得十分不高興。

阿梅道：「你要他東西，你向他討好了，他還有三

四隻金戒指，一隻很大的金鐲頭，他說過，都肯送給我

。」

「當真的？」

「誰騙你！」

這時龍生在旁耐不住道：「你們不用爭論這事情了

，我們從家裏出來不是想發橫財的，到上海去要緊。」

「到上海去要有火車纜行，你有翅膀飛去嗎？」阿

杏腦袋一幌。

「你怎知道沒有火車？」

「剛纔不聽見說過嗎，火車要到明天才有。」

阿梅道：「不管今天火車有沒有，我們總不能老等

在這裏，應該到火車站上去，聽說有火車可以搭。」

「你自己纔是糊塗蟲，金手錶白白送給你不要……

走，走，走快些到火車站去。」

阿杏說了，拎起包裹，龍生和阿梅也攜起包裹行李

，將走近門口時，那站崗的兵却把步槍橫在手裏，一聲

吆喝，嚇得他們三個人馬上站定不敢動。

「啥地方去去介？」鬼子哨兵喝問。

阿杏一時只好壯起胆子來：

「我們去乘火車，到上海工做做。」

「嘿，不可以！」哨兵將手一揮，叫她們仍舊回進

去。

龍生輕聲說一句「糟糕！」

這時阿梅硬着頭皮走上前去，向那哨兵一鞠躬道：

「東洋先生；裏面林木先生叫阿拉出去去呀。」

哨兵不瞭解。仍舊揮着手，偏遇林木隊長追了出來

，大聲喊着：

「喂，中國姑娘；上海明天去去呀，裏面阿拉東洋

先生地方白相白相，曉得介。」

阿杏，阿梅，龍生三個兒沒奈何，仍舊回到了裏面

，這回林木把她們三個人全都引進小房間，叫他們坐在

榻榻榻上，窗外已經展開了夜幕。

林木用小刀撬開鐵鑰匙鑰頭，有牛肉，豬肉，臘

氣的小魚，叫他們隨便吃些，阿杏吃了一尾小魚幾乎嘔

出來，阿梅也吃不慣，倒是龍生放量大嚼。

「少吃些呀，當心吃壞肚子！」阿杏咨照他。

林木忽然又到外面去搬了四個小盒子進來，一隻一隻打開，阿杏阿梅龍生各人分得一隻，看看裏面有冷飯，有小菜，還有一雙用紙包着的木筷。

「這是什麼東西呀？」阿梅問龍生。龍生像很有經驗一般，告訴她：「這是日本鬼子吃的飯，味道很好。」

林木對她們掃視一下，笑笑說：「大家米西米西。」

阿諾乃，勿要客氣呵，哈哈……」

他說了，自己便捧了一隻盒子大嚼。

阿杏和阿梅只是對那盒子看着，看着，不動筷吃，

林木又在催促了，阿梅道：

「謝謝儂，阿拉勿可以吃。」

「嘿，爲啥……勿吃？東洋便富邪氣好來兮格乃

阿杏道：「東洋先生，冷冷的東西吃了要肚皮痛痛

她指指自己的肚皮。

林木對阿杏笑了，遲疑着，點點頭，突伸手去摸她

肚皮，阿杏忙往後縮。

林木摸了個空，便伸手去自己鼻子下摸摸短髭道：

「中國姑娘肚皮痛痛，毛病有呀，阿諾乃，阿拉東洋先

生藥吃吃，好好介？」

阿杏知道東洋鬼子纏夾兒，也就捧了盒子吃了一些菜和飯，雖是冷的，覺得滋味還不怎樣壞，便告訴阿梅

「可以吃得，你也吃一點，不吃夜裏要餓的，火車要等到天亮。」

「今夜我們住在什麼地方呢？」阿梅就心事，一邊吃那盒子裏東洋飯。

龍生道：「我想今夜一定是睡在這裏的了。」

「誰高興和東洋鬼子睡在一塊？」阿梅堵起嘴。不料林木聽懂了她們的話，笑嘻嘻道：

「此地開關蠻好蠻好，火車站統統戒嚴，棧房借借沒有呀，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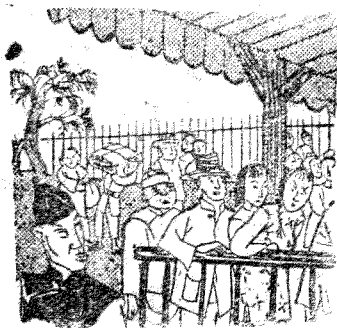
龍生對阿梅瞟一眼

：「聽見嗎，火車站夜裏戒嚴，沒有棧房借，只好在這裏過夜了。」

「倒楣，都是你們七纏八纏。」阿梅不勝怨尤。

「怎麼怪起我來了？」龍生說：「你要怪

火車站上那些臭賊黑帽



子，不是他們七攪八攪，也許我們已經到了上海。」

「可不是，到了上海多麼好。」

阿杏道：「龍生；明天我們到了上海，先到大世界去玩一陣好不好？」

「看姐姐毫沒心專似的，只講玩。難道我們到上海去是爲了玩的？」

阿杏不服：「聽你的話，多麼一本正經，到了上海不玩玩，還做什麼人！」

「你們又要爭論了，真像對頭星！」

這時，林木到房門外喊了一聲，有個中國孩子走進來，把盒子罐頭統統收去，臨走對阿杏們投了個奇異的眼神。

「送個小人是中國人呀，阿拉東洋先生邪氣歡喜歡喜呀。」

林木告訴阿杏，阿杏點點頭，歎了一歎說：

「你很會講中國話。」

「唔……」林木聳聳肩，很得意地笑着：「阿拉東洋地方呵，生意做做呵，中國朋友，邪氣多來分格乃，阿拉中國閒話學學，聽聽，中國話大大的有呀，交關有道理。」

他稱讚着，大姆指蹩蹩。

阿杏一味對他笑，這時想到了他的金手錶，金戒指，她激起了貪小的慾念：

「東洋先生；你金手錶有有？」

「金錶，有有，阿拉有有。」林木立刻挖出那隻手錶來，往阿杏手裏一塞：

「儂要呵，阿拉送送你呵。」

阿杏接了那手錶不勝歡喜。

阿梅却在嚙嚙：「姐姐；你不要貪圖小利吧，我不收他的，你偏收他的，算什麼呢？」

「你不到手，懊悔是不是？」

「狗入的懊悔，東洋人的東西，你可以隨便要他的嗎！」

「管他，收了他的也不罪過，他還不是從中國人地方搶來的！」

林木這時連打幾個呵欠，像要睡覺，一回兒從壁櫥裏搬出兩條棉被，分了一條給她們，說道：

「今天呵，阿拉大家睡覺睡覺，明天呵，上海去去。」

阿梅村：這東洋鬼子無論如何不會存有好意，只怕大家睡後他做壞事，情願坐等天亮，免得吃虧，當下便回說：

「東洋先生；謝謝儂，阿拉破頭勿要，阿拉坐坐，明天坐火車上海去去。」

「嘸！」林木圓瞪雙眼：「坐坐，此地坐坐。」

阿梅點點頭。

「坐坐不興的呀，人呵，邪氣不舒服呀，睡覺睡覺好來兮呀，此地，阿拉東洋先生統統睡覺睡覺。」

阿梅對龍生看着。

龍生却也在打呵欠了，眼淚打出來，看他也着實疲倦，阿杏也有倦色了，她指指被褥說：

「你們兩人要睡的話，就先睡吧，讓我在這裏坐着。」

龍生道：「要末大家一起睡，要末大家坐等天亮。」

「死鬼，爲什麼定要跟我？」

「我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怎麼不要大家一起！」

阿杏竟不發表意見，即將那條被褥拉過去，人在地上橫倒，蓋上了被褥，面孔朝裏。

阿梅轉臉看着她，只在鼻孔裏「哼」了一聲。

林木却指指阿杏對阿梅說：「送個中國姑娘好來兮格乃，睡覺睡覺，閒話嘸沒呀，阿拉東洋先生邪氣規矩格乃。」

阿梅故意扮笑臉：

「東洋先生不要多心，我並沒說你不規矩。」

林木又打呵欠，擦擦眼睛，喃喃道：「阿拉曉得曉得得意意思呀。」

龍生偏又插嘴：「東洋先生；阿拉問儂閒話，東洋

兵鄉下去去，強姦強姦中國姑娘交關多來兮。」

「噲叫強姦強姦？……噲？」

「強姦強姦，就是要好要好。」

林木忽然發出一陣怕人笑聲，在榻榻榻上爬將過來，將龍生的後腦拍了一下道：「儂交關交關壞來兮格乃，阿拉東洋兵統統嘸沒要好要好……」

龍生伸手撫摸着後腦，一邊想置辯時，被阿梅阻止了：

「說你是壽頭，真是壽頭，他們做了錯事肯承認嗎？他們東洋人不像你這樣呆。」

「他媽，都是我吃虧！」龍生咕噥了一句，攪進被褥去。

阿杏將他踢一脚道：「睡外面些！」

不多一刻，林木已睡着，鼾聲大作了，阿梅放心，就此睡下，不久和阿杏一同入夢，倒是龍生兀自睡不着，不時昂起頭偷看那邊的林木。

阿杏阿梅睡到天亮，太太平平，醒來時，林木已經不在房裏，三個人一齊起身，阿梅忽想起包裹繡蓋：

「龍生；你沒把我們的東西搬在房內過夜嗎？」

龍生連忙跑出去看時，却不見了，急得哭起來。阿梅出視也急得跳脚，阿杏却在房內看林木送給她的金手鐲。

阿梅回進來埋怨她：「你多定心呀，東西放在外面

不見了，幫着去尋呀。

「放在這裏的東西難道會有賊偷嗎？」阿杏依舊很鎮靜。

阿梅氣得甚麼似的：「好，由你吧，你弄到一隻手錶，連衣裳被頭都不要了？」

阿杏逼得跑出房去，

恰巧那個中國孩子跑來，告訴她們：

「林木隊長說的，叫你們先到火車站去等他，你們的行李鋪蓋已經送到火車站去了。」

龍生馬上擦擦眼眶：「那你爲什麼早些不說明白，害我們急得要命！」

那孩子却跑了。

「好了，好了，一起到火車站去吧。」阿梅翻着眼烏珠說：

三個人一同來到火車站，那兩個黑帽子頻頻向他們彈眼睛，嗽嘴巴，他們在人叢中找尋林木，不料阿梅突然看見徐大生走進車站來，急得甚麼似的，忙告訴阿杏和龍生，龍生叫她們避一避，但沒有出路，到月台上去的柵門又緊關着。



這時徐大生已經瞥見了她們，按照預定計劃，先用欺騙辦法，不慌不忙跑上來：

「你們在此地嗎，火車票買了沒有？」

阿杏驟他一眼：「你管我們！」

「嘿，不是的，阿杏：並不是我要管你們，我覺得你們很可惜。」

「可惜不可惜與你無涉。」

「阿梅；我同你們是客客氣氣的，我知道你們出來是受了龍生的騙。」

龍生不服斥道：「去你媽的，在鄉下我怕你，到了這裏可不再忌憚你了，哼哼，識相一點！」

徐大生摸摸自己的後腦，肚皮氣脹了，恨不得擦手

搽了他再問話，可是不敢在火車站上放肆，知道是東洋鬼子的勢力範圍，要防一脚。

「好，我的小爺爺，在這裏我見你怕，好不好，你凶，你是大亨！」

「沒有什麼大亨小亨，大家都吃粥飯，誰怕誰？只要講道理，誰沒有道理，誰就是吃屎的忘八蛋！」

龍生喉嚨一高引起衆旅客的注目，都圍攏着熱鬧。

好事的問情由，徐大生唯恐事情鬧僵，便向衆人勸說：

「沒有什麼事，這兩個大姑娘爺娘過世了，沒人照顧，我是娘舅，因爲她們兩人偷着要到外碼頭去，年紀輕只怕她們碰着壞人，娘舅有責任，所以趕來叫她們回

去……根本沒有別的……。」

管閒事的說：「不錯的，年紀輕輕大姑娘到外碼頭容易受騙，應該聽娘舅閒話！」

「倒不是，像這種毛二十歲上下的大姑娘，如其碰着壞人，賣到野雞堂子裏去！」

阿梅急急向眾人聲明道：「這老賊說話完全熟昏啊，我們沒有他這個娘舅，他是地面上的惡棍，專門敲人家竹槓！」

於是眾人目光都集中到徐大生身上。

徐大生不慌不忙淡然一笑道：「你們聽聽，這姑娘說話該不該，連娘舅都不認了，罵我老賊，現在好人實在做不得。唉唉唉……。」

他一邊嘆氣，一邊動手拉住阿梅：「你跟我回去向長輩們交待一聲，再讓你出碼頭好了，以後我不管你。」

一個拉，一個掙扎，再加阿杏龍生兩人上來向徐大生拚命，便扭成一團，看熱鬧的格外多了，恰巧東洋鬼子林木隊長走過來：

「啥事體介？啥事體介？中國姑娘……。」

龍生馬上告訴林木隊長：「這個老頭子在鄉下地方游擊隊做做，敲竹槓，頂壞頂壞！」

徐大生一聽見這話，慌得緊，放了阿梅想拔腳逃走時，却被林木追上捉住，先用腳將他一鉤，他站不住倒

在地上。

林木又用皮靴腳在他身上一陣亂踢，踢得徐大生狂喊救命，額角頭上冒着血。

阿梅心有不忍了，偷偷埋怨龍生：「你怎能說他游擊隊？」

「我吃够他苦頭，我家一頭水牛送在他手裏，怎麼不要報仇！」

阿杏偷偷插嘴：「怎麼好呢，闖了禍了！」

「不用怕！」龍生說：「甚麼由我去挺！」

這時林木在喊龍生問：「喂，送個人游擊隊做做壞來介介？」

龍生點點頭：「壞來介，壞來介。」

「白格也羅。」林木將徐大生從地上拖起，又對準他面心上一拳，打得他鼻孔裏的血像泉水一樣。

一團兒兩個鬼子小兵跑來，將徐大生用繩子綁住，牽出站去。

阿梅忙暗中向龍生霎霎眼，輕聲告訴他：「我們走開吧，火車快來了，我們上了火車，便甚麼都不管。」

「可是我們的包裹鋪蓋不知在什麼地方呀？」阿杏着急。

龍生道：「還有隔夜的火車票也要叫東洋人替我們去換一換。」

阿梅正在焦灼。林木在對她招手了：「中國姑娘，

儂來來，司令部一淘去呀，阿諾乃，游擊隊阿拉要問問呀。」

龍生挺身而出：「東洋先生；阿拉一個人去去好不好？」

「不興介，三個人統統去去呀！」

沒奈何，阿杏阿梅只好一同跟到鬼子部隊裏，走進辦公室，裏面坐了五六個鬼子，只見徐大生被綁在柱子上，滿臉是血污，用怪悽慘的口吻要求阿梅幫幫忙。

阿梅鼻子一陣酸，更加自悔了——中國人對中國人是不應該這樣的，他縱然壞，也不能借鬼子勢力來害他……

她便走到林木面前，指指徐大生說：「東洋先生；他不是游擊隊，把他放出去吧。」

林木立刻怒容滿臉，大聲喝道：「大大的不興介，儂中國姑娘邪氣壞來兮壞來兮！」

阿梅想想已沒有辦法叫徐大生不吃苦頭，便退縮在半邊。林木追問她：

「這個人阿，游擊隊做儂真介？……儂要東洋先生面前話話。」

阿梅在沒奈何中便指指阿杏，意思叫他問她，阿杏看在一隻金手錶面上，竟然加油加醬把徐大生的罪惡都說了出來。

她一邊說時，林木一邊寫，她說完，林木也寫完。

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他伸出大姆指笑着對阿杏說：「迭個中國姑娘邪氣好，阿諾乃，東洋先生功勞有有呀。」阿杏頗有得色，阿梅和龍生細着嘴臉呆站在半邊。眼看着徐大生被兩個鬼子兵押出辦公室。阿梅耐不住上去問林木：

「東洋先生；是不是把他拖出去槍斃槍斃？」

「阿諾乃，槍斃槍斃今天勿會呀，阿拉字寫寫，要南京送送呀，南京去槍斃槍斃呀。」

徐大生這倒罷鬼。這時已被關在一個小房子裏，眼淚水往下掛，自念過去不會同榮區長一起死在游擊隊手裏，却會陰錯陽差死在東洋鬼子手裏，過去也會吃過東洋人的飯，做過汪派保長汪派鄉長，真是死得沒有名目。

這間小屋子原很暗，牆壁上有一個小洞眼，把眼睛湊上望出去，旁邊有一排鐵絲網，鐵絲網外就是公路，很多人在公路上來來去去，他想喊救命，可是那一個不要性命肯來救？

小洞眼裏有一線陽光透進來，由明亮而黯淡，而消失，他知道天已經黑了，肚皮餓得亂叫，肚皮餓比殺頭還難過。

後來，他終於在腦海裏浮起一個思念：「一樣死！為什麼不拚一拚呢？」

於是他想逃走，他知道這小屋子是磚頭砌的，而且



並沒有地脚工程，地皮是爛泥，潮而鬆，便開始用雙手扒爛泥，一歇功夫扒成個潭，牆脚的磚頭活動了，先移去一塊，再移去一塊，終於牆脚下有了一個窟窿。

這時他已忘記飢餓，暈倒地上，從窟窿口往外爬，爬，爬出來了，四週是寂靜的，他放大了胆，開始鑽鐵絲網，不料此時，一聲「狂狂狂」，一頭東洋鬼子的獵狗向鐵絲網邊疾奔而來，他的魂靈飛到半空裏。

他明知這一剎那，已到生死關頭，只得拚命向鐵絲網孔縫裏鑽，居然被他鑽出鐵絲網，那頭獵狗儘在鐵絲網裏跳上跳下叫囂。

「拍」，「拍」，「拍」……

槍聲跟着起來了，子彈在半空裏「噓」飛着。

徐大生只管爬公路，爬越一塊不會種東西的水田，轉灣過去再爬，子彈在頭頂上飛過也不管，終於爬到了一條小路上，兩邊種着楊樹，有了掩護，便從地上站起拚命逃。也是他命不該絕，翌日，林木氣得要命，遷怒於阿杏阿梅和龍生身上，尤其阿梅最倒楣，因為她會相幫徐大生說過情，指她有連電嫌疑。

阿杏則因善於奉承，拍這位東洋隊長的馬屁，雖也挨罵了幾句，但林木隊長竟對她有好感，居然拉她去吃點心，丟下了阿梅和龍生不理睬。

龍生偷偷問阿梅：「真是倒楣事體，在這裏就擱了兩天兩夜還不能到上海去，看樣子不知幾時纔能走？」

你姐姐真是濫污貨，還要同他出去，我真有她的氣。」

「我也恨死她了，龍生；我們歸我們到上海去罷，不要再理會她了，由她去嫁給東洋鬼子也好。」阿梅說。

「可是我的火車票已經隔了兩天，還有我們的行李鋪蓋又在火車站上，一定要林木去拿纔拿到。」

「我想，龍生；行李鋪蓋不要了，火車票我們另外買，到了上海，向你表兄去設法，借錢買東西，等做工錢再還他，因為我們再不走，只怕再鬧事體，徐大生帶豬鬃逃走之後，東洋鬼子不肯輕易放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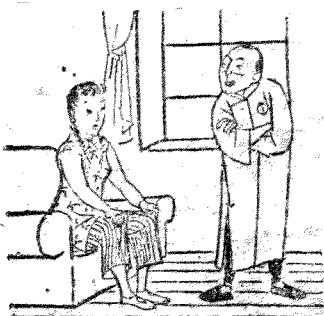
龍生想了一想，抓抓後腦，又想了一想，終於手一揮：「好，決計這樣。」

「那末我們馬上走。」阿梅說。

但龍生又遲疑起來：「我們同阿杏一起出來，到火車站把她丟掉，好像沒有良心。……我是沒有關係的，你和她究竟是親姊妹。」

阿梅鼻孔一縮：「他會自願自跟東洋鬼子頭腦跑出去，沒把我放在心上，我還講什麼良心。」

於是她們兩個到了



於是她們兩個到了

火車站。看見月台上有火車停着，許多男女旅客都往月台上擠，龍生就拖住阿梅，也擠向人叢中，居然車票沒有賣，也沒有被亂票的發覺，兩人就此爬上了火車。

車廂裏太擠，龍生只好站在踏腳板上，只看見笛子一吹，紅旗一揮，「哪」的一聲響，火車「嗤」的開了。

龍生很高興，看着火車站房子儘往後退去，不料正在這時，忽然有人高聲叫喊：「龍生，龍生，下來呀，我們一同走呀！」

他一看，却正是阿杏，在月台上奔着，奔着，但火車却越開越快了。

阿杏要跳上一節火車去時，被一個黑帽子拖牢：「操那起來，小鬼丫頭要尋死是哦！」

「怎麼尋死不尋死，我要乘火車，你叫它停一停，叫它停一停，我的妹子在火車上呀。」阿杏拍手跳脚，急得甚麼似的。

那黑帽子認識她，就是那天和她吵鬧，後來被林木吃生活的，便將她打了一拳道：

「滾那娘的蛋，去！去！去！」

阿杏被刺裏糊塗推出火車站，險還跌上一個筋斗。這時因為心裏慌急，想不到黑帽子的凶惡了。

她在車站外徘徊了一陣，看見旅客又紛紛而來，才摸摸口袋裏來買票了，她便去開一個賣香烟的小販：

「對不起，請問你到上海去的火車嗎？」

「廣告告訴她等半個鐘頭就有四等車到上海，她又問：『到上海要多少錢呢？』」

「四等車再便宜都沒有，只要一十多塊錢就夠了。」

阿杏忙把袋裏鈔票掏出來數一數，只有九百塊錢，更急了，錢差得多，怎麼辦？怎麼辦？遂再問一聲：

「賣香煙老板：火車站有還價嗎？我只有九百塊錢呀。」

小販笑着看着她：「真是鄉下阿木林，火車站不要說現在是東洋鬼子開的，就是中國人開的時候，也沒有還價呀。」

「那末，那末……」這時阿杏忽然想着了一個主意，向那小販雷兩道：「對不起，幫忙借給我幾百塊錢，到上海馬上寄來給你，請你放心，決不拆濫污。」

那小販却睬也不睬她，便捧着香煙盤去做生意了。阿杏終於急得在火車站外哭起來，好多閒人圍繞了她，又有兩個黑帽子來吃她豆腐：

「給我派一夜用場，車票就奉送。」

「把衣裳褲子脫下來賣掉好了。」

「哈哈……」

不料這時忽然有人說：「赤老林木來了，讓開些！」

阿杏聽見此話，放眼時果見林木拎了個大皮包走來，便馬上迎將上去，告訴他「一節」，林木點點頭：

「勿要緊呀，阿拉也要火車乘乘，儂啊，同阿拉囑，一淘一淘好介。」

阿杏不再淌眼淚了，跟了林木一直到了月台上，黑帽子都躲到別地方去了，火車到站的時候，阿杏便跟着林木一同上了車。

這節火車是東洋鬼子專用的，許多鄉人上車之後又被趕走，阿杏就心事，問林木道：「阿拉此地坐坐要緊不要緊？」

「不要緊介，阿拉東洋先生同儂一淘坐坐，蘇州去呀。」

阿杏聽說蘇州去，不禁懷疑，還當他說錯了，便說：「阿拉上海去。」

「上海去？」

「不是嗎，儂同阿拉到上海去？」阿杏說着，注意他的臉色。不料他搖搖頭：

「姑娘啊，上海去去嚟沒好白相，阿諾乃，阿拉蘇州去去，邪氣邪氣好白相，蘇州米西米西交關交關，看看，交關交關，阿拉蘇州銀行金票大大的有。」

阿杏還纔明瞭了，原來林木不到上海去，只到蘇州。她怎麼不急呢？金票是聽得進的，但阿梅和龍生都到了上海，自己落單，跟這東洋鬼子到陌生地方去，誰曉

得他在土行裏心呢？

「東洋先生；阿拉不到蘇州，阿拉一定要到上海去，阿拉妹妹同還有一個中國人已經上海到到。」

林木對她笑笑，拉住她手，怪肉麻，她又羞又窘，眼睛只是朝車窗外面望着。

車窗外面飛過電桿木、樹、屋子、田、路，還有船隻。

「姑娘；」林木湊近她耳朵邊說：「儂啊，跟阿拉東洋先生啊，娘娘做做阿，交關好來兮格乃，金戒指買買，寫意寫意，風頭交關有有呀！」

阿杏搖搖頭，心在霍霍跳，她的手被捏在他手中，那手又粗，碰着臂膀，汗毛硬得刺痛皮膚。這時她擠塞着滿腹心事。

火車到了一個站頭停下來，林木開啓車窗，向小販買了兩瓶汽水，四隻茶葉蛋，和兩塊雞蛋糕，另外一份東洋報紙。

月台上有三四個東洋兵都對他行敬禮，一個東洋人站長也對他行敬禮，阿杏知道他是大亨，也知道他有錢。但只因爲他是東洋人，假使是中國人，跟他做女人也無所謂。

林木叫她吃汽水，她從來沒有吃過，喝了口辣麻舌頭忙噴了出來，噴在旁邊一個東洋鬼子身上，那鬼子馬上對她眼睛一彈。

她嚇得儘往林木身上擠。

林木忙對那鬼子點點頭，咕咕略略說東洋話，那傢伙非但不怒，反而笑了，也咕咕略略說了一陣，自己用手帕揩拭衣服上的水漬。

「嗚沒要緊呀，」林木又叫阿杏喝汽水，她拒絕：

「阿拉勿要吃。」

於是林木又叫她吃茶葉蛋雞蛋糕，她有心事也吃不

下。

「統統勿要吃介？」

「謝謝儂，勿要吃，肚皮飽飽。」阿杏陰沉着嘴臉

「姑娘，阿拉看儂啊，勿開心呀，現在人做做，開心開心好來介。」

「我要到上海去。」

林木不再睬她，火車開動的時候，他逕自看報，火車又停了幾次，阿杏兀自橫想豎想，又不敢逃走，自念人地生疏，口袋裏沒帶多餘錢，是僵局。

想阿想的，忽然想到了自己所帶的包裹和鋪蓋，不知龍生和阿梅可會拿去？急了，便問林木：

「我……我的東西忘記帶來了呀。是不是還在火車站上？」

林木像沒聽見，又好像故意不睬她，她用手去拍拍他的膝蓋：

「喂，喂，我問你話呀。」

林木這才放下報紙，對她瞟一眼。

「儂搭阿拉開話講講，阿拉交關開心，面子有有呀

「我問你，阿拉包裹鋪蓋？……」

「嗚沒要緊，阿拉東洋先生站長責任有有。」

這時火車又慢下來，好多東洋鬼子站起整理東西

林木朝窗外看看，也站起來了，用手帕拂一下膝蓋上的香煙灰，拉拉阿杏道：

「儂看看，蘇州到到啲。」

阿杏朝窗外一看，只見一長排高高的牆頭，還有一隻寶塔，還有黃包車，還有會放屁的汽車。

他的心緒頓時慌亂，竟然沒有主張，終於只好跟着

林木下車，糊裏糊塗出了火車站，兩輛黃包車被林木喝住了，他指指叫阿杏坐上去，阿杏只好坐上去，那拉車

的人拉了飛奔，她掉頭看看後面，只見林木也坐在車上

跟着來。

他舉手向她揮着，大聲說着：

「阿諾乃，蘇州交關好白相格乃！阿阿阿。……」

阿杏想不出什麼回話，一回兒黃包車過了一頂大橋

又停下，車夫說是要下車進城，林木隊長硬叫車夫拉，

說是：「阿拉東洋先生沒有關係介。」

車夫却已拉了空車朝前而去，林木隊長沒奈何挽着

阿香進城，城門口站崗鬼子兵忽然一聲怪叫，幾乎把阿香的魂都嚇跑。走過城門纔知道他們向林木行敬禮。

黃包車夫開始在蘇州城裏馬路上奔跑，阿香坐在車子上簡直看呆了，眼睛前五顏六色，女人的衣服子奇百怪，很多大店舖門口裝着一隻木盒子，盒子裏會拉胡琴，唱戲，說話，在鄉下從來沒見識過。

馬路上也有和平軍。樣子和鄉下的和平軍差不多，但都是乖乖兒的，滿不像鄉下那樣，把普通百姓當豬狗，她想：連和平軍也是城裏好。

黃包車轉了一個灣，又一個灣，在一座高房子門口停了下來。

阿香掉頭看看林木，他已經下了車在付錢給車夫了，她也就下車。

「裏向去夫驢。」林木又挽住她手臂。

「還是什麼地方？」

「旅館，旅館，曉得曉得介。」

林木一面告訴她，一面已經把她拉了進去，又上了樓，一個穿白長衫的中國人拿了一大串鑰匙上來招呼：

「林木先生長遠勿來哉？」

「阿諾乃，阿拉事體忙來介，今天阿拉中國姑娘來來，房間開開喲。」

穿白號衣的點點頭，陪著笑臉，先對阿香瞞一眼，然後說：

「好來介介，中國姑娘綁下來來，呵呵呵，……」他開了房間的門，林木和阿香走進去，阿香儘先回四週掃視，只見床，椅，桌，櫥……連茶杯茶壺的式樣都是奇奇怪怪的。

穿白號衣的跑出去後，房門即被「砰」的關上。

林木解下皮帶手鑰，脫了外面的衣服，往床上一丟，去放自來水，把頭浸在水裏，洗了一個暢快。

他洗罷也叫阿香洗，阿香覺得那自來水龍頭奇怪，便上去旋轉機關玩着。

林木指指她：「汰汰，汰汰，滌幾滌爽要緊介。」阿香笑笑：「交關好白相。」

「哈噯，好白相介，中國姑娘……交關好白相介。」

林木上前攙住她，嘴巴湊近她臉，她退縮到房門口：「勿可以，勿可以。」

林木走近房門口，拉開大嘴巴：「濃姑娘阿拉同儕要好要好介？」

「誰要你要好，去你的！」阿香面扎朝房門。

林木抓住她兩隻肩膀：「要好要好不與介？阿拉東洋先王手鑰有介！」

他到床上去拿手鑰了。

阿香知道這不是說着玩兒的，萬一他當真開一鎗，自己性命豈非白送。於是她掉轉臉來：



「東洋先生，要好喫好等一歇可以。」

「哈嚏，等一歇介。」

「德閒話無沒滑頭呀？」

「東洋先生；要是我騙你，你可以打死我。」

「哈哈哈哈哈……」

林本一陣癡笑：「阿諾乃，

德姑娘良心要要介，阿拉東洋先生金票大大的有有

，阿拉金銀送送介。」

阿杏苦笑一笑，點點頭。

林本穿起衣服來，抄了他的皮篋。對阿杏說：「阿拉外面去去，公事辦辦要緊介，夜裏呵，阿拉此地來同儂米西米西，曉得介？」

阿杏知道他要出去接洽公事，再好沒有，便點點頭

「早點回來。」

「曉得曉得……」

林本走出之後，阿杏便大動溜的腦筋，無論如何她想逃，再在這裏，非得受侮辱不可，明知出去人地生疏，那怕沿門討飯也不管，先離開了這裏再說。

她主意打定了，正待去開房門時，不料那穿白號衣

的茶房跑進來。

「鄉下大小姐，你一個人在這裏嗎！」

「嚙，先生；你能救救我嗎？」

「救救你，什麼意思？」

「我上了這東洋人的當，他今天要把我；把我……」

「你怎樣會受他騙的？這個日本隊長很不錯呀，鈔

票多得真牢牢，你跟他不會吃虧的，別人別都別勿着

。」

穿白號衣的原來是茶房，眉花眼笑對着阿杏，阿杏

則一味懇求他搭救搭救，並說：

「我要到上海去尋妹妹，我和我的妹妹本來一同到

上海去的，在火車站上失散了，無論如何你做好事。」

「大小姐；這個好事我不能做呀；東洋赤老把你交

給我了，要我負責，假使你一走，等一歇他回來，我交

勿出人，叫我怎樣呢？」

茶房一邊說着，一邊揮揮手，叫她坐下來。

阿杏哭出嘴啦道：「你也是中國人，難道就不能幫

幫中國人的忙，你只說我逃走好了。」

阿杏在那隻沙發上坐了下來，心中希望茶房能讓她

走。

那茶房說：「你們這些鄉下大小姐，天生是蠟燭，

東洋赤老對你們客氣了；橫勿肯豎勿肯，自要在鄉下他

方辣手辣脚被他們強姦，倒也沒有閒話講。」

阿杏知已絕望，便不再央求幫忙了，向他揮揮手道：「算了，你不肯幫忙就出去。」

茶房彈指眼請：「作啥，我此地勿能够來嗎！真是滑稽事體！」

「你存心在這裏看住我？」

「看住你，怎麼樣！」

「你是豬彘，欺欺我們鄉下人沒有意思。」

茶房却一隻手直指着她：「操那起來，鄉下女人這樣兇法，倒沒有看見過。」

阿杏哭了。

「操那，東洋赤老碰着這票十三點貨色，也算觸楣頭。」那茶房咒了幾句走出去了。

阿杏只聽見「咕咯」一聲響，馬上跑過去開房門時，已經被鎖上了，返身過來看見那邊有兩扇很長的玻璃窗，去拉開來，跑到了洋台上，手扶住洋台欄杆向下面一望，嚇得立刻退移兩步。

她只覺得旅館房子高極了，覺得身體像要掉下去。

「掉下去也好呀！」繼而她這樣想：「要是死了，也就算了，如能不死，便可到上海去找阿梅和龍生……」

於是她一條腿往洋台欄杆上跨，但欄杆太高，很費事，再用力向上跨時，忽然背後有人叫住她：

「來來介，阿拉交關交關物事實來買來介。」

阿杏掉轉臉來一看，完了，東洋鬼子林木回來了。而且他過來將她拉進房間去，兩件旗袍料好看極了，一件是紅的，一件是綠的，她愛不忍釋，剛才的一切好像完全忘記了。

茶房又進來扮着笑臉對她道：「可是，跟了東洋先生自有好處，這樣漂亮新的旗袍有得穿了。」

阿杏原恨這個茶房：「我們的事情不要你管帳，出去出去！」

「叫你一聲鄉下大小姐，勸你不要這樣兇法！」

「兇了怎麼樣？」

「怎麼樣，你說怎麼樣！」茶房存心和她吃鬥。林木跑過來將他「擦擦」兩記耳光，吆喝着道：

「豬彘介，阿拉東洋先生地方嘩拉嘩拉不興介，嘸！」

茶房雙手掩住臉龐，「林木先生；這姑娘那氣壞來西呀，剛剛呵，儂林木先生出去出去，伊呵，想逃走逃走。」

「逃走逃走介，噯……」但林木仍舊將他亂推。

那茶房被推出房去。夜幕展開的時候，阿杏跟了林木走進一家咖啡室，這地方又使她看得目迷五色，昏頭昏腦，一切都好像在做夢。

「姑娘：此地好白相介？」林木問。

阿杏點點頭：「外國吹打鬧猛。」

「啥嘍，阿拉同儕舞跳跳介？」

「我不會。」

阿杏看見許多男男女女互相抱住，在地板上滑來滑去，攪來攪去，覺得城裏的花樣真多，千奇萬怪，說出來叫鄉下人不會相信。

就在咖啡室裏吃了

夜飯。林木喝飽酒，完煞要拖阿杏去跳舞，阿杏被拖得沒辦法，只好跟他走到那光滑無比的地板上，一個是酩酊大醉，一個是破天荒下舞池，兩人胡亂擁抱着，還不會開步，却已「咚

隆禁」一聲跌倒。

全咖啡館男女都鬨笑了。

阿杏慌忙站起，林木則由一個侍役拖起來。

這時候又笑聲鬨堂，林木雖然醉了，心裏明白，他認為笑聲是給他的侮辱，不管三七念一。蹣跚跟跑到

一桌客人面前，將那個身穿西裝的大塊頭一陣亂打：

「白痴也魯，阿拉東洋先生，傻笑笑！壞來介介，

良良證有有介？」

那大塊頭吃了一頓生活，仍乖乖地掏出身份證來，原來是「和平救國軍參謀長」，他並且向林木行敬禮：

「東……東洋先生：阿拉和平軍頭腦做做，你不可以濫打人。」

可是林木却將那張身份證隨手一撕兩片，同空中一丟，又打了他兩拳。

後來他便拖了阿杏，蹣跚跟走出那家咖啡室，雇車回旅館。

到了房間裏，林木先是嘔了個暢快，一回兒便在床上呼呼入睡，阿杏等茶房把地板收拾乾淨，坐到沙發上，想到剛才所遭遇的一切，真不像是在人世間。

就在這奇怪的夢境中，阿杏終於被林木姦污了，她的收穫除掉一隻手鐲，兩件旗袍料外，還有兩隻金戒指，一隻金手鐲。

從此，她算是林木的「姑娘」了，在蘇州，她跟了他玩過虎邱山，玩過玄妙觀，兩人還合拍了一張照相。

她想：做人原無所謂，天下最難得的是財，是勢，是威風，跟了東洋鬼子做老婆，有財有勢有威風，從此她可以誰都不怕，甚麼惡毒的東西都有了。

變了，阿杏的心理變得快，而且她不再是鄉下女子模樣了。穿起旗袍，穿起大衣，穿起新式皮鞋。頭髮也燙過了。她想：假使阿梅龍生能再見面，一定不認識她了。



從蘇州去了一次回來，已經三個月，林木早給她在離火車站相近一個鎮市上租了房子，她過的是神仙日子，柴米油鹽，東洋老公拚命給他送來，用的穿的，只嫌多不嫌少，再加鎮上的人，誰都要拍她馬屁，提起邱阿杏三個字，誰都要大姆指頭一饒，尊爲當地唯一女大亨。

鎮上的方鎮長，原是箇土棍，此時竭力想借東洋鬼子勢力來擴張他的地位，因此千方百計來連絡阿杏。

阿杏用的一隻馬桶滿了，方鎮長會特地親自去買了一隻，並親自送來：

「隊長師娘；這隻馬桶是特地叫箍桶匠加工雙料製造的呢。」

「幾個錢？方鎮長；何必親自送來呢？」

「隊長師娘；這是我姓方的一片誠心，假使叫別人送來，便對你隊長師娘不恭敬了，再假使算了你的錢呢，我就不能算人。」

阿杏笑出來了：「方鎮長；連馬桶都要你送給我，那真說不過去。」

「隊長師娘；以後要請你多多照顧幫忙，在林木隊長面前，多多說好話，挑我姓方的弄口飯吃吃。」

阿杏答應了他。

隔了一天，方鎮長又領了一個開賭台的傢伙來，這傢伙原是當地的流氓，年紀很輕，面孔生得俊俏，說是要拜阿杏做寄娘。

「隊長師娘；你一定要給我面子，答應收這位魏老板做寄兒子。」

阿杏笑着道：「他年紀比我大些，怎可叫我寄娘？」

「你師娘不歡喜他？」

阿杏瞞一眼：「歡喜是歡喜他的，不過我年紀比他小，不配。」

「還沒有關係。」

阿杏對於這個姓魏的賭台老板，極有好感，愛他年輕俊俏，寄娘寄兒子的名義定局了，居然選擇吉舉行典禮，由方鎮長一手佈置，點起一對紅燭，備了四桌酒，林木隊長居然做了東洋寄爺。

魏老板向他磕上三個頭。

林木哈哈大笑：「好來兮，好來兮。」

自此以後，幾乎全鎮上的人都知道魏老板拜了東洋寄爺，這個牌頭硬得不得了，和平軍警察局都對他側目，在他開的賭台上，沒有人再敢去多攪，同時外面有了一種謠言，說他和邱阿杏私下有來去。方鎮長聽到了這消息，有些酸溜溜，便去問究竟。

魏老板說：「我不瞞你，寄娘的確對我有意思，時常叫我去談天，有時還叫我睡在她家裏，但我不敢。」

「不敢最好，」方鎮長說：「你是我介紹去的，萬一你們當真有攪七念三事情，被林木得知了，帶累我性命不保，可不能害我。」

「我曉得，放心，我決不會害你。」  
方鎮長便又趕到阿杏地方，阿杏問他：「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事，來望望你的……」  
「嘿，你身體好嗎？」

「多謝你，身體很好。」

「有什麼事吩咐嗎？」

「沒有事，假使有事會來叫你的。」

「唔唔……隊長師娘；我有一句話要問你：就是你寄兒子魏老板……」

「你提起他是什麼意思？」

「唔唔，隊長師娘；這位魏老板人是好人，不過我

和他也不能算知己，他的來歷根底，也不很詳細，希望

隊長師娘不要和他過於接近。」

阿杏聽出弦外之音，反而責備他：「方先生；我倒

不懂了，既然你不很明白他來歷根底，為什麼要介紹他

來呢？我只相信你，你方先生是這裏鎮長，應該負責的

，假使你負責，那末你就不配做鎮長！」

方鎮長聽了，幾乎好像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沒有

話可以辯駁，連忙說：

「當然負責，當然負責，隊長師娘；你放心好了。」

他碰了個頂子走了。

林木又到外埠去了，他是時常要被上級召去開軍事

會議的，阿杏耐不住寂寞的時辰，便勸人去喊魏老板來談心。

這已經是半公開的事實，阿杏與魏老板發生了關係，只隔住一個林木。但這天可真巧，阿杏剛把魏老板喊到房裏，偏偏林木回來了。

東洋鬼子不是死人，見了炬火中燒，嗚呼，詰問魏老板為什麼跑到阿杏房間裏來？

魏老板急得牙齒打戰，全身骨頭不能支持，連連鞠躬，連連喊寄爺。

「阿拉來……來看  
看儂寄爺，沒……沒有  
別的意思。」

林木將他打一拳，

魏老板想返身逃時，林

木又喝住他：「不興介

！逃走逃走不興介。」

阿杏也把他叫住：「你不要走，小魏，不用怕，講道理給他聽好了。」

道理給他聽好了。」

魏老板只好硬硬頭皮不逃，準備挨打便了。

不料經阿杏扮起面孔對林木說了一大套，這東洋鬼

子真有點孺爛脾氣，非但怒氣全消，抑且臉上浮了笑容



，向魏老板一指：

「裏向坐坐介。」

魏老板心頗忐忑，不敢坐，經阿杏拖一把，他才敢坐下。

林木在他背上拍拍：「寄兒子，哈哈哈哈……」一陣釋笑，只笑得魏老板手足無措。林木此時一邊把上身衣服完全脫去，赤了膊：「邪氣熱來分介，阿拉身要揩揩。」

阿杏到後面去打熱水，魏老板如坐針氈，只怕林木再發豬鬃脾氣。但林木又笑噴噴對他說：

「儂，阿拉曉得，此地專體相幫做做，好來分介。」

「是是是，寄爺。」

阿杏把一面盆水搬來，放在桌子上，魏老板爲要討好起見，袖子一捲，相幫他擦背。幾記一擦，林木「格格」笑將起來，好像舒服透了。魏老板去絞手巾時，林木手指一遞：

「寄兒子本事大來兮，呵呵，本事大來兮。」

阿杏在半邊也笑了：「小魏；你是什麼出身啊？看你擦背的功夫不壞。」

「不瞞你寄娘說，我小辰光學混堂擦背，後來纔改行。不過你寄娘不能同別人說，面子上有關係，現在人家問我什麼出身？我總是吹牛皮在上海吃過交易所飯。」

他自從給林木擦背大爲得寵後，便生了野心，想把方鎮長趕走，自己做鎮長。那時期什麼區長，鄉長，名目上由汪派爲政府管轄，實際上全由東洋鬼子控制支配。那怕是地方上一個小小起碼日本警備隊，却有權力干涉一切地方行政。所以魏老板儘在阿杏面前哭訴，阿杏再竭力向林木告枕頭狀，不料林木認爲方鎮長處處都能爲「皇軍」做孝子順孫，要豬有豬送來，要蛋有蛋送來，「情報」工作做得很好，不肯把他掉換。這在魏老板自然大感失望，遂再窮動腦筋。好在他的一黨人多，還有一幫吃齋飯的徒弟，都肯給老頭子効勞，商量了好多天，乃決定用苦肉計，先去告訴阿杏，阿杏認爲很好，於是便幹起來。

他們的陰謀是：先由魏老板一個親信徒弟叫小毛的，假扮游擊隊，預先在身邊藏一封書信，黑夜裏故意闖到鐵路警戒線，鬼頭鬼腦，東洋鬼子小兵看見了，喝令止步，上去將他搜查，那封信查出來，拆開一看，却是游擊隊司令寫給方鎮長的，大概意思是：

「我們游擊隊得到你方鎮長許多幫助，十分感謝，現在擬偷襲火車站警備隊，活捉鬼子林木，特派小毛同志前來與台端接洽，望供給情報……。」

這還了得，小毛自然立刻被解到警備隊，連夜由林本隊長審問。小毛故意裝得哭出嘴臉，招供道：「阿拉良民做做，田種種，游擊隊要阿拉打仗，勿打仗要殺頭

，今夜要我信送送給方鎮長，阿拉統統勿明白。」  
林木隊長點頭，馬上派了五六個鬼子到方鎮長家裏去搜查，結果，在天井花台中搜出兩隻手榴彈。

可憐方鎮長被綁走時，猶不知自己犯了什麼罪？  
方鎮長被關在警備隊裏，魏老板還貓哭老鼠假裝慈悲，去探望他：「老方；你放心，我會竭力想辦法保你出去。」

「小魏；你想我這種事體冤枉不冤枉？做夢都不會想到，會有這種窮禍落在頭上。」

「唉，老方；東洋人的事體，原沒有道理講的，他們只以為信上寫了你名字，又在你府上搜出手榴彈，你就沒法辯論。」

「是呀，活見鬼。我家裏從來沒有手榴彈呀，小魏；我多少有些明白，當中一定有冤家，存心要我好。萬一能够讓我出去，老子非得調查明白，要他好看不可。」

魏老板打了個楞：「那當然，那當然……」  
他從警備隊出來，便跑到阿杏家裏，對他說：「叫林木趕快把方鎮長鎗斃算了，否則，我很不安心的。」

「這你太辣手了，這次苦肉計，不過把鎮長位置讓給你做，如今你目的快達到，何必還要送他性命！」

「嗨，寄娘；人講良心狗就不吃屎了，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要做大亨，手段就要放得辣，今天我到警備隊去，他說一朝出來之後，定要查究冤家報仇，現在我

不要他的性命，日後只怕他要我的性命！」

阿杏思索了一下，心裏很難過。這時小毛的老婆來了，眼淚汪汪，問道：「如今方鎮長捉進去了，怎麼小毛還不放出來？我們一家老小要靠他吃的。」

魏老板竟然無情無義，大怒，並且咒罵她：

「放你媽的屁，你丈夫當了游擊隊，幾乎害了我老頭子，來嚙哩嚙什麼？」

小毛老婆頓時要扭住魏老板拚命，魏老板掏出鎗來威脅，被阿杏攔住了道：

「不可這樣子，小魏；上有天下有地的，你走開。」

接着，她安慰小毛老婆：「沒有關係，你丈夫我保他出來，有什麼話對我說好了，他的脾氣很壞。」

小毛老婆拭拭眼淚道：「你隊長師娘講道理，你曉得，我們一家老小都要靠小毛吃呀。」

阿杏多多說了好話，把她勸着走了，魏老板却不許她去保小毛出來，因為他出來之後，苦肉計的祕密要走漏消息。最好叫林木隊長將他和方鎮長同時槍斃。

阿杏對他冷笑：「唔，你究竟還多少有些良心嗎？」

「要做大亨，只好良心黑到底。」

「我可不能跟着你良心黑。」

「不答應也沒關係，不過你我交情不算淺，我小魏大不了此地鎮上不住，祕密揭穿之後，看你也難做。」

現在……現在只要問你一句話，你希望同我做長頭夫妻？還是做短頭夫妻？」

魏老板狼巴巴的樣子，阿杏一則怕他外面去宣傳，給林木鬼子得知了，人的確難做。二則也是戀姦情熱，這樣一個小白臉實在捨不得丟掉。便答應了他的要求，擲下良心問題，林木夜裏回來了，她只得叫他趕快將方鎮長和小毛鎗斃。

林木說：「哈，阿拉調查調查，統統要槍斃槍斃介。」

方鎮長的老婆却又啼啼哭哭跑來懇求阿杏：「隊長師娘：總要你大慈大悲幫幫忙，外面都在說，我家方先生要保不住性命，他真是冤枉的呀。萬一他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們一家子也就完了。你救他一條性命，勝過到南山去燒香呀。你隊長師娘是大慈大悲活觀音呀！」

阿杏心腸被她哭軟了。

「唉，方師娘；你不要傷心，說不定方先生不會死的，我曉得他冤枉，我明白。」

方鎮長的老婆給她打發走後，小毛的老婆又跑了來，卜篤卜篤只是儘向阿杏叩着頭：

「隊長師娘；你知道的，我家丈夫他從來不會做過游擊隊，一向吃賭飯，拜了魏老板做老頭子，老頭子不該叫徒弟搨木梢，他有勢力，他有錢，硬把我女流之輩吃罵，哼，日後他也要做做人的。我曉得你隊長師娘良

心好，特地來求你，我家丈夫的性命都在你手裏呀！」

她說罷，仍舊頻頻叩頭。

阿杏真難受極了，心中只怨恨魏老板手段辣，良心黑，只顧自己做大亨，不顧別人的性命，乃也答應了小毛的老婆，決計向林木隊長說情，不把小毛鎗斃。

小毛的老婆又叫了幾個頭，回去了。

可是這天夜裏，林木隊長沒有回來。翌晨，阿杏趕到警備隊去，據說林木隊長到蘇州去開軍事會議了。接着，一個使她萬分難過的消息是：方鎮長和小毛都解到南京去了，而且又據說：解到南京去是死多活少。

她黯然地回到家裏，魏老板已等着她，阿杏儘責備他：

「小魏，小魏；你傷了陰鷲！」

「方鎮長和小毛都解走了是不是？」

「自然，他們一解到南京，是死定了的了，你一手殺兩條性命，自己良心上過得去嗎？」

魏老板頭頸一擡道：「大丈夫做了就做了，特地來



告訴你一聲，我要開碼頭了，這裏過不下去，好多徒弟都起鬧。」

「唉，現在纔知道良心不能壞了吧？你走，就把我丟了是不是？」

「所以我得問你一聲，有真心對我，跟我跑。你的妹子在上海，現在正可去找她。」

阿杏遲疑着，心理上的矛盾已達極點。與林木隊長同居了這麼多時候，說道無情却也有些情。他雖是個日本鬼子軍人，憑良心說待自己很不錯，自己說長，他不会說短，要什麼東西，只要開口說，馬上辦到，假使自己瞞了他一走了之，多少有些捨不得，但不走呢？又捨不得魏老板，這樣一個漂亮的小夥子是少有的，他是中國人，夫妻可以做長。

她心思亂極了，不知怎樣決定纔好。最後。她說：「小魏，你讓我靜靜心，想一想。」

「想一想，我可等不及，風聲對我很不利，大家都在起鬧，方鎮長老婆我不怕，小毛的老婆我吃不消，她得到丈夫解到南京的消息，一定要來和我拚命！」

「你馬上要走？」

「馬上走，到橫塘搭班船，再搭小火輪，到上海，火車我們不能趁，……你不用多想了，看你也是走了的好，事情一拆穿，就會弄到你頭上，東洋鬼子不會整天價保護你。」

魏老板再用言語恫嚇，阿杏決計跟他走，一半也是爲了到上海去可以尋尋阿梅和龍生。

她把所有值錢的細軟，打成一個包裹，交給了魏老板，叫他先走一步，半小時後，兩人在鎮梢頭會了面，轉輾由水路動身到了上海。

阿杏只覺得上海地方比蘇州城裏更要熱鬧幾倍。有一種蹺起辮子搭在鐵絲上的車子使她特別感到興趣。許多高房子好像要伸到天上去。

魏老板領了她在一家小旅館裏就攔下來。又領了她去玩大世界，上館子吃飯；看影戲，逛馬路，一切都使她滿意。

「小魏：上海真是花花世界，有那麼許多玩不完的花樣。」阿杏說。

小魏躺在床上：「只要有錢，甚麼新鮮玩意都在上海。」

「你這幾天錢化得很多了。」

「唉！坐吃山要空。」

「小魏；我想去找我妹妹，她一定在做廠了，找到了她，我也去做廠，做了錢，我們可以去玩。」

「上海這麼大的地方，你知道你妹妹在那裏？」

「一家一家廠裏去問，我想總問得出來的。」

「上海的廠家多得很呀，紗廠，布廠，絲廠，織綢廠，襪廠，汗衫廠，香烟廠，藥廠，你到什麼廠去找？」

阿杏道：「小魏；她在香煙廠裏做工。因為介紹人也是做香煙廠的。」

魏老板顯得極其冷淡：「香煙廠也儘多，英美，南洋，華成，福新，大東，瑞倫……還有許多小公司，每家公司的女工又那麼多，怎尋得到。我看起來，你也不必去尋你妹妹了，假使有什麼別的生意可做，就做別的生意吧。」

阿杏擠着眼睛：「有什麼別的生意做呢？」

「自然有，我去託朋友為你找。」

「我做不來的。」

「保險你做得到就是。」

「不過做香煙很賺錢呀。」

「別的生意做起來，還要比香煙廠賺錢，而且還省力，只要個把鐘頭辰光，三萬兩萬撈進不化一些氣力。」

阿杏聽了怪興奮：「當真上海賺錢這樣容易？那末小魏，你也可以做囉。」

魏老板斜睨她一眼道：「容易賺錢的生意，只有你們女娘家能做，男人不行的，上海地方只有女人吃香。」

「唔，」阿杏懷疑：「別騙我鄉下人，女人賺錢總及不來男人，除非去做婊子賣身。」

魏老板打了個楞道：「不……不一定，上海的情形你不知道的。」

隔上兩天，一個男子到旅館裏來找魏老板，房間裏只有阿杏一個人。

「先生；你貴姓呀？小魏出去了。」

那男子對她打量一下說：「我姓錢，他約我這時候碰頭，怎麼又出去了？」

阿杏招呼他坐下：「錢先生；你是不是介紹我去做生意的？」

「你知道……」

「小魏會對我說起過。」

「哦，哦，你叫阿杏？」

「是的，錢先生。」阿杏特地倒了一杯茶遞給他：

「錢先生；喝茶。」

「好，」姓錢的儘對她打量，問：「上海沒有來過？」

「沒有，錢先生；我是鄉下人，甚麼都不知道的。不知我在上海的生意會做不會做？假使不會做，那就塲了你錢先生的台。」

姓錢的對她笑笑：「像你這樣子，已可冒充上海人了，不過閒話還要改改，好在多做得會得熱的，只要當心一點，頭子放得活絡一點。」

「錢先生；什麼叫頭子呀？」

「頭子，頭子……就是要……要見貌辨色，曉得客人的心理，叫他們鈔票情情願願拿出來。」

阿杏覺得很奇怪，便問：

「做生意也有客人嗎？那客人是辦貨色的嗎？」

姓錢的點點頭：「是的，客人當然是辦貨色的。」

「錢先生；我鄉下人不會說話，說錯了，你可不能見笑的。」

「沒有笑你，小魏就要來的吧？」

「就要來的，錢先生；喝茶呀。」

「不要喝茶，剛喝過咖啡。」

「哦，錢先生剛吃過鴉片，嘿……錢先生；你年紀輕輕怎麼就吃鴉片煙了？」

姓錢的「格格」好笑，繼而說道：「真攪七念三，

我說吃過咖啡茶。怎麼纏到吃鴉片烟上去，以後你去做生意，不能這樣子的，否則客人要當你十三點。」

阿杏雖猶未會弄明白，但知道自己的話是說錯了，面孔漲得煩紅。

傍晚時光，魏老板回到旅館，阿杏責備他太糊塗，

約好錢先生，害他等了許多辰光。而魏老板則已拉了錢先生到半邊竊竊私議了，阿杏只聽見他們說：

「貨色是嶄貨，攞得出去，不過價錢前途吃勿落，

你小魏不能獅子大開口的。」

「現在樣樣東西價錢大，生活程度高，勿賣這價錢

，情願攞一攞。」

「我看有兩隻手摸摸也可以了，你不化本錢。」

「怎麼不化本錢，引一隻狗也要攞落兩隻肉饅頭呢。」

阿杏莫明其妙，一回兒，魏老板和姓錢的出去，阿

杏問：

「爲什麼又要出去，這裏談談不好嗎？老把我丟在

這裏，真厭氣得要命！」

魏老板瞞她一眼：「攞什麼呀，我們有我們的公事

，怕厭氣，馬上就叫你到鬧猛的地方去了。」

錢先生也說：「你去做生意，保險不會冷靜了，嘿

嘿，再會，再會。」

「再會，再會，錢先生；有空來玩。」

阿杏把他們送出房，一個人百無聊賴地留在房間裏，想到魏老板那副神氣，有些異樣。火氣變大，一張面孔也陰沉沉的，好像有很大的心事。

九點鐘了，鐘聲一記一記敲在她心房上。肚皮早已

飢餓，滿想着魏老板回來一同上飯店，但等到十點敲過

仍未回來。

飢餓之火委實忍耐不住的時候，便去開房門叫茶房

沖茶。

他用茶來果腹，但拉過一場尿又無用，肚皮裏只是

「咕嚕咕嚕」叫。她捧着肚皮很難過。



夜深了，整個旅館裏都靜寂下來，忽然間房間裏電燈也熄滅了，她孤寂地一個在黑暗中坐着。

她終於「嗚嗚」地哭了。

忽然有開啓房門的聲音，電燈突亮起來，茶房站在她面前問：

「喂，女客人，這樣晏不睡，哭什麼呀？」

「我家魏老板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我怕他在外面闖了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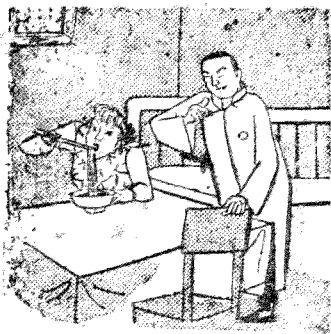
「不要緊的，現在馬路上常常封鎖，作興封鎖出了，急什麼，你好像夜飯勿會吃過？」

阿杏搖搖頭，拭掉一把眼淚：「沒有吃過。」

「要不要給你去叫點心？看你這位女客人真壽，要吃東西只管叫我們茶房好了，排骨麵好不好？」

阿杏問：「排骨麵貴嗎？」

茶房道：「上海吃東西，不能講價錢，講起來沒有便宜貨，除非等東洋赤老滾了蛋纔有便宜東西吃，決定同你叫一碗排骨麵來吧。」



阿杏吃排骨麵的時候，那茶房却坐在房裏不走出去，而且問長問短：

「你和那個姓魏的，是不是花燭夫妻？」

阿杏一時沒有想，竟然回說：「不是的。」

「那末是軋軋朋友的了？」

「不，不，我和他是花燭夫妻。」阿杏已經知道自己說錯了。

那茶房笑笑：「我們眼光很兇的，早就看出你們不是花燭夫妻了，用不着吹牛皮，上海人統統是老舉，……嘿，嘿，……」

阿杏面孔漲得爐紅，只管悶倒頭吃麵，茶房等他吃罷，又問：

「你家這位先生做什麼生意的？」

「我不說了。」

「喂，問問沒有關係呀，此地局子裏時常要來查房間，告訴了我，省得你們麻煩了。」

「你這人很壞。」

「我們茶房都是規規矩矩的。」

「爲什麼要說我們不是花燭夫妻？」

「其實不是花燭夫妻又有什麼道理，上海地方獨多不是花燭夫妻，軋朋友軋上反而新派……並不騙你……你家先生做什麼生意的？」

那茶房定要問她時，她又說了老實話：「不做什麼」

生意。」

「不做生意，那末是內地來的小開了？」

「也不是小開。」

「不是小開，又不做生意，怎樣開銷法子？……你們到上海來做什麼？」

阿杏道：「尋我妹妹來的。」

「唔……」那茶房呼起香煙來：「你妹妹在上海做什麼？」

「香煙廠。」

「香煙廠，好極了，是不是在錫包間裏包香煙？華成？南洋？還是浦東英美煙草公司？我……我女人也做香煙廠。」

阿杏聽見他說他女人也做香煙廠，馬上說：「那再好都沒有了能不能拜託你家嫂嫂幫我尋尋我妹妹嗎？」

那茶房一口答應，其實存心吃豆腐：「那便當，我各家香煙廠都很熟，你妹妹她叫什麼名字？」

「同我只差一個字，我叫阿杏，她叫阿梅。」

「阿梅……」茶房伴作沉思狀：「這……這個名字好像很熟，唔……我認識的，她……她比你年紀小，是不是？」

「她是我妹妹，當然年紀比我小，你知道她是怎樣的相貌？」

茶房抓抓腮膀：「相貌嗎，嘿，我知道，她的皮

膚並不白，有些像鄉下大姑娘，穿了花衣裳。」

「她有兩條辮子呀。」

「對，對，她有兩條辮子，我認識她，她的面貌和你差不多的，眼睛，鼻子，耳朵都像你，她說過，她有一個阿姐，對，對，對。」

阿杏信以為真，便問：「那末，你知道她在什麼廠裏做？」

「香煙廠，呃，香煙廠。」

「香煙廠我曉得，是什麼招牌。」

「福……福新……福新。」

「那末能不能請你現在去一趟，告訴她我已經到了上海？」

「可以是可以，不過今天辰光已經半夜過後，明天我陪你去了。」

阿杏很快樂，滿以為阿梅有了下落，姊妹能在上海會面，真意想不到，不過她又想起了魏老板，懷疑他會遇到什麼意外，或者他徒弟小毛的女人和方鑽長的女人已經趕到上海來。

她跑到窗口去，向馬路上探望，那茶房知道他心事，便上來道：

「我看你也不必等你家魏先生了，現在馬路上早已戒嚴，無論如何不會回來了，早些睡吧。」

阿杏眉毛一皺：「我怎麼睡得着？」

「睡不着，怕冷靜是不是，嘿，要不要我陪你？」  
阿杏睨他一眼：「哼，你這茶房說話很不規矩，誰要你陪！」

茶房賊態嘻嘻，「軋軋朋友沒有關係。」

「去你媽的，滾蛋！」

茶房再向她糾纏時，阿杏大聲駭喝，他纔很失望地退出房間。

這夜，阿杏始終沒有睡。

翌晨，姓錢的却一早來了。看見她眼皮紅腫，問情由，知道茶房欺侮了她，姓錢的便把那茶房叫進來，大加斥責，茶房則一味抵賴。姓錢的也沒有難爲他。

「錢先生，」阿杏追緊問：「魏老板到什麼地方去的，一夜不會回來？」

姓錢的告訴她：「你聽了不用急得，小魏昨天跟我到一家燕子窠裏去談心，恰巧碰着捉燕子窠，我逃得快，沒被搭牽，他觸霉頭，被捉了進去，這話你不能夠說出去的，否則你也有危險。」

他說時，故意望望房門口。

阿杏急得甚麼似的，埋怨姓錢的：

「你怎麼可以給他上當呢？爲什麼要領他去吃鴉片烟？我早已說你是吃鴉片烟的呀。」

她哭了。

姓錢的拍拍她肩膀：「勿要嘩嘩嘩，鄉下人真不

懂進出，他自己要去接洽生意，當然爲了你。」

「爲了我，爲了我，這這……」阿杏嗚嗚咽咽地抹掉一把眼淚問：「他幾時才能放出來呢？」

「那可沒有一定，解到法院裏要看法官怎樣判決。現在閒話少說，你一個人住在棧房裏不是辦法，還是跟我走吧！」

阿杏一邊吸泣，一邊說：「跟你走，你錢先生一向同我陌陌生生的，跟你到什麼地方去呢？上海地方我曉得壞人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錢……錢先生……。」

姓錢的故意冷笑一下：「操那起來，真是鄉下屈死，我姓錢的叫是爲朋友熱心，小魏同我有交情，否則讓你一個人在棧房裏，死人勿關，怎麼介大歲數，好壞都不懂！」

阿杏頻頻拭着眼淚。

「勿要哭，勿要哭！」姓錢的又說：「這樣哭出嚙喇跑出去，人家還當我是什麼人呢，放心好了，你介大難道怕我把你賣掉不成，誠心誠意介紹你去做生意，還要怎樣呀！」

「錢……錢先生，現在我要去找我妹妹。」

「找你妹妹，便當來兮的，領你去找好了。」

「此地的茶房曉得我妹妹在福新香烟廠。」

「你相信我？還是相信茶房？操那，茶房在擺噱頭呀，幸虧碰着我，否則你還遭了，完全鄉下阿木林，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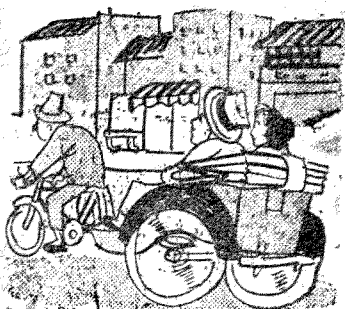
人家騙去實在野雞堂子裏有份。走，走，走！」  
姓錢的竟把她的包裹搶在手裏，拉住她手臂，茶房却跑進來問：「此地房間可要連下去？」

「不連了，怎麼樣？」  
「不連要付帳，勿要介兜好哦！」

「兜末怎樣？房間錢欠一欠，憲兵隊來看我好了。南到北，錢阿根誰不知道，阿相信，不相信卡押一押。」

錢阿根從口袋內挖出一張硬卡來。

茶房立刻陪笑臉：「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我們是責任問題，來問一聲，嘿，嘿，錢先生，勿要動氣。」



阿杏跟了錢阿根走出旅館，就雇了三輪車，一直踏到一個地方，她當然不知道路名，只覺得四週很冷落。又被帶進一條弄堂去，轉灣抹角，走進一家後門，從扶梯上走上去，在一個房門口站住，錢阿根喊：

「楊師母，楊師母。」

房內有女人喉嚨問：「誰呀？」

「我，人領來了，你看看。」  
來開房門的是一個又肥又矮的女人，她頻頻向阿杏打量。

「錢阿根；就是她嗎？」

「是的，阿杏，叫一聲楊師母。」

阿杏叫了一聲，便跟了她們跑進房去。房間裏傢具全是紅木的。大床上另外有兩個打扮得極華貴的中年女人在吸鴉片烟，氣味怪香。

楊師母叫阿杏坐。

阿杏也就坐下，只見那兩個華貴的中年女人，一邊抽鴉片煙，一邊四隻眼睛睜睜睜對她看，她被看得害羞，掉轉臉去。

「阿杏，你今年幾歲了？」

阿杏低頭不開口，錢阿根說：「你只管告訴楊師母好了，她介紹你去做生意，楊師母人真好。」

「二十一歲。」阿杏終於說。楊師母點頭，又對她打量一番，然後問：「鄉下還有些什麼人？」

「沒有什麼人了。」  
「爺娘都沒有了嗎？」

「都死了。」

「蠻好，阿杏；你鄉下地方住慣，上海各種地方都要留心些，照你這副相貌，將來板有資頭的，嘿，嘿……」

楊師母說了，又跑到床前對那兩個女人說……

「杭太太，蘇太太；你們看看，人還不錯吧？」  
杭太太點點頭，說「蠻好！」

蘇太太伸個懶腰，也說「我也看得中。」

於是楊師母把錢阿根拉到外面去，阿杏要跟出來時，錢阿根手一揮：「你在裏面坐一歇，我馬上進來。」

阿杏便又坐下，心中很懷疑，想阿想的，便問床上的杭太太和蘇太太：

「請問這裏是燕子窠嗎？」

恰好楊師母跑進來：「不要瞎三話四，鸞頭鸞腦，你幾時看見這樣的燕子窠。」

「唔唔唔……」阿杏站起來：「楊師母；錢先生呢？」

「他走了，你就登在此地，先相幫做做事體，等你把上海的情形弄熟了，再介紹你出去做事體，你要好好的聽話，」楊師母臉上雖掛着笑，但笑容中帶有嚴厲之色。

阿杏要跑出去，楊師母却一把拉住她：「到什麼地方去？」

「我去叫錢先生，他……他怎麼把我丟在此地走了，也不通知我一聲？他……他說要領我去尋我妹妹。」

楊師母眼睛一彈：「看你真是個十三點，尋你妹妹日子長哩。」

「不，不，不。楊師母；我還要去看魏老板。」

「什麼魏老板不魏老板，不許你走，識相點！」  
楊師母……不……我不要在這裏，你……你放我走。」

「放你走，沒有這樣便當。」楊師母這時臉上已經堆起了橫肉，着實猙獰可怕。

床上的杭太太和蘇太太都說：「你這個女人怎麼一些不知好壞，楊師母見你好，纔要你登在此地，不識抬舉要吃苦頭的，曉得不曉得？」

阿杏不敢怎樣過於倔強。祇是說：

「我同你們都是陌陌生生的，我覺得登不慣。」  
楊師母道：「日子久了就慣了，看你真壽頭壽腦。」

「你們要我登在這裏做什麼呢？」

「介紹你去做生意呀。」

「做什麼生意？」

「你會做什麼生意？你自己說。」

「我會幫人家賣菜，識得秤，會算肚算，比人家用算盤算得快，……」

楊師母，蘇太太，杭太太都笑了。這時走進一個嬸姨來，說是洪先生來了。楊師母很高興，打發嬸姨把阿杏領出去，又和她咬了一下耳朵，嬸姨應命將阿杏帶到樓下灶間裏，阿杏又看見了一個年紀比她輕的小丫頭在沖茶，預備搬到樓上去。嬸姨告訴她：

「這小丫頭叫玲弟，在這裏外快進賬很好，你將來一定比她的進帳還要好，只要你有嚟頭。」

阿杏問：「此地究竟是什麼地方，爲什麼多的是女人，男人很少？」

「你登下去就會知道的，男人都要夜裏來，剛才的洪先生，是做局長的，東洋人地方紅得不得了，那個蘇太太的先生是做軍長的。杭太太的男人，在汪精衛手底下，官也做得很大。她們和此地楊師母都是結拜姊妹。所以你只要拍馬屁，將來可以同你做媒人嫁一個做官的老公，玲弟，洪局長已經看中她了。」

阿杏却自言自語道：「我曉得的，這裏是專門給人家拉皮條的。」

娘姨瞟她一眼：「不要瞎說瞎說，楊師母聽見了要光火。」

這時玲弟下樓來，手裏捧着一隻紙盒，臉上紅紅的像看出汗，娘姨忙兜着她問：

「紙盒裏是什麼東西？是不是洪先生送給你的？看看，看看。」

她說着，便從玲弟手裏將紙盒搶去，打開看時，却是一段精緻透頂的衣料，顏色花紋，好看得少見。

「玲弟運道真好，洪先生和你究竟是什麼緣份？這段衣料買買它，只怕我自做三年還不够，外國貨呀，你

看衣料邊上印着曲曲灣灣的外國字呢。」

玲弟把衣料和紙盒奪了過來：「王媽真的是的；不看看自己的手有多髒，弄了油漬在上面算什麼呀。」

她捧着紙盒跑到自己房裏去了。

王媽有點兒酸，啾啾眼睛，嘴脣一蹙道：「阿杏；你看看，這樣一個小鬼了頭也有堂堂局長先生看中，送長送短得寵她，你要擺點顏色出來，決不會輸於她的，她有局長看中，將來你有廳長總司令看中，……我王媽叫是年紀不掙氣了，再輕二十年歲數的話，像她玲弟這種小鬼了頭攢也攢得死呀，她神氣什麼！」

阿杏苦笑，心裏却也對玲弟那塊衣料羨慕。

一回兒，玲弟從房裏跑出來，已經打扮過了，身上簇新的旗袍，短大衣，高跟鞋，手腕裏還挾了隻皮包，不像是個丫頭了呀。

王媽鼻子一縮問：「怎麼，要出去嗎？」

玲弟冷冷回答：「洪先生要我陪他去吃飯。」

這時，洪先生已下樓，楊師母跟在後面，喊着道：「玲弟，玲弟，洪先生走了，你打扮好沒有？」

玲弟跑了過去，那瘦長條子姓洪的將她一條臂膀拉在自己手腕上，四隻皮鞋「咯咯咯」的出了後門。

這一幕就把阿杏看呆了。

楊師母在吩咐她：「你去把樓上茶杯收下來。」阿杏奉命跑到樓上收茶杯，一回頭，却看見那蘇太

太和杭太太兩人攢在被窩裏，嘻嘻哈哈，在打架似的，一個被另一個壓在下面。

她看得奇怪死了，跑到樓下告訴王媽，王媽說：「她們的事情，你只能看看在眼裏，不能響出去，否則楊師母要光火的。」

阿杏道：「他們既然都是大亨的太太，都是極有身價的，再加也有這麼些年紀，怎麼還跟孩子似的？」

「她們就愛這一套呀，到這裏來吸吸鴉片烟，攪七攪八一陣，這裏的楊師母是被她們當作男人的。你剛來這裏，不知道她們的事，以後你多看看就會明白。」

阿杏聽王媽說得格外糊塗了，怎麼楊師母會被她們當男人呢？真是奇怪事體。再向王媽問時，王媽却說：「辰光不早了，幫我弄中飯吧。」

吃了中飯，那蘇太太和杭太太走了。

楊師母打了一聽中覺起身，擺起烟盤來抽了幾筒鴉片烟，便吩咐阿杏跟她出去。

「楊師母；錢先生怎麼還不來？」

「你忘記不了他幹嗎？他有什麼好處給過你？」

「楊師母；並不是他有好處給過我，我想等他來問問他關於魏老板的消息。」

「魏老板是你什麼人？」

「他……他是帶我到上海來的，他說要領我去找妹妹。」

「我弄不懂你挖裏挖瘡的事情；趕快去把頭髮梳梳，跟我出去，甚麼事情現在把它丟丟開，我領你去洗澡，頭髮做一做，還給你添些行頭。阿杏；本來你到此地來，是做丫頭的，不過像你這樣的人做了頭太可惜了，我把你當自己人看待，以後你叫我阿姨好了。」

阿杏沒奈何，只好去梳梳頭髮，搥了一把面，跟她出去。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是一個個小房間，全是女人，找不出一個男的。

「楊師……唔，阿姨；這是什麼地方呀？」

「鄉下人，此地是女混堂。」

她們已經跑進一個小房間，阿杏只見有兩隻小榻，中間一個茶几，榻上放了幾條大毛巾，楊師母一回兒已把衣服脫了，躺在榻上：

「阿杏；脫衣服呀，跑出來要放得活絡些。」

阿杏喃喃道：「怪難為情的，阿姨。」

「叫你勿要老做鄉下阿屈死的，此地天生專門給女人洗浴，有什麼難為情，」

在浴盆裏，阿杏真有些不慣，鄉下地方非得到夏天大伏裏纔洗澡，用的是木頭浴盆，半浴盆水是多透了，上海女人講究，浴盆好像白玉琢成，潔淨光滑，坐在裏面像到了水晶宮，兩隻冷熱水龍頭儘「嘩嘩嘩」開個不息。

她旋又看見一個女人給楊師母「吱咕吱咕」擦背，

擦得統體肥皂泡沫。臃腫的身體白塌塌，她禁不住「格勒」一笑。

笑聲被楊師母聽見了。

「阿杏；你儘坐在浴盆裏不洗澡，好笑什麼？十三點！」

阿杏便用毛巾在自己身上揩抹，眼睛看在水裏，不敢再笑。將就把自己擦，便站起來，楊師母說：

「算洗乾淨了嗎？慢些，叫她也給你擦擦背。」

「我不要。」

「爲什麼？」

「我不歡喜。……」

「十三點，女人碰女人有什麼關係，我看你身上髒，難看不難看！」

「阿姨；我給誰去看呀？」

楊師母和那擦背的女人都笑了。當那擦背女人給阿

杏服務時，阿杏却儘把身體跪做一團，雙手緊緊捧住胸

脯，「嗤嗤」地笑個不停。

「爲什麼要這個樣子？」

「我怕肉癢呀，不要擦了，一定不要擦了，上海地

方的新鮮花樣我不慣。」

擦背女人看看不是生意經，便也收拾了毛巾走了。

阿杏覺得浴間裏悶氣，便絞乾毛巾，揩乾身上，跑了出

來，女侍役招呼她到了小房間裏，只見楊師母直挺挺躺

着，另是一個女人在給她修腳趾甲。

「阿姨；你真胖。」阿杏算是敷衍她。

楊師母閉着的眼睛張開來：「是呀，我真怨透了，

今年比舊年又重了十八斤，醫生硬說我吃肉吃胖，其實

我已經八個月勿吃肉了。」

從女子浴室出來，又到一家理髮店，上海理髮店阿

杏是破天荒初次光臨。眼見那些理髮師一個個全是西裝

打扮，雪亮的皮鞋穿在腳上「咕略咕略」，一張一張臉

蛋白又白，胖又胖，西式高墩子頭髮更不用說，特別加

工道地。

她心中暗忖：「這些人物那裏像手拿剪刀和木梳的

呢？全是少爺小老板的派頭呀。……」

楊師母在與一個鑲金牙齒的理髮師說話：「五號；

好多次我來不看見你的人，到什麼地方去的？」

五號道：「不瞞你楊師母說：揚州家裏的媽媽害了

毛病，寫快信叫我家去的。火車上軋得要性命，鎮江下

車又被扒兒手扒掉三十萬塊錢，回到揚州家裏，自己就

害起病來，他媽媽真觸楣頭。」

楊師母對他說一眼：「小晦氣哇，只要毛病好起來

，總算運道。怪道你面孔瘦了些，不過白倒白哉，嘻嘻

嘻。」

接着她就指着阿杏對他說：「你給她電燙一燙，我

叫三號汰頭。」





「好，好，好，來，大小姐跑過來。」五號對阿杏招手。

阿杏跑過去，坐倒一隻椅子上，但她說：「阿姨：我也只要汰一汰好了，頭髮在蘇州燙過的。」

楊師母道：「看你頭髮燙得像哈腔調，老鴉窩樣，另外燙過。」

五號在給阿杏弄頭髮時，便攀談起來：「大小姐一向在蘇州？頭髮蘇州啥人家燙的？你的頭髮交關硬。」阿杏回答：「我並不住在蘇州，到蘇州去白相順便燙了頭髮，那家理髮店不及此地大，裏面的人也不及你們神氣。」

「唔，唔……大小姐鄉下什麼地方？」

「爲什麼要問我？」阿杏在大鏡裏瞞他一眼。

「問問沒得關係。」

「不要你問。」

「不問也沒得關係，……楊師母是阿拉老主顧哉。」

「我不是你們的老主顧。」

「以後你常常來做頭髮，也會變老主顧囉，一朝生，兩朝熟……大家自家人，是哦？是哦？」

「誰同你是自家人！」

「喔唔喂，大小姐硬纏糊介。」

那邊的楊師母聽見了，掉轉臉來道：「五號，你不要同她多說多話，鄉下人是勿懂人情世故的。」

這位五號理髮師便和楊師母攀談下去：「楊師母；阿拉託你一樁事體，阿拉堂房阿哥跑單幫，火車站黑帽子，竹槓濫敲，碰碰要充公，東洋赤老地方弄一張派司便當不便當？」

楊師母不會回話時，三號理髮師搶着說了：「這種小事體，楊師母閒話一句，楊師母跟你五號交情不是一眼眼。」

楊師母點點頭，答應給他想辦法。阿杏心忖：楊師母看樣子也是有些身價的，怎麼會和理髮師有交情？難道上海地方的理髮師，當真都是少爺小老板嗎？……這些疑問當然只好扔在肚裏，不敢問。

接着又見五號一跳一跳跳到楊師母身邊。

「楊師母；幾時再請客到跳舞場去白相？」

「這幾天沒有功夫，有功夫打電話給你。」楊師母居然對他丟了個媚眼，阿杏在大鏡子裏看得很清楚。

五號又問：「杭太太爲啥長遠不來了？」

「勿要說起，近來杭太太氣悶煞了，她家先生在甯」

京另外碰着一個交際花，被迷得七昏八素。杭太太地方有兩個號頭不來，上禮拜她到南京去，同他先生窮吵了一場，她家先生要和她脫離關係，我也幫他氣昏了，還有什麼心相做頭髮？」

五號和三號異口同聲說：「杭太太的先生沒得良心嘍。」

楊師母嘆口氣：「什麼叫良心不良心，男人家總差不多，有了勢力有了鈔票，女人容易碰着，年紀大的老戶頭總歸吃癩。杭太太也因為年紀大了些，男人就被年輕的交際花搶去了，有什麼辦法。」

五號笑嗔嗔：「規規矩矩，講到有良心，還是阿拉這種人。」

楊師母睨他一眼：「你們這種人也靠勿住，小滑頭樣子，不見得不愛年輕大小姐。……」

「不對，不對，楊師母；阿拉只歡喜年紀大的，年紀大的纔有苗頭。……」

這時阿杏的頭髮上好像有烙鐵熨着，越來越有焦毛氣，她終於燙得叫起來：

「怎麼的？吃不消了。」

五號剛才想着跑過來，知道頭髮燙過份，把電流關了。阿杏有些火冒：「你這人做生活怎的媽媽虎虎。……」

「哎哨，爲啥介鬼！」五號扮了個鬼臉。

在理髮店裏逗留了近兩個鐘頭，阿杏真厭厭死了。好容易等楊師母和那兩個理髮師把所有的話講完了。纔走了出來，剛走過兩間門面，正待雇三輪車，忽然看見一輛大卡車「軋軋」駛來。卡車上裝滿年紀大的和年紀輕的女人，因爲人擠，全一個挨一個站着。其中有一個站在靠外面的，好像是阿梅。

阿杏呆住了，仔細看，不錯的，雖然衣服換過了，面孔變白了，身材好像也高了些，不過面貌模樣完全沒有變換過，她不禁脫口而喊：

「阿梅呀，阿梅呀！」

可是那輛大卡車開得那麼快只見越去越小，屁股後面捲起一陣塵沙。

楊師母將她拉住：「你喊誰呀？」

「阿姨：我的妹妹在那輛大汽車上呀，那輛大汽車上許多女人，是做什麼的？」

「都是在廠裏做女工的。」

「對了，對了，我妹妹是到上海來做女工的。阿姨；那許多女工是不是做香烟廠的？」

「誰知道，她們面孔上又沒寫出字。」

阿杏站在街頭上呆着不走，楊師母將她臂膀一拉：「走呀，還要領你去剪衣料買大衣呢。」

「我要尋我的妹妹去。」

「壽頭壽腦，你妹妹只要在上海，總會尋着的，看

你心真急，等幾天我自冇辦法給你尋到，走走，辰光不早了，家裏也許有客人來了。」

阿杏只好跟了她走，走到十字路口雇了三輪車，不多一刻功夫，楊師母便叫車夫打停，下車來原是一家很大的綢布莊，裏面是擠上擠下的買客。

阿杏跟了楊師母一直朝裏攢，攢到一排大玻璃窗前，掛有五顏六色的漂亮衣料，又把牠看呆了。

「阿姨，這些料子價錢都很貴吧？」

「不要管它貴不貴，揀好了，又不要你出錢。」

阿杏揀來揀去，只覺得每一種都可愛，恨不得告訴楊師母樣樣都剪一件，當然開不出口，她只是說：

「阿姨；隨你剪那一種好了。」

楊師母問她：「這種青灰底紫紅花頭的我看倒文靜大方。再剪一件橫條子的，你看條子綠的好呢，還是黃的好？」

「阿姨，都好，樣樣都好。」阿杏隨口回答。

楊師母便去找夥計來剪，可是那許多夥計沒有一個聞着，阿杏心裏想：上海人沒有一個不發財，窮人大概都在鄉下吧。她又付到她的妹妹阿梅，不知到了上海可會發財？還有龍生……？

想着，想着，瞥見楊師母終於拉了個夥計來，那麼年輕，又生得眉清目秀。楊師母一隻手老搭在他肩膀上放出騷形怪狀的樣子。

「你這小赤老，上次，剪五尺料子，回去量只有七尺。」楊師母指頭戳到那夥計鼻尖上。

夥計抓住她手：「足尺本來只加三，三五十五，尺只有六尺半，剪了七尺給你還嫌少嗎？」

「你答應我八尺的，」

「楊師母；可惜，可惜……」

「可惜什麼，小赤老，可惜我年紀大了不是？」

「並非，並非，你楊師母年紀雖大，生得嫩相福相，嘿，嘿……」夥計眉開眼笑，指手舞腳。

阿杏在半邊真着得嘔氣，但看看別的女客也都在和那些夥計們拖拖拉拉，動手動腳，乃知上海地方不能與鄉下相比，女人的骨頭大概不論老少，都生得很輕吧？

楊師母死活把一個肥軀仍往那夥計身上按，夥計則儘對阿杏眼睛瞞法瞞法。

阿杏怪不好意思地掉轉臉去，只聽見他在問楊師母：「這位大小姐是你的什麼人？」

「姪因，姪因，那能，你看得中嗎？」

「身段生得蠻嶄，綫條也好，只差面孔黑些，倒是黑牡丹，黑裏削，嘿，嘿……」那夥計量尺寸，七纏八纏纏昏了，於是再量過。

楊師母打情罵俏着道，「看你這個小赤老，魂靈在啥地方，阿大先生看見要停你生意。」

「沒有道理，飯碗敲碎，到你楊師母屋裏吃飯。」

「蠻好，蠻好，只怕你勿來，小赤老。」

「工銅幾銅一月？」

「工銅，」楊師母

粗腰肢扭幾扭：「哼，小赤老；我看你面孔生得蠻白哉，可惜，可惜，排骨樣的身體，沒有資格拿工銅。」

兩件衣料，足足剪了半個多鐘頭，阿杏實在不耐煩了，那夥計動剪刀，楊師母和他要拉來拉去七八次，這種情形在鄉鎮店家是沒有的，上海人真天生好胃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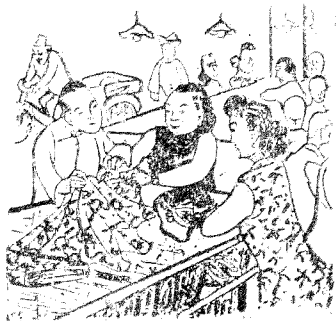
一共剪了三件料子，等夥計包好，開了發票，楊師母付了錢，把衣料交給阿杏拿了，她又在那夥計腮上擰了一把，罵了兩聲「小赤老」纔走出來。

在路上，楊師母告訴阿杏：「這種櫃檯孫要同他們攪攪的，否則尺寸方面要吃虧。」

阿杏有意無意地對他笑了一笑。

走過五六家門面，楊師母走進一家店裏，阿杏當然

跟進去，只見店堂裏全是女人大衣，各種花色都有，夥



計又像和楊師母相識，招待週到。

「阿杏；你去揀吧。」楊師母吸着夥計敬給她的香烟，坐在沙發上。

又來了難題目，揀，揀那一件呢？但夥計們在給阿杏服務，拿了三件給她穿樣子，楊師母則坐在沙發上做評判員。

「我贊成那件銀灰色的。」

阿杏則想買那件蘋果綠的，楊師母斥她阿屈死：「鄉下人只講究顏色鮮豔，上海人穿衣裳要講究氣派呀，大紅大綠不是到浙江路去立馬路，決定買那件銀灰色的吧。」

她的主張阿杏當然要聽從，夥計要給裝盒時，楊師母吩咐穿在身上算了，空盒子明天派人送來，銅錢帶轉香烟屁股扔在幾盞裏後，楊師母問夥計道：「你們的朱老板呢？」

「朱老板在總店裏，此地難得來，有什麼事嗎，楊師母。」

「沒有什麼事，有空叫他來白相，現在他囤呢絨發了財，所以我屋裏勿來跑了。」

她從沙發上站起，對柱上的鏡子照了照，又掏出粉盒子來在臉上加了些粉，然後對阿杏歪歪嘴：

「走吧，還要到裁縫店裏去，今天整個下午全在給徐辦事體呀。」

雇了三輪車，踏了一歇辰光，到了，那家裁縫店，規模不小，有兩上兩下房子。裁縫司務坐滿，全做女人旗袍，作檯板上攤滿五顏六色綢緞呢絨。

「彭老板呢？」楊師母問。

一個相熟的裁縫司務站起招呼：「楊師母今天怎麼親自上門來，彭老板在裏面，請坐，請坐。」

一歇功夫學生意把彭老板喊來，阿杏見他瘦得像個癆病鬼，一邊咳嗽一邊招呼楊師母。

「對不起，對不起，勞駕跑來，是不是裁衣裳？」

「當然是裁衣裳，鴉片烟可會吃飽？不會吃飽再去抽幾筒好了。」

楊師母調侃他，他倒儘陪笑臉：「吃飽，嘿，是你自己的衣裳，還是誰？」

「她的，」楊師母指指阿杏。

「好，好，這位小姐倒勿會看見過。」

「鄉下剛上來不久呢。」

「好好，我來給她量尺寸。」癆病鬼彭老板便從口袋內掏出布帶軟尺來，走到阿杏面前，拉出軟尺，前量長短，再量腰身，又量胸脯。

就在量胸脯的時候，阿杏的臉紅起來，而且有些怒意，耐不住詰責道：「你這人怎麼橫量豎量……你的手……。」

癆病鬼彭老板「嘻嘻」笑道：「要量準足呀，否則

做出來不合腰身，楊師母又要叫我吃賠帳。」

楊師母道：「阿杏；勿要多噲囉，讓他尺寸量準足。這個彭老板是寶貨，碰着人就搵油，赤老！」

阿杏只好任讓他量尺寸，量到肉癢地方，站立不直。心想：上海地方可算千奇百怪，說勿出所以然，連洋布店裏夥計裁縫司務都要在女人身上七攪八攪。

尺寸量好，癆病鬼老板嘻皮笑臉道。

「楊師母；這位大小姐看着她瘦來兮，肉頭倒不錯，骨架生得細些罷了，你看她的屁股……。」

楊師母在作檯板上抓來一支竹尺，在他頭上「卜篤」敲一記：「咨照你，老槍身體當心些，勿要轉歪念頭了，再轉下去看你今年夜飯快吃勿成了。」

癆病鬼老板摸摸頭顱肩胛一扛，將那紙包裏的衣料打開，從楊師母手裏奪過竹尺來量尺寸。

楊師母道：「用勿着量得的，料子剪得特別寬舒，每段五雙鞋面好多，揩油勿是生意經。」

癆病鬼老板睨她一眼：「楊師母：像你門檻這樣精法，叫阿拉裁縫司務吃什麼？一段衣料要多五雙鞋面，看你下領都掉落了。」

「當然，你量，八尺半是足裏足的。」

裁縫老板量着，一尺，兩尺，三尺，……六尺，六尺，七尺，八尺，九尺，一丈，一丈零五寸，他奇怪

了，一段旗袍料會剪一丈零五寸：

「那能道理？操那起來……。」他再量個明白。

楊師母和阿杏四隻眼睛監視着，一尺，兩尺，……

七尺，……九尺，一丈另半，不錯，一些不錯，連楊師母也出乎意外，阿杏說：

「阿姨；你不是叫他剪五尺的嗎？」

「小赤老大概吃豆腐吃昏了，尺寸錯給我。再量其他的兩件，癆病鬼。」楊師母說。

癆病鬼老板量了其他兩件，倒沒有錯多少。

楊師母道：「多了就多了，剪下來帶回去，三件旗袍限你明天做好，等穿的。」

終於楊師母和阿杏兩人跑出來，雇了車子回家，一進後門就問王媽：

「有誰來過沒有？」

「蘇軍長在上面，他說要同你辦交涉呢。」

「辦什麼交涉？」

「不知道。」

於是楊師母吩咐王媽，給阿杏將床舖舒齊好，另外

出空一隻皮箱，給他放衣裳東西，大衣掛在衣櫥裏，然後他上樓去，只見蘇軍長躺在床上自己在燒鴉片煙，臉上很不快活。

「噯，蘇先生好久不來了，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蘇軍長對他瞞一眼，腿一伸道：「楊師母；本來沒

有功夫跑到此地來，今天

是來找你問話的。」

「好，好，好……」

楊師母便也橫倒在床上

「我來給你打泡，你要

問我什麼話？問吧……

「讓我弄了兩筒再說。」

等抽了兩筒烟，

呼了幾口茶後，他閉了

閉眼睛再張開來。

「楊師母；我真弄不懂，你究竟有什麼魔力，我的

姨太太自從帶到這裏來和你混在一起，她就態度大變，

看見我冷冷落落的样子，他媽，我要和她尋尋快樂，總

是拒絕我，說是我不及你，不希罕我，你們究竟玩的什

麼把戲？」

楊師母冷淡然對他一笑道：「蘇先生：總不見得給

你姨太太介紹男朋友囉。」

「這個我知道，你並沒有這種事，假使有了，我早

要你的性命現在我要明白，你也是一個女人，她爲什麼

會歡喜你，你有什麼能力，什麼東西……呢呢呢，使她

歡喜？」

楊師母在打個烟泡預備自己吸，一邊說：「這個你

歡喜？」

楊師母在打個烟泡預備自己吸，一邊說：「這個你

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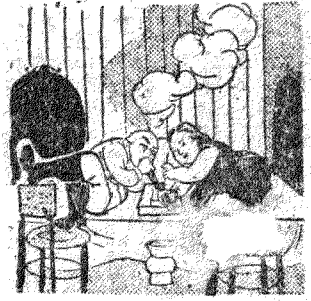
楊師母在打個烟泡預備自己吸，一邊說：「這個你

歡喜？」

楊師母在打個烟泡預備自己吸，一邊說：「這個你

歡喜？」

楊師母在打個烟泡預備自己吸，一邊說：「這個你



蘇先生也不用問得，我們女人同女人要好，是不犯法的，也不會坍你面子，使你難做人的，我們只是小姊妹熱絡，其他有什麼關係呢？呵呵呵……」

蘇軍長等楊師母抽完一筒烟後，仍舊追問，「不，我想：你們當中一定有秘密，否則你不會收得她伏貼貼，她一天，到你這裏來，就像一天不好過，你們的秘密，我非得弄明白不可。」

楊師母故意笑笑：「你家蘇太太不過到我這裏來抽幾筒煙罷了。」

「烟，海，烟家裏也有，爲什麼每天定要到你這裏來吸，而且對於那樁事情，總不肯答應我。用不着在我面上擺處頭，她是漏出過口風了，說你功夫到家，比男人都好，你還要欺騙我！」

楊師母被逼得沒辦法時，便詳細告訴了他，不過解釋給他聽：

「蘇先生；你要明白，上海地方風氣太壞，女人最容易碰着那些人面獸心的拆白黨，好多大人人物的姨太太，都會被那些拆白黨迷得七昏八素，究屬體面有關，外面傳開去，算什麼呢，譬如你蘇先生，留在上海的日子很少，萬一蘇太太按耐不住，到外面去尋野食，說來不要多心，倒貼小白臉的事情上海地方獨多，做四隻脚爬的，你情願不情願？如今在我這裏，我們都是女人，女人同女人尋尋歡樂，於你蘇先生只有好處，並無損失

，對不對？」

聽了她的如簧之舌，蘇軍長聽了竟然想不出反對的理由。

「好像我還要謝謝你哩。」

「當然，」楊師母瞟上一眼：「在我門口裏跑跑的，全是官場太太，一到這裏，她們就都安份守己，決不不着外面去轉轉念頭了。」

「呵呵呵……」蘇軍長笑將起來：「有意思，有意思，不過呀，可也害了我，我這位心愛的姨太太不同我親熱，我就沒有什麼安慰了。」

「蘇太太一些都不敷衍你？」

「是呀，她從你這裏回去，便倒在床上呼呼入睡，你想，我苦不苦？」

楊師母一笑：「要不要替你另外介紹一個新戶頭，安慰安慰你蘇先生。」

這話恰好問在蘇軍長心上，他興奮地半個身體昂起：「手擋上有嗎？」

「有一個，清水貨，年紀也輕。」

「能不能給我看看，第一要面孔標緻。」

楊師母從床上走下：「都合乎你的標準，」

「我立刻可以叫她來給你打樣。」

「不過我倒歡喜此地的玲弟。」

「玲弟是洪局長的了，不過那一個比玲弟還要好過

三分成色呢。」楊師母拍拍蘇軍長大腿，便跑到扶梯頭喊阿杏。

阿杏上樓到了房裏：「阿姨是不是要沖茶？」

「不是沖茶，諾，這位是蘇軍長，他要見見你。」

阿杏看見和平軍打扮的最沒有好感，所以她只是陰

陽怪氣地喊了一聲：

「蘇軍長。」馬上又掉轉身去。

蘇軍長見阿杏的確生得有模有樣，面孔標緻，身段

苗條。忙說：

「楊師母，嶄！」

「嶄嗎，不嶄我也不會介紹給你的，現在她還是毛

坯呢。日後皮膚養養白，行頭澈底一換，哼，保險有人

搶着出挖費。那時候你就來不及了。」

「楊師母；一直沒有看見過她。」

「今天第一天到此地來。」

「好，決定我要。」

阿杏聽他們說這些話，便要走出房去，楊師母却阻

止了她：「蘇軍長要和你談談，你陪陪他，他歡喜你；

蘇軍長歡喜你是不容易的。」

「嘿嘿……」蘇軍長笑嘻嘻地坐在床沿上。

阿杏則低着頭，站在那兒，嘴巴堵起，放出一張冷

冷的面孔。心裏已明白楊師母在給她拉皮條。

而楊師母突然離開房間，且將房門闔上，接着，蘇

軍長拍拍床沿：

「喂，阿杏；過來，過水，我問你話。」

阿杏只當沒聽見，仍舊站在那兒，蘇軍長笑嘻嘻不

惜移樽就教，阿杏倔強地要跑開，可是這傢伙吃軍務應

氣力很大，放着一股癡勁兒笑着。

阿杏不堪廝纏，細着臉沒有好聲氣道：「你是大人

大物，請你不要這個樣子！」

「嘿嘿……我……我歡喜死你。」

「做了一個軍長歡喜的人儘多，我是鄉下人，有什

麼可以給你歡喜的！」

「海，我就歡喜你這樣一個毛坯。」

「什麼毛坯不毛坯，走開，走開！」

而蘇軍長却更野蠻了，動手動腳，阿杏極叫起來。

楊師母在隔房裏呵斥道：

「嘩啦嘩啦什麼，你這姑娘真不受抬舉，蘇軍長看

得起你，纔同你鬧着玩的！」

一星期後，阿杏終於做了蘇軍長的姨太太，也不知

排行第幾，說來却又算是幸運，她在蘇軍長許多姨太太

中是最得寵的一個。

這筆買賣，楊師母做得極順利，據說她進賬了好幾

根金條。一方面她又竭力用迷功迷住蘇太太，使她絕不

和蘇軍長撒酸吃醋。

楊師母的本領與魔力，就在此等地方。她便得依此



吃飯，依此賺金條，週旋於那時期的大小漢奸羣中，處於不敗地位。在別人眼光中，總認為她有通天能力，有人更說她和一個日本將官有過花樣，完全靠了這隻腳膀纔兜得轉的。

阿杏自從跟了那蘇軍長做姨太太後，也可算是平步升天，住的是一宅坐落滬西的花園洋房，男女用人齊全，吃的，用的，穿的，全是上等第一流，蘇軍長幾乎整天價攬在她身邊，一切富麗的享受，畢竟使她死心塌地了。男女用人，空下來就竊竊私議：說是這樣一個鄉下女人，蘇老爺竟會看中她，給她養尊處優，像皇后娘娘般待她，這真是牛吃稻柴鴨吃穀，各有各的福，鄉下女人自有鄉下女人的福氣。

有一個貼身的娘姨就說：「這鄉下女人福氣的確有，她屁股上生着一粒痣，黃豆那般大，顏色鮮紅，以前聽見人家說過，這種痣生在下身，就有做皇后娘娘的資格。」

大家聽得全笑起來，正在此時，忽然聽見阿杏在和蘇老爺吵鬧，大家都奇怪，便派貼身娘姨去探聽消息，一回兒她回來告訴說：

「鄉下女人總有鄉下女人的氣派，她定逼住蘇老爺去尋她的妹妹，她這個妹妹據說在香烟廠裏做女工，蘇老爺會有一個做女工的小姨，真是身價全失了。……現在他答應她明天登報招尋。……」

大家都搖頭：「天曉得。」

「早說過了，她好就好在屁股上一粒紅痣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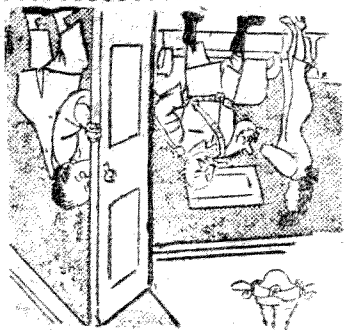
「娘賣冬菜，爺娘養我時候，爲啥勿在屁股上生一粒紅痣呢？」

招尋姨阿梅的廣告已經在報上登出來，這樣說：「胞妹邱阿梅鑒：姊與你自故鄉動身來滬，忽在車站走散，倏忽已經數月，姊刻已到此，寓愚園路六十七號蘇公館，妹見報後，急速前來面敘，或先通電話二二三三三號，以慰渴念，如各界人士知邱阿梅之下落者，請代通知，定當重謝，決不食言。」

可是廣告效力極小，原來阿梅自從和龍生到了上海後，由龍生的親戚介紹在虹口一家日本人開的香烟廠裏做工，阿梅做錫包間，龍生則做茶房。

阿杏住在工房裏，離開香烟廠很遠，每天來去有卡車接送，車錢雖省了，却像解犯人，毫沒有自由。龍生住在廠內，空閒時間極少，兩人會面的機會就更少了，再加都不識字，那會看報。阿杏的廣告，已經連續了一禮拜，依然消息全無。

蘇軍長到南京去開軍事會議了，阿杏孤單單地一個人怪寂寞，蘇軍長手下有個副官，時常跑來問長問短，這傢伙是湖南人，阿杏聽不懂他的話，所以也懶得聽多說，但偶爾要獻殷勤，這天再三在阿杏面前說：「你的妹妹，我保險在一星期內給你找到。」



「你有什麼本事可以找到她？廣告已經登了半個月光景，也沒有用。」

「你不要管，我自  
有辦法，蘇太太；假使  
尋到之後，你有什麼賞  
我？」

「你要我賞什麼？」

「嘿，我不能說  
的，我能給你們同胞姊妹聚首團圓，真是不容易的事。」

「好的，只要你真能把我妹妹尋到，隨便賞你甚麼都可以，只要你開口，決不拒絕。」

湖南副官很得意地走了。

在一家燕子窩裏，他和一個新交着的朋友會晤了，這個朋友姓徐，原來就是徐大生，真也巧盡巧絕，徐大生爲了鄉下游擊隊要他性命，所以逃到上海來，憑他口齒活絡，在燕子窩裏結交了湖南副官，同時又看到了報上招尋邱阿梅的廣告，和湖南副官商量之下，決定立下一個功勞，作爲晉身之階，去和阿杏接近，他知道阿杏已經平步登天，做了軍長的姨太太了。

他們的計劃是這樣的：徐大生在上海沒有事，不惜每天到各香烟廠去守候，如其守候到了，馬上通知湖南副官。

有志者事竟成，費了十多天功夫，徐大生終於發現了阿梅的蹤跡。

那是星期日，虹口那家日本香烟廠只做半天，下午徐大生眼見阿梅和龍生雙雙走出廠門。

他想馬上去招呼，但想到曾在鄉下火車站吃過他們苦頭，冤家結了，假使他們再靠香烟廠東洋人勢力來爲難，一定是吃罪的，倒要預防。

於是他釘在他們後面，一路走去，只見阿梅和龍生帶走帶談話。他們走到一家百貨店門口，停住在大玻璃櫥前看汗衫，徐大生只得在電線木頭後立定偷偷看着。

只見龍生指着玻璃櫥裏，對阿梅說：「買一件汗衫和一條短褲，要做一個禮拜不天亮。」

阿梅道：「買東西要決心買，今天不買，再隔兩天，也許要你做兩個禮拜呢。」

「買是決定要買的，不過鄉下的錢沒有寄去了，便怎麼辦呢？」

「不要緊的，我可以借給你，」

「你不是說要剪衣料嗎？」

「剪衣料等下禮拜發工錢再說。」

徐大生眼見兩人走進百貨店去。心裏不禁想：龍生

運道交進了，看樣子阿梅會跟他做女人，真是跌人自有跌福。

他乃移步到百貨店門口去，探頭探腦望，却只見龍生被一個夥計抓住了，另一個夥計在打他：

「哼，看你瞎了眼睛，想偷此地的東西，警察局裏去！」

阿梅則在竭力向夥計懇求：「他從來不會偷過東西，我們是在近段那家香烟廠裏做工的，不相信我們都有派司。」

她一邊說，一邊摸出派司來給那夥計看。夥計却不管派司不派司——仍要抓龍生到警察局去。而且連阿梅也被他們抓住了，一起往門外拖。

徐大生躲過半邊，看見一個夥計去叫了警察來，把他們押走，龍生倔強時，被警察打了兩記耳光。徐大生一直釘到警察局門口，認清地方，他馬上雇了車子去找湖南副官，如此這般告訴了他。湖南副官出乎意外地高興：「只要找到他們，警察局裏沒有問題，只要我寫張卡片，馬上可以保出來。」

於是他寫好卡片，交給徐大生，徐大生又馬上雇車趕到警察局，只見阿梅和龍生被鏽在一起，雙雙站在包打聽間裏，哭出嚙啦的樣子，十分可憐。

「阿梅；我來保你們出去的。」

阿梅龍生做夢也不會想到在這裏會看見徐大生，而

且聽說來保他們，他們疑心在做夢。

但並不是夢，只見那包打聽頭腦看了卡片，居然和徐大生握手，還請他坐，還請他吸香烟，倒茶給他，非常客氣的樣子。

徐大生像煞有介事地呼着香烟，一邊對那包打聽頭腦說：「他們鄉下出來未久，偷東西不見得，嘿嘿……」

包打聽頭腦道：「沒有關係，既然是自己人，馬上把他們交給你徐先生帶去好了。」

本來是仇人相見，份外眼紅，但此刻阿梅和龍生，驚異他的突來將他們保釋，無論如何要感謝他盛情的。

徐大生一邊和那包打聽頭腦做具保的手續，一邊阿梅輕聲地對龍生說：「倒看不出他，他在上海面子這麼大，警察局裏人都對他這麼客氣，不知究竟什麼路道？」

龍生雲霧眼睛：「我也不知道，而且我奇怪他怎會到上海來的？今天來保我們出去，不知是好意？還是惡意？我們不能不防。」

「不管他是好意是惡意，我們出去了再說，到了外面，腳生在我們肚皮底下，怕他什麼！」

徐大生終於帶了他們出警察局，便告訴阿梅：「你姐姐在上海，正在找你，你知道嗎？」

「真的嗎？我姊姊在什麼地方？你看見過她？」

「我馬上領你去好了。」

龍生却推推阿梅，披披嘴，阿梅會意，便推諉道：「我們要回去了，今天的事情多謝你。再會吧。」

徐大生着慌道：「噢，對你說你姊姊在找你呀，她等着你哩，你不知道，你姊姊做了軍長的姨太太，住的是洋房，坐的是汽車，完全升梢發跡了，現在你去見了她，她一定不讓你做女工的。」

阿梅笑笑：「哼，你別當我還是三歲的孩子，徐先生。」

徐大生急了：「嘖，嘖，你當我騙你？我給你看看證據好不好？」

徐大生便掏出一張報紙來，將那則廣告唸給她聽，龍生識得其中十分之二的字，拿去看看，搖搖頭道：「這種廣告人人可以登的。」

徐大生大跳其腳：「饒辦子騙你們，不相信，你們可以借打電話去的，你姐姐家裏的電話是二二三三三三，總相信了。」

龍生雖仍反對打電話，阿梅則認爲何妨一試，以證明徐大生的話究竟是真是假？因爲看他神色好像不假。接着她便和龍生作耳語：「放心好了，我們有嘴巴，假使他一定用強硬手段對付我們，我們馬上就喊。」

「你要明白：他上海警察局也兜得轉，一定路道不小，只怕我們吃不消他。」

「不要緊的，我們廠裏的東洋人一定肯幫我們忙，不怕他，假使他不識相，我們就咬定他是游擊隊。」

龍生一想不錯，便回到煙紙店去借打電話。龍生搶着撥號碼，果然那邊有人來接電話了，龍生問：

「你們是那裏？」

「愚園路六十七號蘇公館。」

龍生再問：「你們有沒有邱阿杏？」

「邱阿杏，邱阿杏，是不是做娘姨的？」

龍生馬上叫那邊等一等，告訴阿梅道：「那邊問是不是做娘姨的？」

徐大生搶着說：「不對，不對，你叫蘇太太聽電話好了。」

「唔，叫你們蘇太太聽電話。」

那邊果然回說請等一等，一回兒又有聲音道：

「喂，蘇太太正在打中覺，你是啥地方打來的？」

「我們……我們……是……」

徐大生急急道：「你告訴他，是蘇太太的妹妹打給她的，叫她自己聽電話好了。」

龍生照樣說了，停了好一回，他果然在電話裏聽見了阿杏的喉嚨。

「阿杏，阿杏，我是龍生呀！你知道嗎？哈哈，阿梅……在這裏，在這裏，哈哈……」

阿梅這時將電話聽筒搶了過來，提高喉嚨說：

「姐姐是不是，你究竟可會做了軍……軍長姨太太？有沒有洋房汽車？……我來……好的，唔……我馬上來了，六十七號……唔，曉得了。」

阿梅掛上電話，馬上向外面跑，她幾乎是瘋了。拖住龍生拚命跳，拍手，徐大生付了電話錢夾屁股出來：

「阿梅；我沒有騙你吧？」

龍生已在雇三輪車了，徐大生慌忙道：「慢些兒，我們先到一個地方去灣一灣，叫我朋友陪着去。」

「我們知道地點，爲什麼要人陪去？」

徐大生道：「是的，是的，應該叫我的朋友湖南副官一同去的。」

「什麼湖南副官……我們不認識他。」

龍生已把車輛雇好，阿梅先坐上去，龍生上車時，徐大生却慌忙拖住他：「龍生；你不用去得，下來，讓我上車陪阿梅去。」

「爲什麼我不要去？」龍生偏上了車。

徐大生沒奈何，只得另雇一輛車子，緊跟在後面，心裏打算盤：假使讓她們先到阿杏那裏，自己變得毫無功勞了。至於湖南副官，已沒有辦法通知他。只好過後再說。

兩輛三輪車踏在馬路上，徐大生一再催促踏得越快越好，能够追出前面，答應加倍付車錢。

結果，徐大生搶先到了愚園路六十七號蘇公館，付

了車錢，喊開鐵欄門，見到了阿杏。

「嘿……你還認

識我嗎？阿杏姑娘：唔……蘇……蘇太太。」

「怎麼不認識，你

是徐先生，幹嗎不在鄉下做大亨，跑到上海來，有什麼事嗎？怎會知道我在這裏呢？」

阿杏對他的態度是

冷冷的，徐大生則把鄉下游擊隊不容他在地面上做人，被迫到上海來，看見廣告，化了半個月功夫尋到阿梅；後來又從警察局裏保釋他們出來的經過，加油加醬的述說了一遍，阿杏始以感激的眼光看着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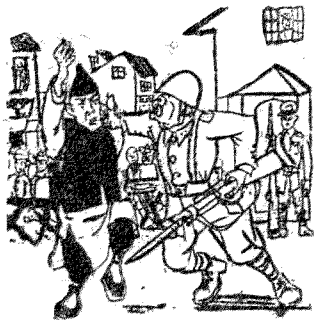
「原來是你替我尋到阿梅的？」

徐大生陪笑：「這個你可問阿梅，她馬上快到了。」

阿杏乃引他到一間極其富麗的客室內坐下，一切高貴的佈置使他看呆了，用人搬上茶，並遞上烟。

徐大生喝了口茶，又呼口烟，竭力恭維着：

「唉，唉，究竟此地是高貴公館，連自來水的滋味都兩樣。」



阿杏則老看着窗外小花園裏，繼而焦急地問：「阿梅他們爲什麼還不會來！」

「唔唔……他們的車子踏得慢，馬……馬上就會來的。」

「妳爲什麼不和他們一同來？也許他們忘記了地方門牌。」

「不……不會的……嘿嘿……」

然而已經是半個鐘頭了，徐大生也開始焦急，只怕阿梅和龍生半路變卦回去了，那倒又要費手脚。

「我出去看看他們吧。」

徐大生跑了出來，沿着愚園路向西，注意着每一輛三輪車上的人，不料走到一條橫馬路口，忽然人山人海擁塞着，上去看時，有東洋鬼子兵和警察站崗，馬路上被鐵絲網截斷了交通。

原來這地方附近發生了恐怖事件，有人丟過手榴彈，所以臨時封鎖戒嚴了，東洋鬼子兵把步槍橫在手裏，槍頭上的刺刀好像比鄉下所見的更長更鋒利。

警察則在趕散聚集着的男女，徐大生不敢再向前面擠，站在階沿上看，看，驀然地看見了阿梅和龍生站在鐵絲網那邊。

他禁不住高舉起手，大聲喊着：

「阿梅……阿梅……龍生。」

阿梅和龍生也看見了他，也舉手揮着：「徐先生；

你的車子踏得快呀，我們被封鎖出了，不知什麼時候可開放？」

徐大生乃壯壯胆上去問一個警察：「先生，對不起什麼辰光能開放？」

警察對他瞥一眼：「你問我，我也不知道，你去問東洋人。」

徐大生碰了一鼻子灰，苦苦一笑，儘站着，忽然看見有個傢伙坐在鋼絲包車上，停下來，打皮包裏掏出一張東西給警察看，警察再送去給東洋鬼子看，那東洋鬼子「耶噓」一聲，警察便把鐵絲網拉開一半，讓鋼絲包車通過後，立即又攔上。

於是徐大生便問旁人：「他憑什麼東西可以通過？」

「當然是機關裏的特別派司。」

徐大生馬上想到阿杏是蘇軍長的姨太太，地位遠在普通機關以上，一定也可以通過的，雖然沒有派司，去向警察聲明一下，說不定也可以。

他想之又想，乃決意走將上去，輕輕拍那警察的肩膀：

「對不起，先生；對過那一男一女，是……是那邊六十七號裏蘇軍長的自家人，能不能幫幫忙放他們過來？」

「蘇軍長，我知道……」那警察說：「有沒有派司？」

「對不起，派司沒有帶，不過你可以打電話去問的。」

「打電話，我沒有這麼空！」

徐大生再嘮叨時，却被警察猛力一推，幾乎跌了個筋斗。這一下徐大生可惱了，仗着蘇公館的勢力，眼睛一瞪道：

「神氣什麼呀，你也不過做個警察，狠天狠地，哼！」

那警察手伸出來要打他時，他却將警察的手拖牢：

「你勿要欺侮人，大家是中國人！」

不料一個東洋鬼子跑上來，撩腿將徐大生一陣踢，又用槍柄擊他大腿，再加上兩記耳光。

「他媽，今天遇見了鬼，給鬼打了。」徐大生吐口唾沫，朝後退去。

偏於此時電線木頭上一陣鈴響，一時人聲鼎沸，人潮湧動，徐大生定神看時，鐵絲網已經拉開，封鎖已經解除了，他等着了阿梅和龍生，吁了口氣說：

「他媽，倒楣人專做倒楣事！」便一起到了蘇公館。她們姊妹相見。

阿梅說：「阿姊；聽說現在姊夫是做高官的，畢竟是你福氣好，我不配做你的妹子了。」

阿杏一時倒像有無窮感慨：「阿梅；我同你到樓上

去談談吧。」

她們倆到了樓上，

會客室裏只留下了徐大

生和龍生兩人，大家面

對面坐着，龍生好像懶

得和徐大生說話，而徐

大生則竭力遷就他，敷衍他。

「龍生；你的運道

來了。」

「什麼運道？」

「你看阿杏這裏多麼富麗堂皇，阿杏的男人做憲長的，有汽車，有鈔票，又有勢力。」

「這些全與我龍生沒有關係。」

「怎麼與你沒有關係？」徐大生標他一眼：「你和

她們姊妹倆在鄉下一直很好的，從此你也不用在香港廠裏做工了，也不用在百貨店裏揩油汗衫了，嚇，我保險

你，小小的官兒可以做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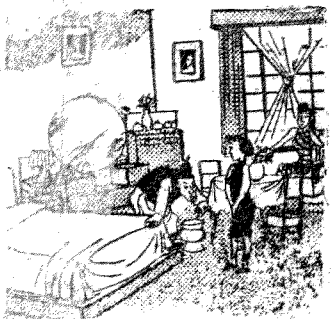
龍生鼻孔裏「哼」一聲：「謝謝，我龍生只配給人

家揩檯掃地打雜差，沒生做官的骨頭，你徐先生纔有做

官的資格。」

徐大生笑笑：「龍生；我們都和自家人一樣，以前

在鄉下大家有些誤會，現在可能不能再記在心上了，唉唉



唉，你我在異鄉客地，大家要幫大家的忙，譬如：你做個大官，我做個小職位，混那麼一時期，也許你我會多些錢，在上海過寫意日子，他媽的鄉下苦地方，都不用回去了，是不是？」

龍生好像故意要在徐大生面前搭些架子，始終給他冷面孔看。

不料這時那個湖南副官跑進來，責備徐大生道：「你這半吊子，人到了你手裏，你怎麼不來通知我一聲？是不是想過橋拔橋？」

徐大生忙作聲明，湖南副官仍不覺悟，逕自又要樓上去，徐大生防他背後搗鬼，馬上跟在他屁股後面也到樓上去，跑到扶梯頭，却遭湖南副官攔住：

「喂，你上來幹嗎？下去！下去！」

「我和此地太是同鄉。」

「同鄉便怎麼樣，規矩懂不懂？笑話奇談，趕快下去！」

徐大生見湖南副官竟翻起臉來，不服道：「老兄；你我是朋友，何必這個樣子！」

「什麼，什麼，你還當我是朋友，他媽，是朋友也不會做半吊子了，叫你下去就下去！」

「老兄，嘿，別這樣狠，好得你也不過吃人家飯，假使你做了軍長，只怕要把我吞下去哩。」

湖南副官見他倔強無禮，勃然大怒了，將他一推，

因為地板滑，竟然跌倒了。

阿杏在房內聽見了爭吵聲，便出來問：「你們鬧什麼呀，下去，都下去！」

「太太；你妹妹是我動腦筋把她尋到的，他媽，這傢伙真是個小人。」湖南副官說着，頻頻對徐大生白眼。

不料徐大生運道來了，阿杏竟不睬湖南副官而對她手一招：「徐先生；你來。」

徐大生跑進阿杏房裏，眼前為之一亮，只覺得更要比樓下佈置得富麗堂皇，他對一隻痰盂看了又看。

「徐先生；你失落了東西嗎？」

「並不，並不，我……我看這隻痰盂好像是金子的？」

阿杏笑笑：「你的眼光不錯，的確是金子的。」

「唉唉唉，阿杏；哦……蘇太太；我的眼光本來厲害呀，當初在鄉下的時候，我早就說你一副相貌生得好，將來還有將來，現在，果不其然，嘿嘿……」

阿梅則坐在那邊對他畢畢嘴，徐大生陪笑道：

「阿梅；你看你姐姐，真是一交跌在青雲裏，竄得多快呀，一樣你，到上海來不過做做工，所以我說：命運八字是各人前世注定的。」

阿梅陰沉着嘴臉：「你由我，那怕我討飯，也與你無涉。」

阿梅陰沉着嘴臉：「你由我，那怕我討飯，也與你無涉。」



「不過，不過，阿梅；現在也好借借你姐姐的勢，不用再去做工了，所以，所以……」

「請你少講，我不要聽。」阿梅臉掉轉去。

阿杏倒是不記前情宿仇的，她勸阿梅：「妹妹；你也不要對徐先生板面孔，說起來我們都是同鄉，我阿杏既有今日一天，你們都住在我這裏好了，穿吃不用担愁。」

徐大生不等她說完，忙雙手打躬作揖道：「喔，蘇太太說的話再好沒有，多承看得起，我姓徐的聽憑差遣就是，嘿，嘿。」

「你徐先生也不必客氣，有機會，一定給你一個好位置，不過要等蘇軍長回上海後纔有辦法。」

徐大生恨不得立刻跪下叩頭謝恩。

這時，龍生却在樓下等得不耐煩了，在扶梯腳下提高喉嚨喊阿梅。阿杏也叫他上樓。他却說：

「我要回廠去了，時光老晏，再不回去又要扣工錢。」

「龍生你上來，我有話同你說呀，阿梅廠裏不做了。」

。

「她不做，由她不做，我一定要回廠去了。」龍生說着，對扶梯頭上一揮：「阿杏；再會吧。」

他就生定倔強脾氣，阿杏旋叫阿梅下樓來勸他。

阿梅追到大門口，把他一把拉住：「我姐姐是好意

，我想：我們老做工做茶房，將來也不會有好機會，龍生；還是在這裏等機會吧。」

「等什麼機會？你們是同胞姊妹，我同你們不過……不過是同鄉關係，難道憑我這樣的人，真想做官嗎？阿梅；靠別人都是假的，靠自己是真的。」

「我就嫌你的脾氣不好，這麼說老是不聽話？」

龍生有些不快：「阿梅；我知道你們女娘家心思活，愛虛榮，現在看見你姐姐家裏這樣發財，便不惹去做工了，便怕吃苦了，又嫌我脾氣生得壞了，好吧，從此你歸你，我歸我吧。」

說罷，他又要走。

這時阿杏伏在洋台上：「龍生；難道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使你動了氣嗎？」

阿梅道：「龍生；你看我姐姐定要留你呀，難道一點面子都不買？」

但龍生仍僵持在門口，忽然「嗚嗚」幾聲，一輛汽車直駛進來。

只聽見裏面人們在說：「老爺回來了，老爺回來了！」

當下，只看見兩個穿制服的傢伙跑到門口，向阿梅和龍生揮揮手道：

「喂，站在門口幹嗎？」

龍生不然而然跟了阿梅避開半邊，這時徐大生也到

了樓下，對龍生道：

「年紀輕輕要懂些世故人情。」

龍生對他白白眼睛，「不懂怎樣？」

「不懂沒有關係，我不同你鬥嘴。」

阿梅幫着龍生說：「徐先生；我們的事請你別干涉。」

「是，是……我……我當然不能干涉，嘿嘿……」

徐大生陪着笑臉，接着告訴她：「阿梅；你姐夫真神氣呀，究竟是做軍長的，看見了沒有？」

阿梅却沒睬他，儘和龍生說話，一回兒一個女用人跑出來：

「太太吝照，請你們三位都到樓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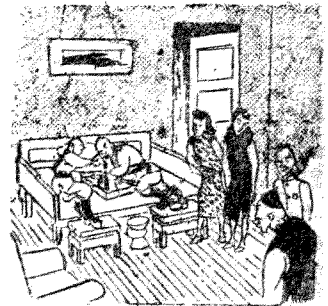
徐大生認爲機會來了，對阿梅道：「我們一齊上樓見你姊夫。」

阿梅因爲龍生不肯上樓，她也不肯上樓，徐大生道：「阿梅，他不上樓任讓好了，你是此地蘇軍長的小姨，身份兩樣，怎可不上去？」

阿梅却道：「徐先生；你要拍馬屁，你去拍馬屁好了。我們不上去與你沒有關係。」

徐大生碰了一鼻子灰，這時女用人又來催促了。再加阿杏也在扶梯頭上高聲喊他們，阿梅這纔硬把龍生拉到扶梯上，徐大生豈肯錯過機會，自然跟上去。

到了樓上，只見蘇軍長和那湖南副官躺在一張貴妃



榻上抽鴉片烟。湖南副官對他白着眼睛，他很胆小，只怕他在蘇軍長面前進讒言，那就糟了。

阿杏先把阿梅拉到貴妃榻得，給蘇軍長介紹了一下。蘇軍長眼睛直盯着阿梅，笑逐顏開地連聲說：「好，好，好……」

接着他對湖南副官道：「嗨，你看，我的小姑娘得挺漂亮呀，哈哈……好，好，好。」

阿杏乃又把龍生叫過去。龍生站在貴妃榻前，頭低垂着，阿杏竟認他是表弟，給蘇軍長介紹，蘇軍長一笑問：

「你能幹什麼事？」

「茶房。」龍生回答。蘇軍長「呵呵」笑道：「我不能介紹一個親戚去做茶房，你多少懂得些軍事嗎？」

「打仗前，在鄉下訓練過兩個月的。」

「你會兵操？」

「會。」

「那就好，我派你一個差使，等幾天再告訴你。」

「我是你表姨夫，應該照顧你。」

「可是官我做不來。」

湖南副官插嘴道：「做了之後，你就做得來了，鄉

下人不要說外行話。」

蘇軍長對阿杏笑笑：「你這個表弟倒是挺忠厚的。」

「忠厚些不好嗎？」

「好，很好。」

最後輪到徐大生了，阿杏也叫他過去，他戰戰兢兢

地走到貴妃榻前，脫下頭上的瓜皮帽，彎彎腰，向蘇軍

長一鞠躬，恭恭敬敬喊了聲「軍長。」

蘇軍長很注意他，阿杏說：「他是我的同鄉，人還

能幹，鄉下游擊隊要捉他，所以逃到上海來，你給他一

些事做。」

這幾句話，直使徐大生感激涕零，蘇軍長問他：「

你希望做些什麼事？」

徐大生對那湖南副官先留一眼，然後說：「這個，

這個，聽憑軍長提拔，嘿，嘿……鄙人才疎學淺，非常

慚愧，嘿，嘿……」

蘇軍長對湖南副官道：「你看他倒是蠻靈騰騰的。」

「看他做不來什麼大事。」湖南副官輕聲說。

徐大生遂恨他切骨，幸而阿杏存心幫他忙：

「他在我們鄉下，做過大事的，幫過區長，做過鄉

長，不要看他鄉下阿木林，肚皮裏貨色很好。」

這話當然有力，蘇軍長便又問徐大生：「你能做公

文嗎？」

「不瞞你軍長說，公文是我拿手好戲，不光是公文

，就是打官司的狀紙，合夥做買賣的合同，還有各種各

樣的契約，鄙人都能照辦的。嘿，嘿，在鄉下地方，人家

都叫鄙人是刀筆手呢。」

那湖南副官又想批駁時，却被阿杏阻止了：「你只

願裝你的烟，別的事情你少管賬。」

「是，是，蘇太太。」湖南副官就此啞口無言。

蘇軍長答應了徐大生：「你暫且做我的私人秘書，

試試看，試得不錯，再薦你別的職位，知道了沒有？」

「是，是，是，蘇先生；鄙人願受軍長驅策。」

「以後你說話，別多扯文，像孔夫子那泡，你知道

我們帶兵的人，是聽不懂這種撈什子句子的。」

「嘿，嘿，我知道你軍長文武雙全。」

「好吧，你下樓去。」

「是，是，是……」

徐大生走到樓下，已是滿額大汗，用衣袖管抹拭了

一下，將瓜皮帽戴上，在會客室裏踱方步，顯得十分得

意，踱了一回，站到窗前，喃喃自語着：「他媽……想不到我姓徐的也有今日之下，堂堂蘇

軍長的祕書，還當了得，這個頭銜拿到鄉下去，他媽，不論東洋鬼子地界，和平軍地界，都可兜得轉，難怪那天馬路上一個測字攤說我馬上要有貴人相助，呵呵呵……

一回兒，龍生跑了進來，他便將他拉坐在沙發上，說道：

「龍生；你我的運道來了，將來你是武，我是文，他媽，你我一同到鄉下去，還有誰敢碰我們！」

龍生却突然舊事重提：「徐先生；在鄉下時候你把我家一頭牛敲竹槓敲去了。」

徐大生暗忖小子倒壞，沒準兒會借了阿杏的勢力在蘇軍長面前搗蛋，彼一時，此一時，此一時是他放牛壞狠了，遂不陪笑說：

「好好好，龍生；我陪你的牛，全無問題，以後我們是一個門檻裏的人了，大家要合作。」

「那末今天就賠我，」  
「上海地方那有牛買呢，即便買到，還要打火車上裝回去，龍生；不要太孩子氣吧，答應賠還你，日後到鄉下去一定賠還，決不賴掉。」

「現在你賠我錢好了，我把錢打郵局匯到鄉下去給我爹爹，你知道；我家被你害苦了。」

徐大生拍拍他背心「龍生；假使我今天身邊有錢，忘八蛋不賠給你。你說賠多少，就賠多少無論如何不會

賴掉的，決定加利給你。」

「龍生白了白眼睛：『是不是要等你做官才賠我牛，做官一定發財嗎？』」

「不發財做什麼官呀！」徐大生對他嚷上一眼：「你看那一個做官的不發財，做大官發大財，做小官發小財，譬如阿杏的男人蘇軍長，洋房，汽車，用人這麼許多，鴉片烟裏夾人參吃，聽說過去他是給陳公博看看門的，不做官，那會有這樣寫意。」

「他是靠打仗發了財的。」

「龍生；說來你不要見氣，你竟究世面少見，不懂得，做官做大亨的，都靠打仗打出來，饒辦子倒有份呀。」

「那末照你說，做官要靠什麼？」  
「靠什麼，全靠拍馬屁。」  
「我們拍蘇軍長馬屁不是？」  
「那當然，所以呀，龍生；你年紀輕，聽我的話是不會錯的。」



龍生擠着眼睛：「那末我看阿杏非但不拍蘇軍長馬屁，蘇軍長反而要拍她馬屁呢。」

徐大生嗤嗤笑出來：「戩子；就因為阿杏是女人，天下最便宜的是女人，一個女人不論什麼出身，只要被大亨看中，馬上就有寶頭。」

「那末，那末，阿梅也是女人呀？」

「嘿，阿梅……你看着好了，她住在這裏辰光不久，保險也會有寶頭，保險她會有大亨看中。」

龍生却扮起面孔：「放屁！阿梅她早說過的，將來不嫁人則罷，嫁起來一定嫁給我龍生。」

徐大生睨他一眼：「那還有什麼話說呢，要是阿梅日後將真嫁給你，你就和此地的蘇軍長是連襟了，你的官一定還要做得大。」

「可是徐先生，我連小官都不想，大官更不想，聽見我爹爹說過，叫是種田錢萬萬年，生意錢數十年，做官錢一陣烟，所以徐先生；我還是想回到鄉下去種田，不想做官。」

龍生這些話，只聽得徐大生掩口好笑，說是：「看不出你年紀輕輕，肚皮裏還藏有幾句老話，真虧你老三老四講得出。那末也好，龍生，你還是預備到鄉下去種田吧。」

「不過眼前鄉下不太平，今天和平軍，明天鬼子兵，幾天又來了游擊隊，我只望早點天下太平，我們

種田人日子窮過，別的都不在心上。」

徐大生對他搖手：「龍生；說話要特別留神，此地是什麼地方，在誰的家裏？不能夠胡說白道的！」

日子過得快，寥寥眼已是一個多月，阿梅早就不像一個香烟廠女工，暮登起來了，從頭頂上一頂暮登到腳上，她時常跟姐姐阿杏坐着蘇軍長的汽車出去買東西，或者廣酬。

徐大生憑着一手拍馬屁功夫不用說得，早就獲得了蘇軍長的歡心，舉出一點來說罷，從前蘇軍長抽鴉片煙時，都由湖南副官裝煙，現在改由徐大生裝煙了，蘇軍長讚美他的泡打得好，說話有味道，頭腦清楚，心機靈活，有時候，蘇軍長到什麼地方去參加會議，也叫他一同去。

而且曾經領他去過一次南京，回來在阿梅龍生面前吹牛道：「嗨，這次，看見過汪精衛。」

不料當場被阿梅戳穿了：「你想騙我鄉下人嗎，聽見姐夫說過的，汪精衛在日本地方生病跳辮子了。」

「唔，唔，唔」徐大生忙分辯道：「我說是看見汪精衛的老婆呀，」

龍生在蘇軍長公館裏，却最不得寵，因為他處處顯得呆頭木腦，有一天，他把蘇軍長一隻最心愛的古董花瓶打碎了，當場被罵了個痛快，幸而阿杏幫他忙，要不然，蘇軍長還要趕他出去呢。

有一天，阿梅一個人悶悶睡在自己的房間裏，阿杏想着去看影戲，差女用人叫她一同去，阿梅竟予拒絕。阿杏覺得奇怪：過去每次叫她出去，從來不曾拒絕過，今天是什麼理由？便親自到她房裏去看她，問她。這天，阿梅忽然在房內眼淚汪汪，陰沉着嘴臉，阿杏奇怪：

「阿梅誰欺侮了你不成？」

「我被人家欺侮了，你姊姊有什麼辦法？」

「什麼話，要是誰欺侮你，我一定替你出氣，你說，你說，是不是此地的用人？」

「不是的，用人們待我很好。」

「那末是龍生？」

「龍生爲什麼要欺負我？」

「徐大生是不是？」

「也不對。」

「那末誰呢？阿梅；你給誰欺負了？總得告訴我，人家欺侮了你，等於我被人家欺侮了一樣。」

阿梅至此，纔揩揩眼眶，喃喃道：「欺侮我的人，近在眼前，遠在天邊。是姐夫，姐夫。」

阿杏圓瞪了兩隻眼睛：「什麼，什麼，姐夫，我的確不知道，阿梅；你得告訴我，姐夫是怎樣欺侮你的？」

阿梅有些含羞，不肯坦白說出來，經不起阿杏再三

逼問，她纔告訴了她：

「昨天晚上，你被楊師傅叫去吃夜飯，姐夫跑到我房裏來動手動腳。不管怎樣，還是讓我到香烟廠去做女工，老住在這裏沒有名目，龍生他也要走。」

阿杏有些不快活說：「我阿杏沒有待錯過你們。姐夫對你怎樣，我警告他，以後不許他再到你房裏來好了。起來吧，陪我看影戲去，快！」

可是阿梅推託頭痛，阿杏便一個人去了。他自從跟了蘇軍長，就有了看電影癮頭。兩點鐘一場的電影散出來是四點鐘，當她剛要進汽車的時候，忽然瞥見一個男子對她注意，她覺得好象很熟悉，心中思慮着，那男子在對她笑了：

「還認得我嗎？」

「你是……」

「楊老四呀，你是

不是阿杏？」

「唔，你也到了上海，」阿杏心中竟然快

活得甚麼似的。便問：

「你住在什麼地方？你

胖了不少。」

楊老四馬上摸出一

張卡片，遞給她：

張卡片，遞給她：



「現在我在……有空請過來談談。」  
阿杏也因為有汽車的關係，在接受了他的卡片後，便走進汽車，還想讓車窗和楊老四說句話，汽車夫却已踏動馬達，開走了。

「阿二；他是我的同鄉。」

阿二笑笑：「是的；太太的同鄉倒很多。」

阿杏沒理睬他。

她回到家裏，告訴了阿梅，阿梅道：

「楊老四這傢伙也不是好東西，他的爹爹和他的女人，都死在他手裏，鄉下一片糧食行被他敗光。你少和他接近。」

「不過看他現在很不錯了，身面上極漂亮，人也發胖了。」

「你就只注意人家的外表。是不是又想和他去要好？」

阿杏要擦阿梅嘴巴，阿梅逃開了。徐大生却賊志嘻嘻跑了來：「太太；我要報告你一個消息。」

「什麼消息？」

「底下人他們都在私底下說你，今天在影戲館門口碰到一個小白臉同鄉，你對他做媚眼。」

阿杏很火冒，立刻要把司機阿二叫來責問，徐大生却道：「這個你不用追問了，一追問，他們底下人可以賴掉，你是太太身份，不值得和他們糾纏……我倒要

知道，你今天究竟碰着誰？」

阿杏忍不住，便將遇見楊老四的事告訴了他。

徐大生聽到了這消息，笑將起來：楊老四也到了上海，好極，他……他在什麼地方？我去找他談談。」

阿杏便將那張卡片交給他，他捏住卡片唸着：「固本雜糧行經理，楊遠翔……電話七六八五九……」

唸罷，又將卡片還了她，接着說：「敗子回頭金不換，想不到他楊老四居然會到上海來再撐市面。」

一天，阿杏和楊老四從一旅館的電梯裏走出來，恰好碰着那湖南副官，她急得不知怎樣招呼纔好，湖南副官只對老四打量了一下，又對着阿杏笑笑，逕自走進電梯裏去。

阿杏回到家裏，一顆心老是不安寧。

果然事情發生了，當蘇軍長從外面把酒喝得醉薰薰的回來後，從口袋內掏出一封信，往阿杏身上一擲，面孔翻起：

「他媽，你看！」

阿杏竭力鎮靜：

「我不識字，叫我看什麼？」

徐大生馬上陪着笑臉，走上前來：「軍長；我能看嗎？」

「他媽，你看，要老子做忘八，老子就得開死個把人！」

徐大生從信封裏抽出一張八行箋，只見上面寫着：「蘇軍長鈞鑒，這是千真萬確的情報，貴姨太太借其面首公然進出旅館之門，實太不成體統，何物小子，目無軍長，還請澈究。」

阿杏却先在半邊嗚嗚咽咽的哭了。

蘇軍長原是個粗胚，頭腦簡單，他不怕機關槍大砲，却獨怕女人哭。

「嘖嘖嘖」，他糊緊着的嘴臉說鑿立刻鬆：「哭什麼呀，我不過是問問的，知道你也不會叫我做忘八，嘿嘿……」

阿杏走開了去。

蘇軍長抽上幾筒烟，忽在徐大生肩頭上拍拍道：「阿梅的事情，怎麼樣？」

「軍長；龍生那小子很壞，非得把他打發開去，纔能說得她心死。」

「他媽，這小子我本想派他一個到鄉下去的差使，他不願做，真沒有辦法，這樁事情無論如何要你給我辦好，而且還要快！」

徐大生只好答應他，同時也想到：假使阿梅能够跟了蘇軍長，自己的地位就格外鞏固，湖南副官被斃走，也是不成問題的了。

他打定了主意；還是向阿杏用攻勢的好，因為阿杏有弱點落在他手裏。

那天，阿杏獨個兒在樓下會客室裏，他便溜進去把門關上，阿杏問：「爲什麼關上門？」

「你應該知道一點吧？就是蘇軍長想你的妹妹阿梅。」

阿杏冷冷一笑：「難道說他的這條心還沒有死？」

「根本他日夜在動腦筋呀，阿杏；你要明白些，對於你和楊老四的事情，他本來要調查的，一半也是他想阿梅想昏了，所以就媽虎下來，我的意思，你不妨趁此機會，將計就計把阿梅塞給他，讓他達到目的，你就可以多多去和楊老四接近。」

「這老烏龜，我看他色星高照，將來總要死在女人身上的。」阿杏先咒了幾句，然後說：「徐先生；你要曉得，阿梅的脾氣生來倔強，她幾次三番要走，要去做工，她情願跟龍生吃苦，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徐大生說：「你究竟是她的阿姐，阿姐應該作得妹妹的主，假使她有情願，儘可用壓迫手段，難道怕他逃上了天去！」

阿杏却仍舊拒絕，龍生就在這天晚上失蹤了，阿杏和阿梅都不會知道，第二天得知了，便和蘇軍長拚命。

蘇軍長道：「那是沒有辦法的，他是游擊隊，當然要捉。」

隔了一個時期，蘇軍長到南京去了一次回來說：「龍生已經給槍斃了。阿杏；他做地下工作做得很厲害。」



我：我真不曉得，然而要人相信我，否則我還要被害在他手裏。」

接着他又對阿杏說：「這事你要負責。」

阿杏一邊拭眼淚，一邊說：「我要負什麼責？」

「龍生是你帶到家裏來的，怎麼不要負責。你是我的女人，問題小，你的妹妹，極為可疑。日本憲兵隊要把她帶去偵查偵查。」

蘇軍長用言語恫嚇。

阿杏果然被嚇住了；「她是你的阿姨，總要幫幫忙。」

徐大生忙插嘴道：「這樣吧，爲了阿梅的性命出入，好在你們是親姐妹，就叫阿梅也……也跟了軍長做太太吧。」

蘇軍長道：「這個要她們姊妹兩個自己情願，我是不能夠勉強的。」

後來，終於在小房間裏，阿杏眼淚汪汪對阿梅說：「龍生既然冤枉死了，你也不必抱定宗旨了，你我姊妹兩個是命裏派定的，想開些吧，你姊夫雖是個老粗，良心還不壞。」

可是會幾何時，日本人的投降消息傳播了，蘇軍長留在南京不能回上海。阿杏主意打定，足足整理了兩天東西，在一個夜晚，偕徐大生坐了公館裏的汽車出去。阿梅留守上海一時期見機再走。

在汽車裏，徐大生告訴阿杏：「爲避人耳目，到真如去上火車吧。」

阿杏不疑有他，輕聲問：「汽車夫知道我們的行踪，將來也許會……？」

徐大生變變眼睛：「這個早就佈置好了，送了他一筆錢，他也要走了。」

汽車從市區開到了滬西荒郊，因爲防空，沒有一些燈火，四野只有蛙聲起伏，阿杏心裏感到了恐怖。

汽車忽然停下來，徐大生好像故意高聲向汽車夫：「怎麼啦，車子有毛病？」

「拋錨，拋錨！」

「那末你下來修呀。」

「徐先生，修不好了。」

「這怎麼辦呢？徐先生。」

汽車夫插嘴道：「好在真如車站就在前面不多遠，跑過去吧。」

阿杏道：「我們還有這許多東西。」

「東西我有辦法，給你們分兩次送到站上，好，好，車門上有鎖，不會被偷的。」

車夫立刻打開車門，阿杏和徐大生下了車，徐大

說：

「阿杏：你一隻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走呀了。」

不料走了一段路，忽然走到了田塍上，阿杏嚇得

問：「爲什麼不走大路上呢？」  
「不要管，跟我走好了。」徐大生說話似乎變過了聲音。

「怎麼，徐先生；你……你究竟……」

阿杏話還沒說完，徐大生却早有準備，一根繩索套到她的頸項裏，一隻腳將她一拌，跌倒下去，繩索抽緊，抽緊，阿杏終於窒息全無了。

徐大生回到汽車上時，車夫問：「一切都舒齊？」  
「舒齊了，阿二；你發了財。」

勝利終於來臨，徐大生又在鄉間發現，他認爲甚麼都可由勝利獲得總解決。

他每天在街鎮上，不是解茶館，便是在館子裏吃喝；家裏生瘋癱病的老婆快死了，他拜託了人給他做媒，要揀大姑娘，居然有人答應代爲物色。

有一天，他從館子裏出來，忽然碰着了死鬼菜區長的小老婆巧英，兩人便談了起來：

「後來你跟了林步三，現在怎麼啦？林步三呢？」  
巧英打了個楞：「林步三開碼頭了，不在地方上，東洋鬼子投降之後，他就沒有了工作做，徐先生；你發了財啦。」

「嘿，媽媽虎虎，想起菜區長真可憐，巧英二師娘，我總覺得他死得冤枉，唉，一切都不談了。」  
「是啊，我也勸你別提從前的事吧。徐先生，可有

什麼事介紹我到上海去做做，聽說上海許多廠家都要開工了。」

徐大生眼烏珠一轉：「那有什麼不可以的，有機會，一定有機會……唔，我想着了，你聽見榮家麻皮大師娘的消息嗎？」

巧英故意投給他一個媚眼道：「是不是又想清你的老姘頭，真有良心呀，不過她現在已經嫁了一個殺豬的，你還不知道嗎？」

徐大生拍拍手道：「阿彌陀佛，她嫁了人也就算了，我只怕她來找我藕斷絲連，這個女人我不要再看了。」  
巧英笑笑：「徐先生明天什麼時候上街來？我有很多話想和你談談。」

「好，好明天還是在這家館子裏，我……我請你吃飯，一定要到。」  
徐大生說着，巧英點點頭走了。

「想不到這娘兒仍沒有對象。」徐大生很得意地走在回去的路上，順道經過邱家莊，想到邱寡婦家的房產，便去找到邱大順：

「邱寡婦家的房子該是我名下的了，歇天派泥水匠來修理，預先通知一聲。」

翌日中午，他進時在街鎮上那家館子裏等候巧英，計劃已定當了；巧英如允跟他，邱寡婦的房子便給她住

可是直等到中飯時候過完，仍不見其踪影，他到館子門口去張望時，忽見林步三一輪轉而來，心中一寒，急忙退入打從館子後門去了。

在一家店門口看見了麻皮榮師娘，麻皮榮師娘也看見了他，老姐好呀，便站住了談起心來，兩人都像有說不完的話，那肉店老板便是現在麻皮榮師娘的丈夫，正手執砍肉的大刀，雙眼瞪着。

徐大生便搭訕上去：「朱老板，這幾天大豬的行情怎樣？」

說着，遞上香烟。

朱老板吃進馬屁，他接受了香烟，貼在嘴唇皮上：「勝利之後生意難做了，大豬行情雖便宜些，可是不收儲備票，改收法幣，鄉下人這時有法幣的少，上來砍肉全是儲幣，或者欠賬，缺少資本呀。」

「缺少資本倒可想辦法。大概缺多少？」

「如有這麼七八萬老法幣，也可以圓轉活絡了。」徐大生便從身邊掏出一疊鈔票，逕自在桌子上點數，朱老板近來正爲着鈔票而煩惱，眼角裏瞥見那大疊新的鈔票，不然而然會抓抓頭皮，開了口：

「要是你徐先生認真肯幫我忙，利息倒無所謂。」徐大生道：「幫忙有什麼不可以，鈔票我有，不過

朱老板：你做生意買賣，應該知道借錢的規矩。」  
「唔，徐先生：借錢的……規矩……唔，要什麼規

矩？你說吧。」

「嘿……我說：要抵押的東西。」

「抵押，徐先生：這要請你原諒，我姓朱的信用是很靠得住的。」

「你的信用怎樣，我可不知道，我和你還是初交

。」

「不過我女人和你認得很久了。」

徐大生哈哈大笑，便把款子借給了他。從此，他好幾次看見徐大生和麻皮發生苟且，但他不敢對付。

那天，朱老板拉了肚，上茅廁，和林步三相值，他們兩人只是相識而不熟稔，由於他頻頻蹲在坑缸上嘆氣，林步三便問：

「肉莊老板有什麼不快活的事嗎？」

「唉，有什麼不快活呢，千言併作一句：叫是一錢

逼死英雄漢，他媽，爲了錢，自己只好做開眼忘八。家醜不可外揚，偷嘴貓兒性難改，我娶的那個填房想不得

一刀劈死她！

我知道你娶的填房是以前漢奸菜區長的麻皮老婆是

不是？」

「是囉，就是她囉，這個不守婦道的女人。」

「她現在和誰？……」

「和誰，上海回來的暴發戶徐大生呀，他媽，這傢伙有了幾個臭錢，就把人家看得不值分文。」

